

小邑曾邀有脚春中朝折檻更鱗鈎 御舟聽遍輿人
論猶自咨嗟念直臣

江鄉水旱譌

吳江濱湖地最下農夫終日無閒暇自言耕賦分所當
只怨豐歉勞不償歲歉與歲豐占驗由來準田家浪說
會五行雨暘錯料生涯盡入冬便怕春水多添修圩岸
紛奔波那知徂夏天不雨火雲曜裂田中土不分高下
俱停耕太湖底尚憂塵生東港西泊看漸涸枯棹鴉軋
空聞聲雨工懶眠呼不起秧針初長半乾死幸甯強半
過黃梅私心只願瓜皮水吳中方言連旬一雨忽憑陵潮頭
日挾狂飈增斗門漸沒救少策憂潦還如憂旱追村村

催踏大棚車依舊號呼晨至夕昔車入今車出出入何
會有了期丁男亥老身無力惡灘逆上涓滴難尾閘倒
瀉升斗溢可憐數莖青黃苗種遲乏水根猶焦縱教澇
漉從波面豈有茂實登方苞妻孥一飽望已絕縣官租
稅終難逃我聆其言心傍徨天災之行原有常胡爲此
邦嗟獨苦水早一歲兼受殃君不見大農年年額賦式
額五十萬稱第一若將此語貢輶軒可信吾民窮到骨

汝君喜先生輓詞

先生邑蔡川人崇禎壬午殉節故城

聞說捐軀在故城至今大節自錚錚衣冠不逐黃塵改
姓字常懸白日明士到艱危惟有死變於倉卒肯偷生
江鄉多少輶車辱應愧黎川一段清

舟過九里湖

湖光浮動夕陽天小小村墟思渺然漁女老憑舟當屋
農夫閒占水爲田荻蘆風過洲洲雪桑柘陰含戶戶烟
却指江城剛十里望中孤塔早高懸

以上皆分縣前人作

鶯湖竹枝詞

張尚瑗

西湖蓮葉蘇臺柳曾否平川芟占多若據日華題品後

竹枝歌合改凌歌李君實紫桃軒雜綴云吾地小青菱

也此物西不至斗門北
不遶平望止百里內耳

平望橋頭望欲平顏公題句古今名由來遺蹟須人重

羞說殊勝署蔡京

蘆墟舟中

查慎行

樹低草沒一叢叢曉日橫生白蕩風拍岸水痕高一尺
布帆抄路稻田中

顧黃門祠

吳時森

下同

烟鎖荒祠碧草痕歲時猶自祀黃門六朝冠冕皆如夢
千古文章迴獨尊鴉噪夕陽深殿晚馬嘶殘樹野塘昏
何人更唱迎仙曲蕭颯英風滿故村

同川

戴隱士板
野居此

蕭蕭五柳映柴扉回首高風事已非一室僅藏班馬筆
百年終老薜蘿衣烟寒土甕送朝雨塵掩藜牀暗落驪
空有野花無數發相看多似首山薇

素心堂

張中丞將子故居

穿林策馬到荒隈，門掩殘陽路不迷。
內史舊亭空鶴唳，鄰家長笛向人悽。
山川矯首浮雲暗，風物驚心蔓草齊。
猶有庭前青桂樹，年年愁發越來溪。

聖駕南巡過吳江恭紀

趙王佐

下同

帝車旋轉沂南塘，吳榜爭飛向越疆。
舟列千楫迎法駕，龍成五彩戲滄浪。
旌旗影入晴川麗，鏡鼓聲催畫楫忙。
欲博君王看一笑，黃頭鎮日棹相將。

丈湖行

太湖四萬八千頃，處處波濤漾漾荇。
灘淺間將牛牧放，瀾漾不見蘆花影。
是草出沒故無常，居民樵採邀天幸。

皇帝三年秋七月，驚聞大舫湖濱歌。

指海防

里長連窟甲

首出相將蕩漾水，晶窟上下從流細。
丈量長繩細算牛毛密，較昔霍公田間丈十存其半。
二已逸

今丈湖步弓視霍丈止八

折吁嗟乎湖泊編氓居釜底，天賜青青一葦水。
但知夏月犂腹倚不識，浮萍官稅抵撥促承攬。
急於雷計畫無復呈個紙，個紙入官更可憐。
餽錢不穀衙門使，那得精衛朝暮來。
募地滄浪化洲沚，桑麻慈鬱長子孫。
歲歲湖神錫利市，牛車負擔輸乃租。
縣官高臥無催比，明知此語絕荒唐。
想入非非且妄語。

吳江竹枝詞

三十首之三

周廷謬

下同

東距吳淞北太湖，迅流如駛少停淤。
而今寸寸豪強占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三

三百零九

菱茨菰蒲要索租
三江橋接四渚長
春莫尊絲滑箸
香怪底季鷹人去後
東風吹水白茫茫

平川芡占碧潏潏
西到斗門百里關
秋半沿街誇壓擔
何須盡出白洋灣

鶯湖竹枝詞

六首之一

四鰓縮項著江南
那及銀魚尾却三
細逐浪花看不見
打來只在萬家潭

贈真崖大兄三章

存二。真崖名始樹。

沈德潛

棘猴終難成木鷲
終難飛讀書不務
實智巧將何爲吾
兄綴道論奮焉掃
浮辭成敗昭史筆
微妙涵聖涯邊笥
無不有一任羣兒
譏羣兒尚華縵用
爲青紫梯青紫非
不好朝榮夕已萎

名士如名山夙昔
所欣愛來登羣賢
堂交遊及冠蓋中
年忽有得吾道在
韜晦外飾華易消
內腴理常在灌畦
明月中睇髮白雲
外客來勸著書含
笑嘗不對悠然面
西山爽氣襲襟帶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一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一

撰述六

集文一

集文之例與集詩同惟序記之屬其要語已采入他類者置之至墓銘家傳敘事可采者悉見人物類故皆不載

松陵集序

唐皮日休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才才之備者於聖爲六藝在賢爲聲詩噫春秋之後頌聲亡寢降及漢氏詩道若作然三雅之風委而不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於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曰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九言者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爲本而漢氏方以五言七言爲之也其句亦出於毛詩五言者李陵曰携手上河梁是也七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是也爾後盛於建安建安以降江左君臣得以浮艷之然詩之六義微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爲律焉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然詩云觀閔旣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爲律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禩之後詩之道止于斯而已耶後有變而作者予不得以知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爲四時其爲春則煦枯發枿如育如護百莠滋洽酣人肌骨其爲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窹草焦木渴若燎毛髮其爲秋則涼颺高警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爲冬則霜陣一捷萬物昔率雲沮日慘若憚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爲滄溟細之爲溝竇高之爲山岳碎之爲瓦礫美之爲西子惡之爲敦治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大則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是復能善用之則庖丁之牛慶之輪郢之斤不足謂其神解也意古之士窮達必形于歌詠苟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於是

爲其辭辭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爲詩以貽成王吉甫作頌以贈申伯詩之淵贈其來尚矣後每爲詩必多以斯爲事咸通七年今兵部令狐員外在淮南今中書舍人弘農公守毘陵日休皆以詞獲幸悉蒙以所製命之和各盈編翰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爲部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真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以陸生參之烏知其孰爲之後先也太元曰稽其門闢其戶眼其鏡然後乃應况其不者乎予遂以詞誇之果復之不移刻由是風雨晦冥蓬蒿鬱蒼未嘗不以其應而爲事苟其詞之來食則輒之而自餒寢則聞之而必驚凡一年爲往體各九十三首今體各一百九十三首雜體各三十八首聯句問答十有八篇在其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南陽廣文潤卿龍西侍御德師或旅泊之際善其所爲皆以詞致師詞之不多去之速也大司諫清河公有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又得三十首除詩外有序十九首總錄之得十通載詩六百八十五首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也予之與生道義志氣窮達是非莫不見於是士君子或爲之覽賢不肖可不別乎哉噫古之將有交綏而退者今生之於

予豈是耶生既編其詞請於予曰爾有文當爲我序詩
道兼十通以名之日休曰諾由是爲之序松江吳之望
也別名曰松陵請目之曰松陵集書不皆題序之

其書笠澤叢書序大夫文登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
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臥病於笠澤之濱敗屋數間
蓋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檠取商猶未徧教
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
堪廩耗時亦慙凡強坐內壺鬱則外揚爲聲音歌詩賦
頌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爲叢
書自當去設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葺中
畧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吳江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宋陳堯佐

道濟萬物而萬物不知其所以然故聖人條其教而教
之教之弗率而又以其刑而刑之繇是君於上臣於中
民於下尊卑貴賤儼如也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後之
學者或曰吾師佛也吾師老子也復又有百家之說穿
鑿戶牖於是教分爲三流析爲九鳴呼教果三乎流果
九乎且未喻佛何爲也老子何爲也言之彬彬書之云
云是欲化人爲善乎爲不善乎果欲善也則孔子之教
不爲不善矣水濟水也安得而異曰江曰河曰渠曰溝
名斯別矣體復二乎且夫生而免乳必諷其言死而就

木必由其理起居飲食一以資之此乃孔子之教不可
須臾而去也雖欲去之有能去之者乎或者北其轅而
騁越西其流而走海蓋有之矣未見其至也復之上六
遂復凶謂迷復之凶又誰咎也國家紹千載之統炳二
聖之業東封泰山答天之休也西祀汾壤復地之利也
而且謁見靈闕仰禪宗廟噫爲禮之盛有過於此者乎
爲教之大有過於此者乎多士討論之聖君則成之明
白光大垂耀永世夫如是則孔子之爲道也不爲不尊
矣孔子之爲書也不爲不信矣王者尊之率土奉之適
其宜矣又安從而他師焉姑蘇南門邑曰吳江乃錢氏
武肅王之所建置疆畫長洲之苑門涵震澤之源魚鹽
蜃蛤旣邀逐末之利詩書禮樂遂昧好學之訓會詔下
郡邑悉煥儒廟縣令李恭尉聶復等喜而言曰由已而
爲專也專則有悔自命而作順也順則無咎旣而營材
具工補壞繕廢棟宇之制造資乎闕里俎豆之設仰法
乎太學門人泂泂室書鱗鱗泯然之耻於斯改觀卓爾
之士可以弗吟又若罇篚之器縣官具之奠獻之數朝
廷著之雖顯象者視之賒焉茲又上之化下以道而下
之奉上以禮可以亘萬古流頌聲於無窮也余竊大君
之祿外計之寄錢刀之司實曰已任俎豆之化又匪他
務會按歷所部辰至新宇惟令及尉趨而言曰天子有
命執事有恪廟成弗識歲遠何覩願得正人之論以刻

泰山之石余聞其言則思當請而諾蓋喜乎播吾后錫
羨垂鴻之慶亦樂乎揚孔子垂教化民之旨駢淺之說
孤陋是懼或曰三教九流之道果何如也曰三教不二
九流歸一吾子思之知其異不異也大中祥符五年兩
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直史館陳堯佐書

松江秋泛賦

葉清臣

澤國秋晴天高水平遙山晚碧極浦寒清循遊具區之
野縱汎松江之濤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橋葉嶽下斜陽
半明樵風歸兮自朝莫夕瀟瀟兮誰送迎皓霜空兮一
色橫霽色兮千名於是積潦未收長江無際澄澗方興
扁舟獨詣社櫓初黃汀葭餘翠鷺鷺朋飛別鶴孤唳聽

漁榔之遞響聞牧笛之長吹既覽物以放懷亦思人而

結欬若夫敵寇初平霸圖初盛均憂待濟同安則病魚

貪餌而登釣鹿走險而亡

宋文鑑
作忘

命一旦辭祿揚舂高

泳功崇不居名存斯令達識先明孤風孰競又若金耀
不融洛塵其蒙宗城寡扞王國爭雄拂衣客右震耀江

東拖翠綸兮波上賒輝翼兮杵中倘卽時之有適遑我

後之爲嗣至如著書笠澤端居甫里兩槩汀洲片帆烟

水夕醉酒墟朝盤魚市浮游塵外之物嘯做人間之世

富詞客之多才劇騷人之情思縉三子之清徽諒隨時

之有宜非才高見棄於榮路乃道大不容於禍穢申屠

臨河而負石伯夷登山而食薇皆有爲而然爾豈得已

而用之別有執簡僊瀛持荷帝柱晨翰史氏之筆莫握一作使臣之斧登覽有澄清之心臨遣動光華之賦荷

從欲之流滋文盤作茲慰遠遊之以權舉提封之所履屬方

割之此憂將澆疏於漚川其拯濟乎吟嘯轉白鶴之新
渚據青龍之上游濯埃垢於縮袂刮病膜乎昏聩左引

任公之鈞右援仲由之桴思勤官而裕民乃善利之達

徽披全身以達害蓋孔臧於自謀解鱗在狙真茶滿甌

少回俗士之駕亦未可爲茲江之蓋葉燮曰執簡僊瀛以下言已奉使而

出不得同鴟夷三子之高時清臣爲兩浙轉運副
使葉盛龍漚運漚瀆入海故有白鶴青龍等句

莫且曰此賦松江府志收入誤蓋宋時未有松江府

所謂松江卽吳江也况其文意全敘三高尤與松江

府無干

利往橋記

錢公輔

出姑蘇城南走五十里民屋數百叢然沙渚之上者今

吳江縣也東湖之流貫城之中隔限南北橫可以渡者

今吳淞江也隱然長虹截湖跨江便來濟往安若複道

者初作利往橋也橋本無有慶曆七年冬大理寺丞知

縣事李開縣尉王庭堅嗟邑民之困鮮慕學者將改立

至聖文宣王廟侈大費館以進延諸生乃呼富民警曉

以奉釋氏不若助縣官興學民始聽且駭居一日心曉

意解驟然從命遂輸緡錢數百萬未幾詔禁郡縣不可

新立學二人胥與謀曰民旣從財旣輸矣餉不能作一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雜文 七

利事以使人吾何以謝百姓遂令備僱工橋役興焉東
西千餘尺市木萬計闢者異之沮議百端不兩月功忽
大就卽橋之心侈而廣之構宇其上登以四望萬景在
目曰垂虹亭竝橋之兩涯各翼以一亭而表橋之名於
其下使往而來者可指以稱曰此某橋也初縣城爲江
流所判民半居其東半居其西晨莫往歸事無纖巨必
舟而後可故居者爲不利縣當驛道川奔陸走者肩相
摩稱相接也卒然風波之變則左江右湖漂泊無所故
行者不便及橋之成行者便而忘嚮所謂不便居者利
而忘嚮所謂不利議者皆吾強不敢發噫賢人君子措
一意興一役豈直爲遊觀之美登賞之樂哉往往有悅

其景物清絕脫落人世者若居之利行之便則茫乎其
莫稱也雖然湖光萬頃與天接白洞庭薦碧雲烟戰清
月秋風夏鷺滅埃斷牛瀝漁吟嗜鳴聞發榜聲棹歌嘔
啞互引後盼前睨千里一素是亦有足樂焉庭堅之字
曰世美精敏沈毅顧其胸中不止乎佐一邑李丞仁厚
通雅喜其有能而信從之視事幾數月塗巷室閭新然
一變若是橋利大功博可傳可記者餘固不可以一二
書也余觀今世人平居燕議時孰不欲求位以伸道試
靡以一職則曰職小位隘吾無以伸惟齷齪奉法保己
之不暇若世美盡力其任不以小隘自繫者余未見也
始則欲設庠序恢教本使民知堯舜周孔之尊及詔條

尼之遂能合財力興功利爲久久之便其周旋進退無一不中於道噫豈常人而能至哉世美余友也欲余之文以信本末余嘗學春秋太史氏法乃書曰慶曆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蘇州吳江縣初作利往橋成晉陵錢公輔記

石刻孝經自序

李師德

萬勝使鄉里無秋毫之損雖功烈不大著於時與妻子剽掠拱手受刃者蓋有間矣事之本末見吳王祠之石刻焉師德獲嗣其後天下降造及長而孤惻然一身思願竭力以事朝夕其可得乎聖人之經孝爲大行爲人子者不得躬而行之食稻衣錦於汝安乎每一念至不覺涕之無從且父母之愛子孫非止鞠育衣食而已凡一言一行常恐恐然慮其有失而淪於非道也逮夫啓手足之際尚葺復戒飭不能已者誠以愛之之心無有窮盡也以不可窮盡之愛而限以死生之變蓋人情之所不足也師德雖不敏止焉旣不得竭力於其親下焉敢忘於愛之乎良田廣居不足以有之也兼金美玉不足以寶之也可寶而有之者惟聖人之言乎聖人之言布在方策爛若日星至於立身治家事君事親其章句皎然而易曉者無如孝經爲最竊願模之堅石一植先壘一置懸庠以示其後復愧乎聲迹曖昧疑當作不足曖昧以聳人之耳目取重來世是用購求甚貴而有名於時

看人題一章益之以序得一十九人復且名之庶有托焉司馬遷曰閭巷之人欲砥名礪行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師德竊慕之是不徒使後之子孫知我愛之之至亦庶幾不肖之迹附見於來今又以鄉里之光傳諸永永而無窮已也朝請郎勾當東京排岸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李師德序元祐元年三月九日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劉定書

莫且云孝經石刻舊在驛序景泰中尚存然則李師

德蓋吳江人也

捕魚圖序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筆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瀾渺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茂葵向搖落草凄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時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儻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童子而依蓬條坐沈大網旁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蹶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漿者俯下罟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筴漁兩兒兩蓋依蓬條坐有巾而額出網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

跨水上兩兒沈大綱旁維縵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
幕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
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孟者一人推鞦間童子
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
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
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
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
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
穉舟楫梁笱網罟罾紛然在江然其業廣而事佚故
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
異二大夫謂范
張翰也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

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

書朱象先畫後其後草書畫其後蘇軾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書而不求售曰文
以達吾心書以適吾意而已昔關立本始以文學進身
卒蒙畫師之耻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謫安石
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
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
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
琴無貴賤少長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
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
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

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誰余亦得
攘攬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修昭靈侯廟碑昭靈侯廟在石處道下

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以盛德卽大位旋乾轉坤一正造
化號令風動巍巍煌煌窮廣極袤有知無形莫不被服
其寵光而翔翔乎和氣凡天下神祠列於祀典者必命
有司致祭而修完焉吳江昭靈侯廟內腐外毀左支右
吾偶形繪密缺滅弗備春秋薦享亦不復設名在實廢
禮甚易而入莫行大慰旣降協於輿情迺鳩羣材迺會
衆工官給其費私獻其力革陋爲壯除敝以新門廡潔
嚴儀像赫赫幽秘恍惚若憑而安考於圖記乃唐曹王

明太宗第十四子也善飛白鳥迹書見稱於時調露中
爲蘇州刺史遺惠餘愛民不能忘先天二年始立此廟
有黃蛇居其中人益異之水旱疾癘是禳是祈罔敢或
怠而舊無碑刻俗失其傳朱梁開平間淮寇圍蘇州甚
急錢鏐禱之輒自潰去江表以寧旣而奏其事乃以爲
漢臣而封此侯爵豈褒顯之意歟蓋廟食於縣境凡十
有二號曹王者七李明王者五去唐未久載籍具存而
時代之差以近爲遠稱謂之謬或斥其姓名嗚呼修廟
之歲霖雨霑足江湖不滂土田加闢年殺大穰於是邑
之僚吏鄉之耆老皆以爲祀事不可以不舉也故備禮
以格之名號不可以不辯也故論其名而正之本末不

可以不紀也故據其實而書之於以頌上德之萬一而揚神休於無窮其辭曰皇帝正位浩浩其仁升日之旦發天之春隆恩誕敷流載溢覆於明於幽罔有遺漏具區之旁松陵之墟霄澄壤潔神靈是居有唐曹王太宗之季舊牧斯人人懷其惠聖政伊始嚴祠孔新禮舉名辯昔屈今伸報稱維何胥蠻貢社彌億萬年陰相宸扆

三高祠記

越相范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平強吳報國積耻

引兵北渡號令諸侯以尊周室而其君伯於常時乃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乘扁舟浮五湖由海適齊晦其姓名自謂鴟夷子皮晉張翰有清才善屬文初入洛都齊王罔辟爲大司馬東曹掾視時紛紛明能見幾思菽蓴鱸膾棄官歸吳嘗語人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任心自適曠達不拘號爲江東步兵唐陸龜蒙舉進士一不中去從張搏游歷蘇湖刺史皆辟爲佐還隱松江講學益勤多所論撰尤長於詩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耕釣往來不交流俗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吳江有古書三軸筆法頗工傳者以爲真前人作堂於斯就圖其壁目爲三高繪事滅裂稱號舛差不崇不嚴人玩視之余至官邑佐咸謂此宜葺久矣於是像而祠之三人者金玉始終異代同趣遺芬餘懿溢於無窮可以懲貪而導廉可以激俗而勵時後世

有識之士莫不樂聞其風而想見其爲人然則肖形辨位因故增新使人得以致其敬焉亦禮之莫敢廢者也元符三年三月三日端溪石處道記

三高贊并序

范蓋去越適齊自謂鴟夷子張翰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陸龜蒙隱居松江稱甫里先生長橋東南舊有小堂圖三人於壁元符三年春始塑像祀之因稍正其名號而記其始末復作贊以張其美云

范子三徙才惟所施功就名顯國伯家肥進退在我卷舒應時鴟夷爲器盛酒以皮多所容受弛張咸宜達哉若人實亦似之

季鷹曠達清才絕倫見幾未然棄官如塵任心杯酒適志躡躡脫身於難篤孝於親步兵之流江東一人行不越禮尤得其醇

魯望高放身與世疎心專論撰跡寓耕漁值粥不足詞章有餘江湖游隱惟我故居召命雖至其守莫踰先生如在甫里邱墟

顧公廟碑記

建中靖國元年秋九月知吳江縣事石處道以事至顧墟見古祠廡甚問之顧公廟也及進謁祠下維繪形於板衣冠不正尤可駭焉於是撤除腐弊改作基構立其像設榜以位號春秋祀之按南史公名野王吳郡人精

記默識博究載籍天文地理卜筮占候異書奇事莫不貫通其所撰集竝傳於後篤誠至性屬精力行言無過辭動無失色志踰其貌勇溢於義內孝外忠罔見其闕當是時中原陸沉而東南繼統不一典章制度綴輯僅存使後世可考而知焉公與諸儒之力也惟顧陸朱張吳之舊姓其顯人高士有功有德不爲少矣而祀於今者甚寡公之此祠迴立於窮閭之濱獨以名存而不廢亦豈偶然乎哉新廟旣成民愈知敬皆以爲不可復黜嘿而無傳也因書其大畧且作詩以刻之庶幾有能歌以祀公者辭曰臺城赫赫東南雄累朝文采諸賢功公之堂堂儒者宗詞學炳煥虎與龍幼則穎悟非常童丹青著蔡靡不通字書淵海藏心胸廣吞具區及吳淞入竭吾孝出盡忠勇奮以義於其躬黃扉棘寺咸雍容國史邦禮任獨隆論著深博堅莫攻特立於世衡廬峯寂寥誰可詢靈蹤烟霞漠漠江波中一新祠象人益恭衣冠髣髴瞻遺風公惠斯民年屢豐德祀永永傳無窮

松江賦

松江賦 程俱 下同

鴟夷子皮旣棄越相乘扁舟鶻西子沂東流方將家五湖以長邁屣萬鍾而不畱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挾輕輪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趣烟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濶實爲五

湖地脉四達行爲松江洶湧落落洋洋孤峯連嶂
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
穴晝冥霜林夏寒暝烟屯其疊翠冬實纍其錯丹麟鶴
之所憩蛟龍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
下採石明月之灣草衣木茹泊若追羲盤而與運江流
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
翼於洪濤燭龍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
無恙尚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
搏者扼其吭方趨南而遺北旣盡圖而失方今子將覽
衆物之會莫若選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州相望
散荒墟於垓塊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
顧陰靈鬱興不辨雲水當作水雲天高日出萬頃在目
者五湖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冥濛突兀乍見乍失者
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於一葦時矯首而斯盡
固可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遊以卒歲矣吾子以爲
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
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
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矚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
又安能芥蒂於胸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旣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辭是夜
夢有丈夫頽然而長身黛色而修髯扣絃而稱曰松江

之勝吾子之辭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畚
曰長橋臥波截江之衝飛梁疊架排霧橫空萬景所會
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
之爭雄方其踐忍烏蒙差耕石田猶起腸下謀誤機先
則吳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渡
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磨潰江
流積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膳食於此蓋夫子之
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
國於游鹿指化血爲黃埃挽鯨鯢以凌江卷旌旗而南
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掛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咎犯
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塊然與喬木而皆
喬者不可同日而言矣間者五季紛亂錢鏐崛起蘇據
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
以歲月守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崖相爲二
城鎮威武之右境接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版
圖入朝置爲縣治畫井疆設羣吏舉畝基列居廬鱗次
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閣相望會
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嘆曰一江方東雖
逝不流閱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適而來莫知其所
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戴舟失萬世於
俯仰盡賢愚於一邱夫子亦嘗弔扶眼之忠魂而訪伏
劍之靈遊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援琴而歌歌曰霰

雪紛兮雲霏霏帶長欽而佩寶璐兮子安適而不歸歲
婉婉而將莫兮路旣壅而中迷嗟二子之不返兮折疏
麻而攀杜若羌搖搖其遺誰餘音未息遽然而覺掉頭
再歌付千古於一笑

始蘇志曰俱優文學作松江二賦三高祠詩序遠近
騰詞之

三高祠詩序

蓋位越相祿萬鍾去之如涕唾則後世角毛銖之得冒
坎搜而不省者可以少沮翰進退無必隨時而保身則
出處之際得托赤鱗以示好又何深哉龜蒙江湖一匹
夫然於其不合見勢位無加也其交如皮日休終見害

於賊巢彼獨挺然玉峙無一罅可指摘與夫覆金挾炭
之流蓋萬萬矣夫左手據圖籍右刃掠其吭雖冥懸不
爲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有抱利權逐勢位
死不返顧爲天下僂笑者幾何人哉其於輕重之思是
又出冥懸者下也然則是三子者祠而旌之亦可以訓
元符三年吳江縣立三子像明年三月甲子安於祠堂
令率僚佐拜而奠之某謂俗務奔競久矣冀得守道自
重確乎不拔足以風百里而驅天下者將矯浮俗而歸
之庶幾清節之爲貴無亦望之未見抑有之而未聞耶
今居是邑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遂於出處之
道蓋君子之所悅聞也凡吾同志其系之以詩是年五

月八日平江府吳江縣主簿信安程俱序
笠澤叢書後序

進退取舍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愧乎
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爲物
所勝也天聰子居衰亂之世任不苟合家於松江躬勞
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爲事所養者厚故其爲文氣
完而志直言辨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
非所謂循乎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多舛謬哀旣
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正刊之於板俾覽者非
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政和改元夏四
月毘陵朱袞記

東嶽廟記

趙開

今上皇帝車駕南巡駐蹕松陵之梅墩乃於鑿劬六師
之暇特念聖武布昭乎遐邇王靈丕振於華夷四海永
清萬姓悅服悉本於天地山川神祇之所佑相爰恭行
柴告東方之禮崇建嶽廟於梅坡之艮隅中立正殿三
楹奉嶽神靈翼以兩廡衛以石垣仍於殿之西墀力加
春築構齋堂庖爨福室凡三十餘楹以爲道衆祝釐居
守之所羣工告成皇上喜率百僚詣殿庭載瞻載拜奠
以玉幣精虔有加而神亦恍若降臨於綵雲香霧間靈
旂續美鸞鶴迴旋風日交暢而君蒿棲槍之天悉萬姓
崩角稽首之地神人協慶福有攸歸皇上乃命臣開爲

之記以韶後爰序績如右而系之以頌曰於赫有宋享
有中國河嶽效靈翼我皇極泰山有神永奠東土茲翼
聖駕陟降斯所帝乃曰都盡享以祠基殿爰靈皇蓋是
資磐石宗社萬古弗泐佑我生民歲蕃黍稷麗牲有碑
帝命勒勳後有式者尚考斯文建炎三年月日隨軍轉
運使趙開記

三高祠記

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須之則後
矣是惟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居亡道之人不可與久處
兵亂之世不可以苟仕知斯三者則知幾矣昔者越相
范君若身僂力與勾踐深謀踰二十年滅吳伯越用復

會稽之耻既返國遣書謝王去之乘輕舟浮五湖莫知
其所終極後七百有餘歲晉有張季鷹自吳入洛方時
齊王問專權怙已署君東曹掾君知其不終托典菽鱸
促駕言歸無何問取又後五百有餘歲唐有陸魯望當
咸通乾符間寇亂方殷隱身自放扁舟篷席往來江湖
辟署無所從徵命無所答竟全亂世如三先生者可謂
知幾君子哉雖地異時殊然語不同然去而自全遂其
高致均也吳江地濱其區舊有長橋橫截江湖之間好
事者立三先生祠於橋梁之上榜曰三高蓋其平生所
游居也歲庚申七月初吉括蒼祝鑑與大梁趙九齡置
酒橋亭悲歌遠望舉觴灑江慷慨言曰去危卽安人人

願之然並世同交如大夫種功非不多也顧常侍才非
不周也鹿門子學非不披也或死憂而辱何也居成功
處亡道仕亂世龜勉畏去故也其視知幾者遠矣三先
生丞隱亟去身名俱全同稱曰高非虛語也後之君子
苟寵祿是耽發機之禍忽忘不戒聞三高之風仰三高
之像庶少警乎不然涉斯流也登斯梁也其無愧且悔
乎始橋之置在慶曆中建炎初載胡寇南牧井及祠宇
火之無餘後六年當紹興癸丑歲今吳郡楊君同與今
御史單父視君師龍爲邑尉蓋因其廢址實創而新之
復立祠如故云括蒼祝鑑謹記

吳江縣重建敕書樓記

李處全

松陵令趙伯虛爲邑二年農桑勸獄訟簡簿書錢穀治
辦學有新田三高有祠百廢具興不爲苟歲月計先是
建炎中國步方艱而邑當寇衝祀禴回祿相其虐其後
踰四十年閭宇庫陋夷於民編乾道疆圉大凋獻公始
撤之爲新門培基取財百用先其梓人執斧斤以聽費
至瓦甍坏釘亦出於公之指授焉其始於春而落成於
冬運速之程不愆於素飛樓干霄與江山長雄瓌視具
區笠澤之廣雲烟卷舒濤瀾吐吞舞鴻鵠而獻魚龍爲
三吳壯觀公乃以季冬之月盛服率僚佐奉詔敕其上
用以鎮撫其社稷輯寧其神人遺民故老告語子弟咸
謂役不踰時而功倍於昔微令尹不復見此矣是時距

公終吏甫旬月

當作日

君不以欲去忘其事朝夕於斯迄

用葺成真古人之用心也使今之人用心皆如公君家

之事尚有不舉者乎故予樂爲之記乾道元

當作三說見長官表

年左承議郎新權發遣沅州軍州事贊皇李處全記

吳江縣新修主簿廳記

范成大

州縣之任古謂之宦遊豈直以升斗易農而已哉名山

大川雄尊奇秀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窺當作覽觀而昌

神明古之君子固有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

天下第一四方好事者想像其處欲至無繇今行臨東

南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族權船而逐利

者颺颺相摩此其人皆有所期會嗚呼爭先亂次以濟

終夜洶洶有聲其勢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

前與未始至者奚辨余家吳門莽蒼在望又無聲利交

馳之役宜能數游而躬耕作苦正爾少暇日私念誠得

築室葦間卜隣三高以朝夕於斯吾樂可勝計耶乾道

丙戌八月旣望間從客泛舟垂虹主縣簿高君炳如適

新作治所落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纔七十日而

閉閤高昭闢戶觀深棧績磤鏗皆中度程旣聚廬之百

須無一可恨而爲之讀書之齋休坐之堂修竹繞園光

景灑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傍數十百步耳夫出有江

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宦游之樂而余

素履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如之職會計當而已無

維科蔽朴之煩奔命將迎之勞而有可樂者如此於是求文以爲識余聞漢之高士不爲主簿孫子嚴徙舍而有喜色士未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在我也炳如有文學行誼而不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竈請比隣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始爲敘其所可樂以告後之賢者使其之明年二月一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

西苑三高祠記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生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飄儒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踰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獨私得奉

烝嘗以夸於四方若曰此吾東家某云爾邑大夫趙伯虛以故祠偏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地雪灘乃築堂其上告遷而奠焉且獨石湖范成大爲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畱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雁平旣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

隱士疑若隱處林薄不死而仙况三君蟬蛻溷濁得全
於天者嘗試倚檻而望水光浮天雲日下上風飄烟蓬
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
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之歌曰若有人兮扁舟
撫湖海兮遠遊衆芳蠲兮高邱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
積兮浪波白蕩搖空明兮南北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
列星歛歛兮其下孤篷眇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
浦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曠權
仙之人兮壽無涯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
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
鱗兮而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土
膾脩鱸兮雪霏霏登菘蓴兮芼之水仙續兮吾命君可
望兮不可追顛倒景兮揮碧寥娛宴息兮江之皐萊蘋
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
北江之渚披雲而晞兮頽烟兩菊莎兮杞棘歲晚晚兮
何以續君食餽五鼎兮腥腐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
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如兮生蒲荷
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徑兮隣曲山川良是兮丘隴
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是歲六月旣望書
遺邑人使習以侑祠伯虛請遂以爲記

徐志曰此碑文旣雅馴書亦工美邑中珍物也

倉志曰五湖交其地無所不有王孫公子中舍郎
世為人秀實以治海自置菴葺廬以居
之海女湖分今其地無存矣
臨西東谷不同一其地南臨谷其地北臨五湖
谷湖東臨湖西臨湖東谷湖西谷湖東谷湖西谷
湖以湖澤食湖正湖令其地無存矣
其地之南與雲而都令其地無存矣
其地之北與雲而都令其地無存矣
其地之東與雲而都令其地無存矣
其地之西與雲而都令其地無存矣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一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二

集文二

撰述

陳從古

重修吳江縣學記

陳從古

學校者政本之所自由講禮聞樂習射考藝養老齒胃
獻囚告讞無不寓焉詎可一日廢也宋興尊儒隆道州
邑率詔置學中更金兵之變一時學舍莽爲盜區浙右
尤甚吳江界往來之衝六龍南渡駐蹕臨安實爲畿邑
士大夫行李取道半天下使客旁午會不得一夕寧爲
邑者平旦視事操牒據案獨臺符府檄金穀趣辦之是
憂至學宮廢弛漫不經意故民不知教簪筆健訟視他
邑最乾道之初乏宰再歲郡擇仕者攝之席未暖卽去

知縣趙公領事之始慨然嘆曰吾爲風化之首今學校
鞠爲園蔬邑之父兄鮮以夫子之道詔其子弟甚者先
聖殿廡上兩旁風春秋奠菜無所存庇此令所當憂也
前政石公轍嘗創之矣未幾中輟吾詎忍不終其事乎
卜日鳩徒撤舊更新夷荒剔蠹周以重階墜以兩廡中
奠廟室環列繪像生師有含禮器有所賓客之廬庖廩
之次無一不具公曰學具矣無貲財以養士徒學爲於
是將舊籍漁兒月計錢二十萬永爲糜餼之費凡片瓦
尺椽市於旁邑民不告勞丞俞希尹實贊其事經始於
乙未之秋落成於是歲之冬邑之羣士鼓篋歡趨以後
爲耻絃歌之聲夜以繼日公又嚴規程以防其怠者則
公之慮遠不爲朝夕計益可嘉也公名公廣字德儉屬
籍之賢有文者其爲政知本末又能推餘力以及郡亭
使館橋梁祠宇一新之部使者以能聲交薦於朝今爲
南徐別駕公雖去邑之士不忘公賜相與請記於余刻
之樂石以告後人淳熙五年五月朝奉大夫直秘閣新
權知饒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陳從古記

題三高畫像記

陳翥

三賢清風峻節天下共高之而吳江之人獨得奉祀非
獨以其昔嘗居游於此且舊有畫像三軸筆法頗工傳
者以爲真前人作亭利往橋南

當作

底定亭上

當作就

圖其壁目爲三高繪事滅裂元符三年縣令石處道復

葺其堂於是像而祠之靖康間石令義問嘗以舊畫刻石兵亂失去龔令鑄繼至得碑本於石倅道叟家今其副也乾道三年趙令伯虛以故祠爲陋因邑之士大夫獻雪灘之地築堂其上告遷而莫焉今參政石湖范公嘗爲之記淳熙己亥翥猥茲試邑增葺祠亭敬卽范公求書舊文重鑿諸石并刻舊像副本以傳不朽且序其梗槩云淳熙辛丑三月吉旦延平陳翥題

釣雪亭記

林至

松陵當江湖之會而垂虹爲天下偉觀垂虹之北東有亭翼然而新者釣雪也初邑人瀟湖爲屋以祠其所謂三高者風濤盪噴隄岸圯落歲久弗治祠者病之縣尉

彭君法有意經理子無一錢可辦告之令王君益祥令儒者也喜聞其說乃相與振釐事之餘財量工賦徒菑石以護隄岸築亭其上與祠屋相直且并其祠新之無費於公無厘於民可謂智矣垂虹之旁爲臨眺者三往往近道路多塵置獨是亭也而水波之衝湖光江影左右呈露塵煩弗接而盡得其勝焉於是往來好事者稱之今年春予與二三士友謁三高酌酒亭上甚樂也彭君余故人也求記於余余生長江湖間道松陵者數矣風颺之掀騰波濤之澎湃危檣巨帆倣爾無際沙禽水鳥灑然相失與夫雲霧開歛天宇混茫烟雨晦冥月星明穉蘭蒲出而春水生木葉脫而秋波渺朝暮不齊而

四時異態無一不可愛者曾心力之不能窮其變詠歌
之不能盡其狀也獨以釣雪名其亭者蓋以柳子厚江
雪之詩而亦因其灘之名而云然同雲四垂江湖一色
羣鳥不度四無人聲而一竿釣於其間此尤未易模寫
也他時游斯亭者當自得之彭君文采風流又有才譜
故能於曹務之暇發此勝趣具可書云嘉泰三年五月
朔華亭林至謹記郡人周南書黃涇隸額

仰高亭記

劉元剛

吳江雪灘三高堂越范將軍晉張曹掾唐陸補闕之祠
也間者邑屋當作以繪像刊石置諸廳事之右越淳熙

辛丑后廿有六年令尹羅君勳展采於茲恪瞻遺範懼

弗稱景則之意屬時方供輪錯出經營未暇閱二年民
萌少紆熾齋餘侍作亭奉之名以仰高旣成書來談記
余謂三高者記其名也仰高者慕其實也聖賢盡性之
學亦曰事君致身仕以行義人受天地之命則當任天
地之寄契履世故傲然獨善庸可爲訓哉噫輔伯復讐
不遺餘智薄遊從辟庶幾有爲退亡保身之道進無益
國之功或爾違之其心可諒也而有嗜榮則覲嘗試則
居勲莫掩名稱亦踰福附離患失矧執權乎介紹從行
矧就見乎世變降而下也甚矣余於仰高有以得羅君
之心請遂志之松江集自南渡以來作者弗與至是哀
粹續集綴梓於亭其顛末具於三高記者弗書嘉定改

元仲冬甲寅日奉議郎秘閣校理兼翰林權直雷元剛
記

吳江縣學大成殿記

黃由

祥符五年二月吳江縣始建學丞相文惠陳公堯佐爲
兩浙轉運使實記其成當是時宋興六七十載海內無
事文治大典詔郡縣悉置學守若令得祀夫子令李度
當梓當梓築縣偏偏上脫西字以奉詔書規創軒偉廟貌邇嚴俊
語明章相爲發揮學校之盛稱於二浙旣厄於兵令石
公轍乃改而南大成殿之建距今又七十載棟椽接腐
聖繪漫漶春秋釋菜觀者太息令劉伯麟筮錢五十萬
議葺治不果今令孫君仁榮初拜學宮有慨於心義劉

之爲願竟其役於是捐金糜穀至剗圭租躬執朴畧無
畱難明年夏六月已成簷楹飛敞像設一新承平氣象
宛然如在由有闔百畝據上所賜詔墨是名盤野幸與
學隣扁舟過之輪奐奪目乃載酒爲諸友賀席間人人
言令君之賢豈弟不擾百廢具興未幾皆及吾門且述
所以嘉惠鄉校者謁由書之由再三辭不獲則進諸君
而告之曰學之興廢時也道之窮通命也惟不以窮通
累其心而一以教時行道爲事此吾夫子所以異諸子也
至於今名教被於四海祀典垂於百王其於啓人心惠
斯世者蓋與天地相爲無窮豈直籩豆斯存歲時謁奠
而已哉縣水天寥闊清淑扶輿數千百年間豈無長才

秀民行夫子之道於世願使高人隱士脫身世鞅者多
擅茲邑是豈夫子詔吾黨之意哉夫沮溺耦耕晨門荷
蕢謂非知幾有道之士不可夫子奚不深取以爲世道
計也噫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屑意軒冕顛冥利害之途
而不知返固非也忘斯世獨善其身將孰與任天下之
事轍環諸國削跡伐木夫子有不得已於此者矣諸君
勉之入官齋拜冠履而念及此則通經學古期於有用
得時行道思濟斯民皆聖門事業毋徒曰吾自有東家
某此則由之志也亦令君所以尊嚴先聖淑艾吾黨之
意也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也諸君
勉之嘉定八年正月十五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黃龍
萬壽宮寶謨閣學士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
實封一百戶黃由記

重修吳江縣學記

盛章

嘉定十年吳江重修縣學僞工邑之多士合詞來言曰
學舊有宮歲久就壓曰殿曰堂前令嘗葺之力未逮以
其餘遺後人今呂君宰邑謂是爲政之大者首與僚佐
謀其議克合乃節嗇銖毫月聚歲贏市材就工歷吉不
作授成學職畀以分領向所蠹備增儉加飾旣益嚴翼
門廡齋舍撤陋崇庠屹爲闕闕雖廩庫庖馭曹胥之局
輿隸之所斬新一新於是同帥僚從及士俯仰再拜致
敬於先聖先師冠裳韋布環列後先雍容盤辟濟濟咸

在觀者侈焉願有以記章叨居言路天下事無巨細得以商畧可否日以酬酢未暇既而復來言曰今之爲邑簿書期會獄訟聽斷非材識精敏不能辨詰此其所難也賦歛有常額外鑿空漁已竭澤後反求多日對疲民較量於圭黍尺寸之微否則繩以法雖不忍所不違恤此又難者也今令乃能於敲朴喧囂之中知所先務豐宏茲學以幸邑士且役成而民不知此尤其難者也請蓋堅不得辭因爲之說曰學所以明教化美習俗也古者學庠序塾無非此理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此學之所以及乎人也自誠而明自明而誠極而至於不可測之神此學之所以合乎天也吳松爲邑地占奇勝自

昔高人隱士徜徉其間清風峻節聞者興起世降俗下趨向浸異士之重厚誠篤或隨俗而違害民之和順輯睦或怵欲以虧恩反古者每致其拳拳也然揆厥有生界賦均一是理苟明轉移易易今教養之地鴻紛奩輪威儀文物設飾宣備俾邑之秀民得以優游涵泳於其中食和樂教以成就其遠大之器業田里之內聞風嚮化亦將有所勸勉愧耻而乖爭凌犯之習浸以消沮蓋人心之理本與政通以齊魯待其人則人亦以齊魯待其身其機固如此也令之加惠我邑豈不厚歟章旣書其事抑有告焉夫人不難於觀感動化之速而難於持循蹈履之久使士尊德樂義積於其身猶長日加益而

不自知民苟入孝由弟日以遷善而無思邪犯禮之俗
相與守而不變則於國家崇化導民之意始爲無負且
有以答命之盛心矣其他勉之哉呂君名祖憲婺州人心
事平夷政尚清簡其學問淵流蓋有得於伯氏東萊云
是歲冬十二月望日承議郎監察御史盛章記

琴堂記

李椿

邑治之陋歲月尚矣因陋而居亦尚矣紹定庚寅良月
椿承乏茲邑訪諸故老莫知始創規模偪隘基址卑下
矮簷敗壁不逮民居震凌之餘岌岌將壓屋古而虺虺
成穴地如而蚯蚓爲壤棲止其下殆不可以朝夕安再
瞻再嘆尚容復因陋乎於是節浮費計實用市材木聚

甌甃銖積寸累踰歲而備不敢捨取不敢科役高下大
小鼎新三十餘楹以昔之正堂爲今之遺愛姑存舊也
琴堂向在寢室之東北隅愈陋而僻不足爲公餘燕息
之地前此紳未暇問夫琴者所以正人心也堂以琴名
置之偏隅將何取哉今正堂旣新所居必正則琴以正
心爲義容可以偏隅之舊觀而不易以居其正乎使出
入乎斯居處乎是方寸之間無往非正琴之義盡在是
矣昔宰武城以絃歌而爲愛人之政宰單父以鳴琴而
成自治之化椿之不才何敢希前賢事業萬一乃所願
竊有志焉將書扁庾使袁先生遺以珍墨揭示不朽抑
又有光於斯堂者歲在壬寅鳩工於季春落成於季夏

從事土木與匠石較分陰於繩尺間自笑其愚者屢矣
然君子之居一日必葺是猶有望於後人毋徒曰傳舍
云八月既望維揚李椿記

仁矣堂記

莫子文 下同

淳祐五年臣以進士通理嘉興縣考滿候代間奉使王
疇行括田之令臣謂此事欺君害民斷不敢從田使勅
臣抗拒朝命降受宣義郎七年十一月也責詞云勤撫
字拙催科賢者之常也爾爲令切切愛民乃不能汲汲
以赴功坐是爲殿司田使所劾降爾一秩非朕得已然
亦因是得以知汝之爲人仁矣田使見而愈怒收不付
出臣亦遂歸田里葺先臣之舊廬以終以老無復怨悔

亦不復作仕進夢想矣越五載始以原詞給告復原官
十年六月也又詞云君子之仕利與鈍亦何常之有彼
迎合希進之儔乃欲常利而無鈍然至於時改論定卒
亦不能有其有也可嘆已頃奉行田令者倚法而逞爾
製邑且受代乃能力抗其鋒期以不擾雷遺所附民雖
主計之臣請黜爾朕不爾忘也五年之踣於今而復前
日利鈍之間所不得而常有者固非可常之道也土所
當爲不止此其益厲所守以副朕擢試之意嗚呼聖天
子洪恩所被蔑以加矣顧臣犬馬之齒莫報涓埃謹取
責詞中仁矣二字以名其堂榮君賜也蓋仁者愛之理
心之德也曷從人人得以生也曷從二天地也天地以

生物爲心也仁惡見見乎書繫乎易詳乎魯論子思孟軻氏之書曷其說之異也其端柵隱其實事親其施愛人其體立達能近取譬其方廣居安宅尊爵其名親親仁民愛物者其序也仲尼之言曷爲罕其道大也漢唐諸儒曷弗喻泥其用也程門諸子曷弗與鶯高遠流異端也仁之說何元於天性於人偏言則一專則包乎四也人之爲曷以以其仁也不仁則不智而無禮無義非人矣一日克己復禮仁矣顏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以臣愚憊固不敢當仁矣之說然亦不敢以不仁有負聖天子之明命謹記淳祐十一年辛亥六月初吉臣莫子文拜手謹記

顧公像贊

陳黃門侍郎光祿卿顧公諱野王廟在吳江之顧墟墓在石湖之下周村去余家不半里而近蓋先賢也咸淳乙丑余致仕間居公之裔孫彥實持公畫像來求贊因考列傳擬其行實而爲之書

偉矣顧公古之英特方幼而奇才異能既長而精記默識其報國也則仗義援都而君臣之義明其事親也則執喪過哀而父子之倫立著述富矣而玉篇爲經世之書丹青美哉而古賢爲名世之筆仕宦歷登乎顯榮聲譽永垂乎竹帛此所以廟食百世而不忝東家於吾邑也是歲六月望日朝散大夫前知廣德軍兼管內勸農

營田事賜緋魚袋同邑莫子文書

吳江縣學官廳記

錢牧

余試令松江越兩載有壞必葺不敢以傳舍視官府每於日不暇給之中左支右吾典利補獎驛亭橋堂以及公宇經理粗就緒獨學官無聽事至則寓聚星之津亭環堵濱河規制淺狹僅可爲蓬廬旦莫之托嘗欲擇曠地屋其上俾孳而居之以稱朝廷設官之意會邑計赤立道旁作舍此欠未償也上踐祥之二年丙寅夏五月荆溪楊君鏐來領學事顧瞻聚星代者猶未去東寄西泊靡所居止一日庠校之士過余道所以余曰此令責也二三子之意不可孤邑之後河有吏舍一區嘗假務

官居其中去代不常至有撤構楹扶窓戶負之而歸者四壁罄垂日就頽圯無已則起而新之輟以爲學官廳不猶愈於津亭之僑寓耶乃命市材植具瓦甍相率庀徒補苴罅漏興仆植僵不浹旬而工師告成治事有廳肅賓有位藏脩有室庖湜有所一畝之宮具體而徵以邑庠師儒之官得之不啻已足而余之欠事亦可以粗償矣竊惟國初崇文詔郡縣立學館松江實居其先然主營學事例以縣官兼之自祥符以來大率然也三數年前有持提學司片紙以白衣來典教者儼廩之外月書季考若罔聞知先皇帝嘉惠四方學徒景定壬戌助善爲令凡縣悉置學官所以俾之專意教養以幸邑之

俊秀者至矣使爲長於斯苟焉且暮坐視其東寄西泊
不獲安其居豈朝廷專官之意哉矧是役也取辦於學
帑者無幾賴以居今庀後者則無窮嗣而葺之尚有望
於來者云是歲六月既望奉議大夫特差知平江府吳
江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弓手寨兵軍正賜緋
魚袋錢牧記

題熙陵戒石下

周甲

臣試令吳江亦旣三載斯夕視事顧瞻縣庭恭覩熙陵
戒石之十六字目擊心維有敬無惰所以僥踰善替不
逮於司敗者率循皇祖之訓也恭惟皇帝陛下嗣無疆
大歷服寵綏四方字民一念與祖同符萬幾之下肆筆
製銘宣布墨本昭示列邑聖謨洋洋所望於世之爲令
長者豈徒然哉故蒞事不直謂之公而曰必公拊民不
直謂之惠而曰必惠蓋欲使宜上實德施於有政皆爲
豈弟之歸耳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欽承聖訓拜誦之
餘謹摹刻於石以示千萬世邑令之規範云咸淳十六
年十月十六日奉議郎知平江府吳江縣主管勸農公
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臣周甲拜首恭跋

題三高祠

無名氏

吳江三高祠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子
皮爲吳警法當不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却
吝范蠡作三高又曰千家萬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

者蓋深非之有戲作文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鬼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旣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鳥喙累文種以伏誅目已曰鴟夷載西子而潛遁又云蠡變姓名爲陶朱詭踪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况當此無邊勝地之上豈應著不共戴天之讐云云鴟夷之見黜於吳宜也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鴟夷子皮之決賀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烏乎余於是豈無意哉夫貴於士者進退不失禮義之節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冠東歸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余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寘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觀來者知余之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烏乎彼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司馬溫公修通鑑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之以爲異世之戒云

吳江縣重建儒學記

元朱子昌

吳江平江之屬邑也有秦伯延陵之遺教故其俗淳以厚有鴟夷子皮季鷹魯望之高風故其士清以逸有三江五湖之形勝故其地爲古今之雄盛余曩奉三高祠徘徊學宮摩挲石刻觀陳文惠公所記則知此邑學校蓋甲於吳之諸邑自大中祥符已然紹興改創規模宏闊大風驚雨蕩不復完所僅存者大成殿講堂而已鎮國上將軍都元帥寧侯玉始葺而新之自至元癸巳八月鳩工正殿始復相是役者敦武校尉杜福然講堂齋舍未及也邑令王君柔勇於爲義以明年八月與邑之長貳復倡士民舍其舊而新是闕講堂廊廡齋舍倉庫庖馩之室具備前學錄俞處仁儒林偉士也捐金繼

粟賴其力爲多落成後教諭王沂李文筵合辭請紀成績余謂承流宣化守令職也政教繫焉漢言循吏以西都爲首稱龔遂渤海黃霸潁川不以柔服強暴爲能則以發姦摘伏爲事文翁治蜀其治辦之績一無可言不過興學校教生徒而已班孟堅傳循吏顧乃列於龔黃諸人之先豈非詩書禮義之入人也深教爲政之本顧有在此而不在彼歟邑當驛道憶憶往來仕於此者將迎旁午不至廢事亦云可矣何暇他及有能以興學校崇教化爲先務者亦可尚矣士之肄於斯者其可負所學歟泮水爲誦僖公而作修泮宮一事不書於春秋而見於魯頌蓋泮宮乃因魯舊有而能修故春秋不書然

魯人誦美之辭在聖人亦所不廢也余職儒司因士心從輿論不容以蕪陋辭元貞元年九月朔浙西道儒學副提舉朱子昌記并書

吳江州學教授題名記

顧儒寶

皇元混一陞邑爲州教授之設始於此聖朝以長養人材作成後進爲重凡充教授之選者由邑教諭而路學錄由路學錄而歷正長三授省命示不躐等也未任則先從體覆已任則體察加詳始得列姓名貢於部而注教授青衫入手無非皓首矣今職教於楓江州庠者二十稔題名闕焉乙卯歲士友有請至於再三俾鑄諸石以傳方來凡經三載不得而辭竊謂爲教授者當溫故而知新厚積而薄發任責明倫敦崇禮讓之風畱心教養勉應科目之舉毋糜廩粟毋視傳舍第第雲仍恪恭爾職成人有造以備時需無使後人指之而有所議庶不負聖朝設學建官之意亦不孤士友之請也矧繼今而往膺是選者必科第中人較此尤有光焉延祐四年丁巳季冬望日平江路吳江州儒學教授顧儒寶記

重建長橋記

袁楠

震澤東受群川汪洋巨浸至吳江尤廣衍地爲南北衝千帆競發駛風怒濤春激噴薄一失便利卒莫能制唐刺史王仲舒築石隄以順牽挽宋慶曆八年邑宰李問始建長橋由是各舍舟以途往來若織水杼木腐歲一

修葺蓋爲民病泰定元年冬州判張君顯祖始蒞事曰
茲實首政稽工程財莫知做出當謀於民民有調役惟
浮屠善計度長衝廣殿瞬息以具吾語諸衆有獲廣濟
僧崇敬實來敬言木爲梁弗克支筵易以石乃有濟參
知政事馬思忽以督運至吳迺采其議周詢以籌首捐
貲以勸敬復曰作事謀始不可不慎有善士姚行滿嘉
興人能任大功役必屈必委繪圖相攸經畫畢具咸服
姚議於是參政委郡守郭侯鵬翼役未興丞相答刺罕
公朝京師回蘇吳江郡白橋議丞相曰吾必首倡卽捐
萬緡而府縣士民相胥以勸平章高公貫縣湖廣江西
來江浙力屬張君俾終是工杜侯真來守是土亦曰張

之言然二年間正月建橋明年二月橋成長一千三百

尺有奇捷以巨石下達層淵積石旣高環若半月爲梁

六十有二甃以當作剡悍廣中三梁爲尺三百以通巨

舟層欄後貌危石轟風堯以文甃過者如席舊有亭名

垂虹周遭差義因名以增榮觀焉是役也敬師鳩徒輸

財實三之二贏財十萬復以爲寶帶橋助姚總其綱張

君首議出當作於政事有脗合而是州典役見知於丞

相誠出大幸厥今運舟相連驛使旁午咸曰丞相謀猷

經遠張君美績由是得書將永遠無極繫之以詩茫茫

禹甸昔隣於魚維四載功茲爲具區有失其防羣噉隅

喟曰維李侯構茲虹梁經始孔艱任負陽陽歲老水泐

臨履若驚張君蒞官飾我以政茲橋匪修涉者益病召
維耆老貨布莫竟相國之來六轡徐徐詢行審宜以究
以圖割其緡錢俾民樂輸橋旣成矣虹飛於江千柱承
宇羣流回砥儼兮層城爛其軒窻張君籌思相國成之
彼清淨士克式承之千載永賴庸以銘之泰定三年夏
四月參知政事四明袁桷記

松陵續集序

千文傳

松陵古姑蘇屬邑隸於揚州之區粵自震澤底定後湖
翻患息人得遂其生育厥土塗泥而田下下厥賦則下
上上故民日蕃衍盈息以享其利至今爲然當世號稱
易治至元六年春予來知是州值年穀登人民安官府
無事暇日介二三同志游雪灘登垂虹亭望太湖三萬
六千頃之塊扎洞庭兩峯峙立於西吳溟衆水會流於
東湖光山色之澄懷魚村農市之溢目而風景若是之
勝也且地靈則人傑其間豈無賢人君子生於斯時斯
世者乎言未旣儒服朱子誠挾所編松陵續集長揖而
進曰子盍爲我序之余觀其集中人材彬彬有隱君子
者有稱先生者有懷才抱養者有出而仕者煥爛在目
皆能以詩鳴於時其優游忠厚之氣藹然見於詞意之
表則明人倫厚教化移風俗於是乎在夫豈徒哉嗚呼
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吟咏性情而
得其正者始可與言詩豈若嘲風咏月之作抽黃比白

之語誇綺麗而銜名於一時其於詩道之助也何有昔
范文正公見王安石明妃引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
在相知心直詆之曰今日背君父恩者皆合其說此所
以壞天下人心者也其惡之之嚴如此先輩謂文章不
關教化雖工無益余以詩亦云子誠編集未艾必有采
詩者出則予言爲益信宜勉乎哉因書以冠諸簡端是
歲龍集庚辰二月望日朝列大夫平江路吳江州知州
兼勸農事兼知渠堰事干文傳序

甘泉祠禱雨記

鄭元祐

吳槩以水爲國東出而爲吳江州郭低窪人烟聚落於
浦澂之間左江湖雲濤烟水其爲神龍之宮靈怪之
宅尚何異哉自非神龍依人以著靈而人托龍之麻以
爲命則其四封之內呼吸而沼之者無難也州之東行
涉江湖而爲梁者相望獨第四橋之下水最深味最甘
唐陸羽所品第六水也世傳有龍居之州人卽橋北水
之中泚置祠享焉謂之甘泉祠其來久矣至正三年夏
大旱禾焦就槁時高昌粟雅實理公爲達魯花赤憂心
惻然乃宿齋戒致情祠下再拜稽首爲民請命昭靈觀
道士富恕用其教法役神召龍煉鐵符投橋下符入而
雷自水起元雲四垂雨卽隨至公驚喜以手加額曰神
明不遠如此哉船迎龍水至州署有赤鯉躍入船中雨
旣告足卽昭靈醮謝迎牲祠下合樂大祭以答靈贖州

遂有年於是州民驩然曰吾州依龍以爲命故水旱必
禱然未有如我公孚合響應若執左券交相付者先是
公嘗爲泗州長天久雨公賤詞請於上帝曰甘減一紀
之壽祿願起百姓於泥塗詞焚而雨霽公之臨政愛民
至於不惜身命大抵如此至是州民請紀其事作甘泉
祠禱雨記至正三年五月初吉遂昌鄭元祐書

吳江州官題名碑記

張天英 下同

在昔官府書聯事之姓名者所以記歲月識臧否重黜
陟垂不朽也凡爲天子吏天下之民休戚繫焉吏循則
民安吏醜則民病吏廉則民阜吏貪則民窮且敵吁可
畏也哉元貞銅制陞吳江縣爲中州秩正五品官六人
當是時已嘗樹題名石於聽事矣五十餘年人物同異
千古之下毀譽隨之昭昭然其不可揜也夫有官守者
可不慎歟高昌那海公長是州有德政官當遷乃伐石
刻名如前人故事俾來者知所懲勸云至正七年四月
吉旦清河張天英記

至正石塘記

吳江居具區上游其地濱湖故築隄塘以爲保障唐穆
宗朝刺史王仲舒爲橋以達道路宋紹定間提刑吳淵
命知縣李椿重修之自馮圖入國朝以民衆陞州又五
十餘年矣州長那海公至州之明年乃謀諸僚友曰爲
政莫大於安民安民莫急於水患由長橋而南至平望

延袤四五十里風濤衝激日夜無休置郵慮危官具修以數則民多受其累予甚歎然將築以厚完之必鎮之巨石然後可對曰斯塘之爲民害也久矣或巨浸颶風小石皆爲之漂蕩官日修治因循塞責朝暉夕傾皆虛其費自省郡及州之官屬往往有志於斯卒無成議今賢侯爲吾父母有子民心以化其下下之人曷敢不竭忠以報方今朝廷弛佛者力役使出財以助里胥衆皆義公之爲顯盡輸其財以樂成公家事使我子孫將爲無恐矣公大喜知州孫公嗣達聞之亦喜而贊相曰嘗聞佛者以善誘人而信從者衆官府使民民勞而功半公然之遂招空山小山清溪獨芳四僧至堂上議皆稱善命胥三人謝珍俞立陸文應掌財用出入吏二人何宗善劉景泰掌工事材器名物而書其數凡日成月要及執事者以聽於四大士焉明日祭白龍祠下卜人占之曰吉卽經始實至正六年四月也昔公治湖州知彼官有餘石至是請於省府遂得三千餘板當是時天無淫雨水不揚波五穀大熟吏廉而司會計者公無私四人又篤行其道不避寒暑與百工分其勞市價備值均給無少損故無不盡其心力總其費爲鈔八千餘錠石工五萬四千佐其役者倍之塘基崇丈其廣丈四尺有奇其修一千八十丈相其地勢輒城水竇以疏橫流凡爲竇一百三十有六衆皆矍然曰誠亘古未之見也旣

訖工復構室道周曰丁亥庵居有道行者以守置田若干畝歲積其入爲後人營繕計不費官不役民農不違時有司不煩其政田里人不知有隸卒而大事克成以爲長久之利使人人履坦道而踏春臺微明公善政何能致若是哉七年春二月落成立石門於南浦亭之南鄉表之曰至正石塘所以識年號從民望也是日公大宴賓客官屬與百執事百工賞與有差文武賓士咸歌詩獻酒以爲公壽且曰天將成一代之偉績必生一代之偉人吳江公偉人也上世高昌氏祖父皆社稷臣公自中書舍人提點資乘庫出治中興郡今爲是州嗚呼石塘萬古當與吾侯之名同萬古也咸願刻石以彰厥美而系之以歌曰震澤之陽兮吳江之州雍熙之世兮逢此賢侯受天之祿兮憂民之憂視民如子兮爰始爰謀易險以正固兮周道孔修行道之人兮罔弗悅懌民今無患兮繫吾侯之力蛟龍在淵兮毋瞞我石垂千萬歲兮繼禹之績至正七年前將仕郎開城州判官張天英記

樂記 吳江州學大成樂記

按周制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樂合聲故凡釋奠必有合也其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是已故月令仲春上命樂正習舞舍菜蓋學校禮樂所由出小有舍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於學校習舞與

聲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吾夫子以聖人享南面王儲歷代尊崇禮頌之辨情文之備至於今莫之能尚也唐貞觀間太宗以文治然其廟享聖人兼用齊典禮僅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而已繼後開元間釋奠始用宮縣之樂至於故宋崇儒右文可謂至矣然春秋上丁釋奠東序上戊釋奠西序雖登歌有部至其用樂不以軒縣而以判架兼不設舞位先儒謂有歌而無樂非古人習樂合舞之意也遂乞釐正以表尊崇至考唐之儲君釋奠於學鐘磬在篋箎絲聲在絃匏笙竝陳祝歌合止賁鼓間作瓊篴和鳴具有成式禮將陳叶律耶儗伏舉麾則承和之樂作登歌則肅和之樂奏雍和舒和悅人心而娛神明者其爲樂可謂盛矣今天下路府州縣莫不有學其所以尊崇聖人者冠衣服章殿寢陞階顧已純乎王者之禮矣若夫廟樂八音蓋猶有取乎虞廷之韶箎豈不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氏不可及已吳江之爲州也雖於吳爲南北津要然州治出乎江湖之上風濤之所掀播魚龍之所出沒而州學迫里市之隘在垂虹橋之南廟享聖人既有著令學宮與廟雖皆具至於廟樂則猶缺焉至正十二年州達魯花赤哈迷里氏札牙進公以奉議大夫來監是州旣建戟門以大廟制遣命樂師選學之彥肄習廟樂甫及暮而樂大備自凝安曲九變成章與八音竝奏而無纖毫敢畧者廟樂於是告完

蓋公之來是州也適寇犯隣境州民憂惶而公能鎮之以安紓撫之以仁厚橫滑從化姦寇伏誅民旣大和乃能以其餘力重製廟樂樂成奉議大夫西夏郡趙伯不花以守令選來尹是州同知金剛訥昭信哈質承直判官王那海敦武桓哲鑲穆爾從仕當作事提控案牘錢維賢都目陳濟頤能與公同志叶心興學造士州本澤國其人士之美者來遊來歌觀感廟樂以矢其音况當大比之年其爲世用必矣若夫琴瑟在御笙歌間奏且將見蛟龍鼉鼉秘怪水獸與仰秣之馬出聽之魚咸感化於廟樂之盛者而况於人乎况鬼神乎至正十二年癸巳十月吉旦亞中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許從宣記

吳江州學記

蘇大年下同

松陵廟學距治東三里風雨寒暑晨夕跋涉學者弗以爲便至正十九年趙侯下車庶事畢舉修飾廟學輪奐一新別於城中創新學中立夫子像與燕居之屋旁設日新時習三齋爲大小學以居學者庀工於己亥之秋落成於是歲之冬役不勞而事皆完美朔望拜謁春秋釋奠則會廟下以行禮延致名士爲學者師日出而師生會日映而游焉息焉執經問疑正席講道進退從容中規合矩初不知戎馬之在郊四封之多壘也嗟夫世道日降學政不修爲民師帥者方且以簿書期會爲勤

以賦稅徵科爲務以鉤距發摘爲明於世道人心畧不
之講使爲其民者無以觀感興起懷私狹詐訟獄日繁
俗之弊也久矣趙侯當倥偬之餘首先學校其爲慮不
亦深遠乎夫天下林林而生者皆人才也薰陶漸染以
化其氣質磨勵振奮以進其學問游泳涵濡以養其德
行表倡推擇以壯其氣節則人心一於所向因其固有
之善而盡力以學得有所成立以資當世用可必也諸
君游處於斯其亦知爲己崇實學進德居業以克副師
帥之盛意而馴致於才之成也哉侯名仁字伯壽薊郡
人同僚相其事者同知鄭恕判官郭鑑劉克寬提控案
牘鄭義都目鄭珍孫禮也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蘇大
年記

對甯氏納田新學記

至正二十年春吳江州尹趙君伯安以甯氏故宅創新
學甯君復以二十八都投氣渭田二十五頃納諸新學
資贍廩給於是吳江學校教養之儲大備予聞而歎曰
有教有養聖王學校之懿政也教而無以爲養則學者
不得一意於學以克底厥成故畫井授田一夫百畝餘
夫二十五畝士不與焉豈非學者居則食之於學仕則
祿之於官培植煦濡俟其成德達材而後徵之於大用
與此三代人才所以爲盛而後世邈乎其不可及已國
家承平日久守令率多以虛文取具學校之政漸弛一

且用兵振武日不服給幸其不至於廢墜足矣尚何敢復修崇振舉如往日全盛之時也哉趙君出領一郡獨能區區以興復斯文爲己任郡之賢士大夫如甯君者又從而克相其成非偶然也且吾儒以正誼明道爲本未嘗有求於人非如異端邪說以禍福利害恐動一世愚夫愚婦劫其所有而掩歸於己也獨以趙君表則倡率於其上於是甯君親感興起贊襄終始如不遑已豈非天道人心之至理終古而不可泯絕者乎彼俗吏乘時以掎克爲功而鄙夫壘斷以吞併爲能夫何與於學校此又在所不論也蓋有學有田教養斯備則學校興而人才盛人才盛則禮義明而風俗美其所關係於世

道者大矣安得天下爲守令者皆如趙君爲士大夫者

皆如甯君尊聖學而正人心樹名教而化流俗其庶乎

禮教修隆

一作明

人才輩出復奚患夫三綱淪而九法斁

哉雖然趙君之爲力至矣甯君之處心厚矣士之學於學者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從容安處如家居然孰非二君之賜也苟徒飽食終日泊焉遊從無營是則賢使君之所以教養吾徒賢士大夫之所以加惠吾人其所望於吾屬者果何爲哉聖賢德業人能勉焉俱可至忠孝大節人能守焉俱可立治平大業人能用焉俱可爲此方謂之善學此方謂之人才而後有光於學校有補於治道克稱夫賢使君與賢士大夫之願不然以逸居安

食爲當然以假途借徑爲得計則亦不足謂之人矣抑
吾聞之天下之治本於人才人才之興本於學校夫修
復聖王之善政必自學校始而論東南學校之興又當
自吳江始大年嘗以文爲使君記新學矣感歎之餘復
爲記新田本末俾刻石以告來者趙侯燕人名仁字伯
安廉惠有才幹所至政績可紀其知吳江綽有古循吏
風而修崇學校一事尤爲可書竊君懷慶孟州河陽縣
人推忠宣力定遠功臣太尉金紫光祿大夫魏國武宣
公孫曰普曰壽初竊君將以田納之於學有沮之者竊
君疑而質之於其親湖州路知事趙君季文慨然曰君
何爲義之不勇也計利害義小人常態君其安之乎竊
君意遂決趙君名渙信都人廉吏忠簡趙公心遠之子
也若夫田之廣袤封畧租之出納成數詳石碑陰此不
煩載至正庚子秋七月前翰林院國史編修官趙郡蘇
大年撰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三

撰述八

集文三

吳江縣新建三忠祠記

明趙鈞

吳江城東之橋曰垂虹上有亭俯瞰太湖近接三江爲東南勝槩前監州的斤海牙所建歲丙午冬燬於兵明年春知州曲阜孔侯下車欲經始未果又明年秋政通人和百庶具舉遂命工興役逾月而畢亭去三高祠密邇一日侯瞻眺有感乃毅然爲伍太宰員張中丞巡岳鄂王飛像而奉祀焉榜曰三忠祠以爲三高泥塗軒冕全身遠害固士君子之所尙故聞其風而貪夫可廉三忠扶顛持危以身殉國尤人臣所當爲故聞其風而懦

夫可立然使在位人人如三高之見幾孰與共理其國
哉要亦各從其志而已考夫員之忠吳飛之忠宋並保
障東南巡忠於唐雖遠在睢陽而蔽遮江淮其功皆甚
大矧自前代三高得祠茲土而三忠獨闕使人不能無
憾故於亭之成遂設像爲祠且俾鈞記其事嗚呼三忠
以文武良將竭忠報國向無姦臣之譖員必不至見殺
吳國未亡不有強鄰坐視不救邈何以陷唐室未至凌
夷若夫宋雖南渡而中原父老日望恢復使無權臣妄
主和議飛必不至見殺國將還於故都古所謂身在國
安身亡國危三忠有焉惜乎生也不幸死得其所此心
一揆異世同符相望於千載之上雖死猶生有志之士
蓋深悲之侯是亭殆有三善表良將以勵臣節重名教
也尚忠烈以敦薄俗正風化也繼述古跡不爲遊觀之
所則又循良之能事也有是三善奚容不書遂識歲月
梗槩刻諸石以告來者洪武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初吉
儒學訓導大梁趙鈞撰

分湖賦

陶振

釣鯨生朝發蹤乎東海夕歸抵乎西都遇茫茫之大澤
勢滔涵乎太虛以爲洞庭耶則屬樓不見翬飛乎黃鶴
近山不見翠列於蒼梧以爲彭蠡耶則瀉不見銀河九
天之瀑布而障不見屏風九疊之匡廬於是東覽三泖
西瞻具區然後知其三吳之巨浸厥名謂之分湖是時

也日落蒼灣煙濤平蕪恍東山之月出遇鄰舟之老漁
停桂棹而揖予曰吾將告子以分湖之得名衍子以分
湖之大義子亦樂而聞之乎是湖也兩界中分南北無
虧其南也則千緡之無盡其北也則百弓之有餘故南
其半爲嘉禾之境北其半爲松陵之墟湖之得名其以
是歟故老相傳信而不誣原其始蓋具區之溢出而旁
匯於此瀟然亦安知其不濫觴乎崑崙之頂泄瀚海而
來尼闕者耶乃若微波不興一碧萬頃如青銅之爭拭
似白練之平鋪颯風倏起長鯨怒呼拔銀山之千尺卷
驚濤之雪如觀者不覺心戰而膽慄頃刻碎行人之轆
轤其產則辛夷杜若菡萏珊瑚大貝之寶明月之珠春

水桃花之飄秋風蓴菜之鱸白頰奪淮西之風味紫蟹
剖吳下之膏腴又有魚鱗之屋水晶之居其源莫測其
奧莫窺搆波神之窟宅作馮夷之幽都月白風清似或
聽廣樂鈞天於縹渺雲消雨霽恍若見金支翠旂之有
無或有凌波之仙子豈無騎鯉之仲夫玉宇生涼則足
以稱純陽飛劍之渡綠雲曉漲則足以供漢陰抱甕之
軒散落霞錦光於蕩漾濯殘陽紅纈於扶疎昔杜少陵
空有羨陂之樂會未至此一觀李翰林空有郎官之泛
曾不及此一窺故凡遊乎此者自有以得其樂又何必
渡黃陵而遊赤壁隔滄海而望蓬壺也哉雖然此特其
槩耳若夫地靈人傑同德相符則有陸龜蒙之苗裔陶

弘景之從徒天遊子學周乎載籍六一翁道究乎精粗
雲樵先生之磊落采芝逸士之清靡是數公者莫不韜
光於草澤混迹於樵漁披羊裘於風雨恣綸竿之卷舒
一棊不肯却澗水之戰一箭不肯射駢城之書仰高名
於辭漢之巖子慕清風於去越之陶朱悉能葆清光於
治世處高明而不污彼其人蓋南州高士之列孰爲誕
而爲迂若是則今之分湖不獨有異芳奇物之產神仙
巨靈之宅抑且爲浙閩人物之淵藪東吳學海之歸墟
也語畢老漁鼓柁波間倏別而去飛玉龍之一聲卷輕
濤於別浦折風木於太湖八百之西灣不覺七十二峰
翠鸞之掀舞紛落葉以相鶻灑蓬窓之急雨起而視之
時夜將半斗闌干月已墜海西丈五矣於是叱湘妃捧
硯命洛神展素授長杠大筆於青天蘸蟾窟九秋之清
露想老漁所述之前言蓬寫爲分湖之賦

吳江縣重建漁樓記

桂宗儒

吳江東南巨邑也四明柳公臻來丞是邑之三年政平
人和百廢具舉惟漁樓工侈費廣而味暇及邑之父老
陳景祥等進告於庭曰漁樓一邑之壯觀而政令之所
關也圯壞越二十餘年矣久莫之舉邑民竊嘆茲欲鳩
好義者構之俾官不費財民不苦役敢請縣丞公會議
於同寅王公懋本馬公驥僉曰善遂允之尋白於大府
暨按臨大臣亦然之遂命匠鳩工營於舊址之上於是

輪財樂施之士肩摩踵接趨事赴工之民蟻聚雲集不
半載而落成朱堦畫棟高插天半雕簷翠桷照耀日月
則度越前制遠矣至於形勢之據吳淞而瞰太湖引江
浙而俯姑蘇洞庭諸山映帶左右烟波雪浪撼乎几席
此一邑之巨觀也會不嘉業公來尹茲土既喜其有成
又美其壯麗也於公暇登臨而嘆之曰不惟有以縱其
觀覽實足以玩心於高明宣情於鬱滯以舒暢其政治
也樓之建有補於世教也大矣不可無記遂命使致書
請文於余余惟譙樓古制也白皇都至郡縣皆有之所
以具鼓角憑高警衆其聲韻感慨激烈以肅官府之號
令限士民之休息然而肅號令限休息者鼓角也寓之
於鼓角者政也政平訟理邑無不寧民安物阜官無進
稅於以見絃歌比屋頌聲滿途其鼓角之瀏亮皆由政
之所發也豈徒恃其樓之壯麗聲之感慨激烈而已乎
當今聖明在上四海清寧正士君子汲汲修德蒞政之
秋若夫萬籟俱寂之頃夜氣方清之初耳靈臺之靜謐
聆梅引之嗚嗚足以清其政本之所自出嗚呼聲者政
之所發也故曰聞其聲而知其政今因其請遂詳書重
建之始末俾有考云正統元年夏五月行在翰林院修
撰董溪桂宗儒書

同里先哲記序

吳驥 下同

吳江有地名富土後人以其名太侈因析富字之田加

土上改名同里今爲同里鎮民淳俗厚貿易最盛宋元以來尤多名家盛族迨聖朝更化地接神臯春育海涵羣生成遂故儒紳士夫彬彬輩出而功業聲光爲時所尙或出而仕則能布德施仁民受其惠或處而隱則能守志勵操貽範後人以及釋老之徒高風逸韻超然物表亦豈讓於通都大邑之士也哉余自童稚時諸老已多徂謝先君子每稱其人之善爲訓比長游鄉校僅見其間數人皆以斯文之事見許聽言觀行亦足以啓迪良心旣而登仕版踰三十春官僚過從聞見雖廣求其嘉言善行可愛可慕如吾鄉諸老抑何渺耶今幸致仕而歸將尋舊盟而不可得杜門養痾行跡殆絕向之所謂僅見者其骨皆朽蓋有感於余懷嗟夫先哲有善而不知非知也知之而弗傳非義也是皆吾輩之責豈容自恕而泯沒耶然尤患乎文獻不足無以考其言之詳但述吾之所知分爲四類紀其姓名而書出處之大略以傳於後吾鄉晚進能於此而求之必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天順元年丁丑春二月旣望里人吳驥自序

吳江社學記

三代盛時自國學至於家塾無往而非施教之地自元子至於凡民無往而非受教之人自八歲至於十五無往而非敷教之時則其成德達材爲當世用固有其本矣我聖朝稽古定制凡在郡邑旣建儒學以儲俊秀而

於鄉里又各設社學以育童蒙此其良法美意豈異乎
三代之時耶吳江爲蘇望邑密邇上都治化宜先表見
而前令怠於設施故社學未遑議及成化改元御史天
台陳公選奉命督學南畿巡行我邑睹茲未備乃命邑
宰安陽韓侯榮國之得隙地一區於縣治左詢諸父老
咸曰昔元至正間知州趙伯安嘗建州學於此今舉是
役不亦可乎侯乃屬幕賓王君耿董其事卽舊址拓焉
中建講堂五楹東西齋舍各三楹繚以周垣峙以綽棧
廣十四尋有二尺袤八常工旣訖來徵余文以記之余
惟人生有性教之在初特患處之無其地倡之無其人
耳今司憲者能倡之司牧者能承之則吾民之獲游於
斯者可謂幸矣自今以往尙當講明先儒之格言蹈迪
往哲之懿範將見禮義聿興人才輩出未必非今日建
學立教之所致也

松陵驛記

陳用貞

昔者地官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所以待朝聘
之官若今之館驛卽古之候館也洪惟國朝混一寰宇
稽古爲治內自京畿外至邊鄙水陸館驛之設其規制
宏遠超越前代萬萬矣吳江爲蘇州之屬邑在太湖之
濱當水路要衝使客往來晝夜不絕在吳越時有吳江
驛居縣治之南至宋紹熙間又有南北驛爲國使頓宿
之地在今北門外俱已廢爲民居元人於長橋立吳江

水站設提領一員管船三十隻又於北門外立吳江馬
站亦設提領一員管馬五十疋至洪武啓元之初裁革
繁冗乃於江南學宮之左枕三江口而立館驛額曰松
陵設官置吏以司送迎驛丞楊春始建屋宇而侈大之
後官於是者亦因陋就簡補葺隨時歲久風雨震凌幾
不可支浙江桐廬孫麟氏由藩臬從事來爲驛丞恐其
日就頽朽使客艱於舍止乃具實達於上司遂撤其舊
而重修之前後廳堂左右兩廂暨房庫庖福之所凡二
十餘間復樓其門門外有亭一座東西立迎恩懷遠二
坊高明爽朗煥然一新視諸往者尤有加焉其材料雖
給於官而規畫措置悉出於麟肇工於天順七年九月
訖於十一月舟楫器用牀几衾褥之物靡不完美與夫
所儲廩餼執役人夫亦莫不精潔齊整或經或舍於此
者坐以安寢以寧有如歸也麟以斯驛創建有年沿革
不一不可無言以識其實屬余爲記余惟昔晉文崇大
諸侯之館春秋美之今麟克勝厥職復能增修驛舍以
侈聖恩嘉惠往來之客是亦可書矣於是述其始末俾
鑿諸石不惟使後來者知所自而亦以見我皇明大一
統之治垂之無窮也天順七年癸未冬十二月吳江縣
儒學訓導東莞陳用貞記

重修長橋記

梅倫

太湖擅三州之勝吳江爲百川之宗其縣城則臨江湖

之匯焉沂江而南僅里許曰江南市屋櫛比當郵驛要衝往來所必由者也然則跨江截湖如履平陸俾人人免風濤之險者孰不有賴於長橋耶予嘗考之矣漢唐以來橋未始建宋慶曆八年大理寺丞知縣事李問縣尉王庭堅始架木爲之甚便於民名曰利往南當作兩地

有匯澤底定二亭中立亭曰垂虹而世併以名橋元泰定元年木腐橋敝州判張顯祖重建易木以石南北鎮以四石後猥迨至我朝洪武壬午縣令蔣奎復加甃甃民尤便之迄今七十餘年狂瀾衝激石剝洞欹成化辛卯都知監右少監福公承上命鎮浙東道經吳江慨然興懷捐金百兩與前郡侯買公爽議曰長橋將圯及時新之事半功倍侯方欲進言適致政方伯宋公彰來會亦曰橋梁王政之一事良不可緩侯深然之尋命縣令王公迪任其事令精白一心首倡寮屬捐俸以助方築隄堰水鳩工鑿石而少監如浙賈侯亦以內艱去費甚繁而未就歲壬辰今郡侯邱公霽行縣興廢舉墜德政一新謂令曰橋不可久墮其亟成之令復規畫其鄉邦好事者出金助役從者如歸時則有若奉敕巡撫南畿都憲畢公亨綱維庶政監察御史鄧公銘振揚風紀咸與旬宜激厲令由是提調益弗懈巧者殫技勇者效力乃撤其舊易以青石危欄穹洞煥然可觀長一千三百尺有奇爲櫺六十有二仍其舊也二亭廢已久垂虹亭

巋然獨存復於亭之後築基壘石砌屋數楹以爲賓旅
憩息之所則董役義官申俊屢諫出貲以成之也歲癸
巳六月橋始完令走書徵予文記其事於石予惟橋之
新也非爲遊觀之美實有利民之功自非仁人君子孰
肯存心於是哉洪惟聖明輔員之廣星軺日騎往來憧
憧與梁徒紅何地不達矧斯橋爲東吳名勝尤所當務
者乎宜乎內外諸臣協心同德不費於公成此美事誠
可謂有功於斯民者矣其視以乘輿濟於溱洧者相去
何遠哉若曰橋之修否非政之所先因循歲月以待其
敝則其所費不貲而民之病涉將有不勝其患者嗟夫
是橋也南通閩越北接常潤豈惟一邑之人便之而四
方之人無不便焉豈惟今日之民仰之而後世之民無
不仰焉歐陽子有曰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
至於殆廢後之爲政者尙體斯言而葺之未必不與天
地相爲悠久云

詠巫序

史鑑

吳俗信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是聽祀神禮巫之費不
可勝記富者倒囷囊貧者鬻田屋弗惜也故巫日肥而
民日瘠雖衣冠之家亦習爲常莫有悟其非者成化戊
戌馮侯朝京師歸知巫之病民也以爲不治則日深乃
下令名捕其魁得若干人悉寘於法餘皆逃奔出境由
是邑中之誑民者戢矣嗚呼自異端妖妄之說興虫豸

之氓狃於耳目之習利害交戰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
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亦溺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
躬蹈其迹者甘心而不悔良由不達死生之理不明福
禍之機而天理卒爲人欲所勝故耳間有守道不惑者
羣邪反從而姍笑之致父不得以慈稱子不得以孝名
夫婦不得以義而與也其在民上者或昧而不知知而
不卹卹而不能行宜乎其肆行而無所忌憚也斯正孟
軻氏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
矣今侯之是舉蓋欲息邪說正人心哀民窮而憫天命
其於死生禍福之說一不動於心豈不真大丈夫哉諸
凡長民者聞侯之風苟能充而廣之推而行之則天下
生民之困庶幾瘳矣某成童時嘗聞諸長老言國朝將
置衛太倉大爲屋以貯軍儲守期率民財有林推官者
獨建議毀郡中淫祠足之有識者以爲快嗣後數十年
間惟陳侍御能去學宮之祀非以理者此外無間焉然
則豪傑非常之人世何其少也自非知足以不惑仁足
以能愛勇足以有爲烏能與於斯昔西門豹令鄴能投
巫於河以破河伯娶婦之說鄴民至今受賜而褚先生
記之亦得附太史公之後以傳今侯之視豹其有異乎
其無異乎安知吳江之民受賜不自今日始也但無爲
記而傳之者耳某故叙其事以俟有如太史公者焉

重修垂虹橋記

錢溥

成化十有七年歲在辛丑暮春之初重修垂虹橋成橋
舊名長橋在吳江縣治東里許濞太湖所流三郡六縣
之水注三江以入於海書所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是
也然水無所泄必有震凌之患人失其濟恒多阻溺之
虞則是橋也實據兩浙八閩之衝驛使遞轍者由焉南
北輿販者往焉蓋要地也橋袤千有餘尺下開七十二
洞跨鯨波之闊聳鰲背之峻人行其上第見洞庭諸山
出沒於烟霞縹緲之間而東駛諸海日夜不息真勝境
也歷歲滋久崩墮日甚行者病焉去年冬巡撫御史高
唐劉公魁過而見之召治縣者修之工鉅費繁未易規
復其邑有故義官屠屨之妻趙氏聞之撫其遺孤承宗
嘆曰而父積鉅資以貽汝兄弟今汝兄已歿汝安能獨
保其所有耶命孫壻周禎告於縣曰幸毋顯於官毋擾
於衆願自爲之庶揚夫名於不朽保幼孤於有成於是
縣達於公公喜曰以一嫠婦若此非有烈丈夫志者不
能令縣官禮於其門獎勵之蘇衛指揮楊端董治之周
禎則稟趙以酬應之鳩材庀工籌議克合乃出白金千
餘兩經始於其冬不三月邇復其舊煥然維新衆乃請
於公願立石以紀述公曰吾聞春秋常事不書此修橋
亦常事也奚容書獨以彼稱丈夫者多保利獲義雖至
死不悟而趙乃能之宜書以爲積而能散者之勸余乃
嘆曰此雖一事而數善并焉公能使民以義而加夫勸

人之禮趙能捨財取義而存夫保幼之仁况端與禮內
外謀合上不負公之托下卒成趙之志皆得牽連書之
後之有事於斯橋者寧不視以爲勸乎詩曰諸水乎漢
匯成其區靈潦泛溢東海是趨輦石爲梁橫亘天衢軒
豁呈露閭測端倪垂虹中斷病涉艱虞繡衣使者不言
自乎感茲孀婦善保其孤一揮千金維新是闕塊丸典
造廣袤範模龍翔虎伏玉砌錦鋪工甫三月雨霽虹舒
勢控湖山秀歛堪輿檄奏書傳如履坦途如矢斯直曾
不少迂勒石告成有永不磨

古塘義塾記

莫震

家塾黨庠術序與國學皆三代之制所謂家塾者非家
自置塾也塾乃門側之堂之名合二十五家爲闕而置
塾於闕門之左右擇闕內致仕之有道德者爲師以教
其子弟焉朝夕於斯藏焉修焉遊焉息焉非仕則不離
乎塾也此所以人材盛而風俗美歟後世惟州縣有學
而又拘乎額數社學則有名無實所以俊秀負願學之
心者無從而入焉而多資之家可以合二十五家爲塾
矣如鄙各何有餘則飾亭館置歌舞甚則莊嚴二氏之
廬以觀非望之福孰肯拔一毛以利人哉吾鄉有姚芳
氏其字景春家吳江之蒲圩爲人謹厚有禮好讀書士
論偉之嘗病鄉闕無講學地因卽所居之近古塘之西
荆學舍一區中爲堂翼以兩廂敞以外門而庫庖庖涵

與夫器用之需罔不具完延士之賢者以主師席凡鄉
闈子弟自童蒙以上悉聽來學而免其束修割私田八
十畝入塾充費又慮學徒之病涉也特建橋以濟之扁
曰古塘義塾乃求吾文爲記以垂永久予惟古之家塾
有教無養今姚氏之塾可謂有養矣而未知所以教者
何如古者三物教民以六藝置六德六行之後夫子教
人以志道據德依仁居游藝之先則其本末兼該內外
交養可見矣今之教與學者爲能卽是而求之德行以
立其本文藝以備其用使士有恒心家無殊俗達則著
爲功業窮則安於道義如此其卽三代家塾之意歟雖
然義者制事之宜人心之天理也塾以義名豈直美觀
已哉必也始終此心始終此舉一身行之而使子孫繼
之則義風所被不獨漸漬於一家而且潤澤於一鄉後
人聞之將必有興起者矣是爲記成化十八年壬寅秋
八月旣望賜進士奉議大夫福建延平府同知邑人莫
震書

重建鄉牙橋銘

有序

吳洪

吳江尹陳侯秉鈞來蒞吾邑之三年政平而人愛悅邑
衝之前有橋名州橋久圯行者病之侯乃以豐歲勸衆
有力者爲之民不勞而功修成惠於民也實多其橋名
未易也成化癸卯五月六日夜風雨交作侯二鼓就寢
夢神人衣冠偉然揖而進曰子爲斯邑令一下車民無

凍餒百廢具修是橋之建爲民千祀之利也但橋名當
易吾爲子告焉子嘗覽郡誌乎是邑儀門舊有亭名獬
豸廢久而名存子以斯亭名各橋不亦美乎侯答曰獬
豸乃神羊能觸邪古人取以爲御史章服之飾是邑鴻
碩顯榮之多將兆於茲也神人聞之大喜而去侯覺驚
異筆其說以書來京囑予銘之余邑人也知侯爲詳侯
以鄉貢進士除是官有清白操毅然有爲人不可干志
在爲民省力屢遇威權不少避侯之大節不可及矣士
論偉之咸以遠大堂侯也况今聖天子簡賢任使凡在
郡邑有異能者悉詔補侍御侯之建橋而神假夢如此
固爲吾邑之祖超遙將先符於茲乎神之靈不妄也今
將爲銘以鏡諸石使後人知是橋之名由茲而立是橋
之建由侯而始侯之澤茲邑將與橋同久矣肇工於成
化某年春某月畢功於某年某月侯名堯弼太和人銘
曰

猗歟吳江鉅於吳東陳侯之來憂民若惻室家胥悅歲
屢獲豐乃鑿白石乃建飛虹民不告勞千夫率從神乃
假夢語言從容有亭獬豸載郡志中乃爲神羊一角如
龍無邪不觸無佞不攻易此名橋足振儒風侯乃橋首
禎兆是崇橋由此名法云朝宗乃期是邑俊髦烈轟致
身執法接武登庸孤忠直節威躋孤公我侯超擢兆先
此逢神之嘉惠亦罔有窮賜進士出身南京刑部郎中

邑人吳洪書

石湖叙情會詩序

莫震

古之人嘆浮生之易過惜歲月之難留必宴飲以序其歡娛歌咏以適其情性獻酬俯仰之間有更唱迭和之意焉若王羲之之會蘭亭白樂天之會香山夫豈好爲逸樂哉蓋難遇者時也易踈者情也因其時以叙其情自有所樂此達人君子之志而世之汨沒塵埃奔走勢利與夫遊佚荒醉之徒不足以語此然則能以詩酒交歡而不失其正如古人者幾何人哉予歸石湖擇親友之賢而有禮者相與結爲叙情之會每月會於一家所陳者山肴野蔌所談者詩書仁義而聲色之娛奢靡之奉不用也所謂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者歟因取陶靖節寄東軒春醪獨撫之句分韻賦詩詩成衆謂不可以無序余惟君子之樂豈苟焉者哉非其時與非其人皆不足以爲樂也今也遭逢聖天子在上四海雍熙而八人者又皆志同道合得以叙情於優游無事之中豈不可樂樂而形諸詩樂之至也然君子不可以徒樂繼自今以往會而又會祿議舉行藍田鄉約之典以成吾鄉風俗之美不亦可乎皆應曰諾遂書以爲序八人者成邁庵元鎮張清隱彥安沈彝軒粲吳懋庵紳許南里浩張西溪澗張坦庵溥其一震也皆石湖人成化十九年歲在癸卯季冬吉旦歸田七十五翁莫震書

重建綺川亭記

趙寬

有能生乎百世之下追仰乎百世之上修其遺蹟導其
流風使旣廢者復起無闕者有聞茲豈非尊德樂善忠
厚之至而有益於鄉邦有補於名教者哉吾鄉莫舍村
爲吳中勝處石湖湯湯匯乎其左橫山蜿蜒環乎其右
其間人物之美非他處所能及宋參知政事范文穆公
成大別墅在焉知某軍事莫公子文世居之元則有兵
部員外郎竹堂先生薛公某國朝則有蘇學訓導寄翁
先生朱公應辰知軍七世孫戶部侍郎禮荊州知府張
公瑾瑾弟南村處士琦禮部主事李公鼎侍郎從孫延
平府同知由庵先生震仕者聞於朝隱者聞於鄉信所
謂地靈而人傑者哉村有新川亭文穆所建也文穆號
石湖孝宗嘗御書二大字以寵之於是繞湖俱築亭館
名重於時綺川其一也廢已久矣今國子學正鱸鄉先
生旦由庵之子侍郎之四世孫也父喪旣除以年之將
至也遂有終焉之志俛仰桑梓出入丘麓訪逸而搜奇
撫今而懷古慨然嘆曰山川如故也四時日月如故也
而昔人安在哉其負大名者固不朽然其間赫然於一
時泯然於後世者比比也百年之餘簡冊不紀鄉里不
知不幾於草木同腐者乎而其所居之地雖人所知指
爲勝蹟者亦且鞠爲黍田葦園荆榛瓦礫之場可不大
哀耶於是卽亭之故址翊而新之鄉之好事者多樂助

馮旣落成遂以次序列文穆而下諸賢設位奉之蓋略
取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之義且圖所以可久者謂寬辱
在門下宜有記嗚呼若吾鱸鄉豈非所謂尊德樂善而
忠厚之至者哉蓋不獨前人賴以自見而後之學者亦
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表章旣往激勵將來先生之用心
不旣深矣乎遂繕石而書之以昭示乎後之人弘治
六年四月二日邑人趙寬記

同里社學記

史鑑

吳江之東有市曰同里舊設征商之署邑大夫金侯請
諸朝罷之因其址以建社學弘治八年春命里人顧寬
董其役越三月學成壬子侯帥博士諸生與大夫士之
仕而歸造而進者釋奠於先聖先師禮也事竣大合樂
以落成之邑人史某請紀其事俾來者知作之所始其
詞曰惟茲同里距江帶湖聚落屢居實盛於厥初商貨
駢馳肆爲買區開局置吏以籠商稅匪曰利之抑末攸
宜盛衰靡常嗟日就於涼昔焉貨藏今焉牧場昔焉買
舍今焉草野凡厥吏胥求濟其稅率羣行匄取日罔於
利抉剗剗剗利盡商敵川舟斷行市肆盡閉公私交病
罔有攸濟維金令君聿有隱憂謂此不去民病曷瘳告
於御史御史應之以聞於天子天子曰都惟爾言是俞
乃省吏兩章還之於京以其廢址俾作學宮繼以周垣
奠以講堂門廡齋舍靡不中程爰聘儒先以養堂士俎

豆於是詩書於是誦聲洋洋禮容踰踰侯來視學遠近咸作觀者從之填郭溢郭謂昔之地惟利之計鉤錙較銖如火之方熾惟吾令君是艾於今茲邦向義之方誦詩讀書如水之成章惟吾令君是營舊志作榮誤今從史集吳江洋洋此特一方專而不咸民能亡望我告來者侯將徧舉舉必有初繼之以序伐石鐫詞其放於茲以亡忘緝熙侯名洪字惟深世家於鄞

重築吳江城記

王鏊

大盜南窺三吳騷動鯨奔豨突人莫自保而城居者獨晏然恃以無恐時蘇之屬縣無城者四崑山嘉定常熟吳江初以撫巡移文皆欲築城爲保障而凋敝之餘公私罄縣相視莫敢發吳江尹蕭君九成獨曰吾其試爲之吳江故有城始自吳越王鏐而拓於張士誠國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見兵革城日就圯君召匠計之費以萬計君曰吾其試行之時城之西北殘堞頽墮尙存十之一二而東南已爲民廬君諭之一旦遷去君且行且度丈絮尋計手摩心畫卑高廣狹各有度程已而裁減均徭節省冗費勸獎巨室共得五千餘金曰是亦足矣乃量田賦役民各受分霽則歸之圯則坐之於是民競勸無敢怠工必堅無敢窳始事於正德癸酉二月至九月壬午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爲門門之上有鼓樓以警昏曉有戍舍以扞寇偷傍有水門以通舟楫

高廣皆如其舊而壯麗過之於是吳江父老請余記其事夫城以衛民也而築之費且勞則反以厲民且因以興誇况當久困之餘乎此有司所以相視而不敢發也君獨能自信奮然不顧爲之績果有成財不費民不擾人知樂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蓋深於愛民勇於興事其籌之也審故慮慝無自而作其持之也堅故浮言無得而搖其履之也親又公且均焉故民樂趨事而忘其勞也夫天下固有大有大於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尙何事之不舉乎城之役春秋屢書之予安得而無紀也飲其役者爲縣丞趙源清

重修儒學記

周用

下同

嘉靖二年開州王侯紀以進士來知吳江縣事三日祇謁先聖先師禮成周視宮宇歲久滋圯慨然欲嗣圖之越明年賦平惠流民知嚮方百廢具興於是教諭費君寧與訓導彭君彥從吳君欽寧言於侯曰惟士有常業業有常所今也或以不得已舍其常業從其父若兄惟公賦出入是司是故學雖建也幾於無人焉卽有人而學宮乃如是其壞也將無所於業亦猶無學焉爾寧也實蒞教事其敢不以告侯曰固吾志也且縣之爲百里者五令無擾乎民而已矣豈其役之繁財之絀至於是哉明日獨諸生父兄之不能役者若干人遂有事於學度材徵工蚤夜並作肇功於是年四月明年十月告成

爲日凡五百則自大成殿而兩廡戟門靈星門名宦鄉
 賢祠又自明倫堂而講堂兩齋廡舍爲楹凡若干敵者
 以新危者以立植之者彊斃之者堅抗高益深巍如廊
 如陟降俯仰一切改觀其咨議獄爲之專費出補助之
 煩程督勸相之勦材用藝事之良咸謂數十年以來斯
 舉盛矣費君丞請記侯之功侯不可曰凡吾所以從事
 於斯者固將以歲月致德論藝而觀其成夫豈一日二
 日周旋於絃歌俎豆之間者爲哉會侯以治行召且夫
 費君疏其事之始末論於用曰惟有宋大儒朱子嘗記
 吾鉛山之學則舉吾邑父兄之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
 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子故遊於
 斯而邑人之德侯又子之所親見也宜有所稱述豈慎
 以紀侯之功抑亦慰吾二三子者之父兄之心用惟國
 家郡縣所在立學以養士蓋期以治經藝明道德賓興
 其賢者能者列於有位以化成天下追配古昔若夫振
 作造就之道則惟良有司是賴苟非其人名存實亡幸
 而有加意者如侯所爲不啻足矣今侯則不知已之將
 去此而猶眷眷焉有作人之心則其所以風厲遠近而
 輔成吾君之化理者宜施之無窮費君亦不以侯之且
 去欲圖其功以永存則其所以率先邑人之子弟以承
 侯之嘉惠者必將底於有成夫令之於邑師之於學校
 父兄之於其家蓋有上下相成之義焉誠使令之道行

於邑師之道行於學校父兄之道行於家則其爲教也
聲氣之感應禮義之漸摩相與辨其志達其材輔翼之
以適於道將必有可以語夫上達者出乎其間况於所
謂文章事爲者乎若人也固用之所願見而幸今日有
以自託焉者也况於其人而有不知其所自者乎侯之
功於是乎遠矣庸書之石以俟是役也縣丞湯君殷聶
君鳳主簿徐君欽馬君琰典史張君良保有相繼經始
贊成之勞法當備書使後之人咸有所攷焉

三江橋記

太湖之水由三江以達諸海吳江爲縣實爲二水之交
自築隄以利漕渠水之經流於郭之南者其勢益東迫
而奔激昔人橋於其上則值兩堰之間稍旋折而西植
木甃甃僅以就緒夫其立體也以圓不以徑則其取道
也迂其須材也以木不以石則其爲力也庫於是風濤
之所震撼泥淖之所委藉鞫之者或不以時往來者則
不容不每告病矣稽諸載志以前不可知自元泰定以
來至於今未之能改也有明嘉靖丙申台州僊居林侯
來知縣事政敷澤溥遂舉廢墜爰及是橋之役工以費
侈告侯曰吾嚮睹夫隄之西其土中礮確宛宛者非石
也耶因發荒裔得石大小細糲合其率凡十五丈遂下
令經始一以聯石從事乃矯枉以正其體乃絕流以當
其衝廣益其舊五之一長損其舊三之一列其趾以四

銳其端受水潦也啓其空爲五高其中便舟楫也肇工於嘉靖十六年三月是年六月橋成度材書庸不愆於素川浮陸走讎呼相聞侯論於余曰是橋曰三江實惟古之名也古不可以不志也余曰信矣按夏書禹貢曰揚州蓋言揚州則舉吳矣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今太湖也蓋言三江入則震澤定矣信矣其古也雖然君子之所謂古者不獨以其名以其人以其道焉爾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於是益求得其人焉侯之爲是橋也隆如也繩如也不仍其庠不徇其迂夫不仍其庠非厚之道歟不徇其迂非直之道歟厚則固固則事得其真直則易易則物得其情器成而義彰迹著而心喻於是可觀侯之政矣豈惟治一邑創一物濟一時也乎哉推而極之王道直而民生厚所以弘濟天下以古人之道者固於是乎在是故不可以不志也侯名應麒字必仁嘉靖乙未進士於時儉佐縣丞尙東震扶桂清主簿陳棟皆克相其事者并書之

知縣題名碑記

嘉靖己亥夏余以命來吳江也說者曰天下之賦首吳會吳會之賦首吳江事叢如蠟而民習如蠟厥維要以衝哉故令者往往敗而稱險艱焉奈何余曰蘭根白芷以滯而失馨豚魚雉鳥之微猶可爲德化病不能爲令爾令無不感矣故天道不竟晦而人心匪終沒修身則

官弗亂循理則治乃成此太史公之所以爲名言也矧
吳俗清嘉士崇訓典季札言偃冉里先生之倫靡不遺
有古義而蚩者以神用紛者以靜求命不可忤也志不
可撓也難不可強而避也物不可逆而揆也聖明如今
天子之國乃獨負其有造已哉是故爰賤以事則科須
之淵固將以近自黜也於是以一廉百順扁勒之省覽
焉情沮訛於峻立而不無紕繆也於是以端已平物扁
勒之省覽焉平易極而節度損民猶之割剝也於是以
節財愛民最要扁勒之省覽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於是邇余而上得十有八人以嘗假吳令者之氏址名
籍勒之貞珉於便廳而省覽焉初則遽遽然繼則惶惶
然要之神會如何爾槩委曰敗無是也是故有石則惟
某創某軌惟某刊某徹惟某某轉移惟某某弓休惟某
可炯戒惟某可藝法畫而覽焉宵而思焉覽而討覈焉
思而合并焉高山景行嚮往之則不無臨淵水以自知
醜惡者矣雖然巴渝不能與雲韶比節格之異也鴛鴦
不能與騏驎齊衡材之懸也力有細鉅行有淹速拙者
泥文巧者入太愚者滯著知者妙悟余於往哲人之烈
勳標表竊有志焉而縛於材格之莫能埒也已竟將何
禪於民與事哉於是乎記之石以待來者

吳江學義田記

朱舜民

吳江爲東吳望邑學宮獨占奇勝然考縣志未有田也

嘉靖辛丑御史候官舒公來巡徧訪學政適今御史光州喻公令茲土協謀振舉會有富室攘民田千餘畝公廉其實悉歸之中割三百畝充學田以養士謀未就已而御史候官周公繼至欲成之復苦民逼官通告許不已壬寅予適承乏於茲深惟三公嘉惠後學之意大懼不能仰稱乃議還其直以償官逋民乃心服乙巳秋始克以其田隸學宮而以義名焉個人有冊會用有冊歲除上供之數凡士之貧而衣食未贍者有喪未葬者嫁娶未備者皆給焉他如朔望較藝之需科貢送迎之費凡事可以義起而士不能自給與不能自盡其情者悉於是乎取之劑量轉輸並以成籍中有司不得更易靡縮雖謂士之恒產可也若夫三公及予待士之意與士之所以自待則有出於義田之外者

吳江水考序

沈啓

東南水政有書更何考焉考者考吳江水也吳江奚考蓋源委之要緒洩之樞也何言乎要樞夫東南之水源者天目委者東海相距數百里間濛洞澎湃而值其中爲吳江吳江邑也邑之西窪而廓如者爲太湖承受源水之來邑之東紆而蜿如者爲吳淞江導引委水之去太湖不能盡容也亞而爲湖爲蕩爲漾爲堰爲潭爲坑者二百有奇皆翕受而分瀦太湖之不盡者也吳淞江不能盡引也亞江而爲川爲瀆爲溪爲浦爲河爲港爲

渠爲涇爲澗爲衝爲浜爲洪者千計有奇皆連絡而分
洩江之不駛者也東南之區莫是窟焉故曰澤國而邑
當夫交會之衝苟有小水囊納獨先他郡邑是以歲之
豐凶民之利害國計之講伸恒是乎繫節宣之法可泄
泄焉夫古聖人之憂水也曰昏墊曰阻饑及其治之也
決江河淪溝澮後先有序大小不遺要其終底於績也
務與居務粒食務成賦中邦而後已修不修之間天下
治亂所從出也而肯忽乎哉我國家列聖以來無不重
農官修水政初責守令繼總撫臣小漉必除微壅必浚
共享豐阜百有餘年久而守令弗違從役也添設倅丞
撫臣難親細勞也添設水部或憲司於是撫節郡邑各
有所委水之利害不入於心矣官水者未必皆不舉職
也每以節費汰冗疏而革之必待大浸方請復設彼暫
差者客也帶攝者寄也修節宣之政以爲豫遠之圖者
誰歟無怪乎民適曰積督稅之使時遣而歲不能復命
也嗚呼水政修奚遺爲哉夫湖承於源者賴堰壩之節
也或崩或占奔潰日注而無掣江洩於海者在汀渚之
決也或窪或葦架涸日淺而不通猶之人也口鼻浸灌
不停膀胱壅滯不洩胸腹能不脹蠱以至於斃者幾希
矣余歸田數年躬睹鄉國之艱掌故不存後將奚考爲
輯吳江水考五卷凡十條條間爲箋庶前賢之心與政
不至盡泯若以不合於舊或陵谷移形名號易故猶水

經之不同於職方職方之不同於禹貢勢則然已司農者執而裁制之斯編或不至覆護也噫嘉靖甲子春日江村七十四翁沈啓序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三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四

集文四

重建大浦橋記

徐師曾

吳江爲縣當江湖之交自築長隄以來左江湖湖水東流入江以達於海其間泄水之道不下十數而甘泉爲最鉅厥後甘泉日微則水南出八斥大浦港怒而東奔昔人嘗架木作橋其上以瀉之然口隘水湧西風發舟經其左輒覆溺死者不可勝數嘉靖中海寧安國寺僧文玉來授句讀於茲土目擊其事謂人曰吾力不能疏甘泉之淤翁能廣大浦之口以免覆溺乃與其徒守清虔心募施會有錢宗德者見而義之施捨之外復貸

白金若干鏹以贖其費而徐責其償石工鄒板鄞人也亦願茹素以效力於是買石僦工撤舊木闢浦口而改建焉爲楹七長十有八丈廣一丈一尺費金八百兩有奇經始於嘉靖二十五年四月至二十七年四月而告成事已而文王大懼廢墜乃檄余記以詔後人余惟佛氏雖東西分祖南北異宗禪律殊教而其大要不適以寂滅爲道以清淨爲本以慈悲爲心以饒益爲務以方便爲業至於持經誦呪以誑愚俗而利其財則末世之事非佛之本意也文玉爲其徒乃獨業句讀建橋梁以濟人而不爲末世之所爲豈非能遵其教者哉先是文玉嘗建白龍橋蓋得余同年今刑部員外郎吳君子寧爲之主其苦心勸建不一而足而往往歸功於吳錢二氏譽之不容口易稱勞謙文玉殆近之矣吾聞錢嘗爲吳氏養子稔聆家訓則其輕財好義蓋有所自云

吳江縣重建公堂記

嘉靖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知吳江縣安邱李侯遷梧新作公堂成其僚縣丞王君良慶李君鶴樊君文光謁余而言曰是惟我寅窠長公之績垂諸永久我有樂石旣斷旣艸幸爲我記之余辭弗獲乃爲其文曰惟我縣治據邑城之東南更創迭修凡歷數侯以迄於今四月丁巳屢氓弗戒於火延及公堂一夕而燬侯方引咎責躬而士民則以爲適然之數侯惟興復是思而士民

則以爲必不可已之役於是聞於憲請於郡咨於僚屬
暨合邑縉紳耆舊僉曰宜哉遂以某月某日經始越百
日有奇而告成事聽政之堂右客之次燕休之所財賦
簿書之府悉復舊觀而閭閻壯固則稍過之民但見工
之成而不見役之及已也蓋其取材於垂圯之庾取力
於鄉兵之隙取費於失火之家不足則里出夫三日訟
出銀金以繼之而公帑民錢不以及焉宜乎成之速而
民之說也余觀春秋築作必書重民力也而定之役斯
干之役則詩人又播諸咏歌非以謂一切不可爲也今
天下州縣之署當改爲者不少然卒因陋就簡其故何
哉蓋世固有廉吏矣不幸而有墨者往往假典造而濡
染其間以是大吏疑而不信而謗讟隨之故其末流使
人避嫌畏譏雖有不可已者亦退讓而不敢議噫其甚
矣侯爲人惻愍不矯激以近名又不善候迎人意以求
說獨其閭閻之政有足稱者如革賓儉省供應減費馬
減空役簽總計息訟爭數事皆有實惠下於民而其大
者則以廉潔不繙爲本吾意侯凡有興作大吏亦必信
而不疑况今日之事乎昔魯叔孫昭子在晉凡所館者
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至今垂美簡書侯居
三年刻日赴召而猶汲汲茲役不欲貽勞於後人亦庶
幾昭子之用心矣余又聞被火之夕侯坐門下戒僚吏
徙獄囚移帑藏斂圖籍凡政之大者皆無亡失此又見

侯倉卒應變之才而區區興復不足多也敢并及之是役也李君專董其事而王君樊君間亦相之主簿陳君舜適至亦共落成典史段君迎登暗厥始終法皆得書以詔來者

吳江縣重建總牧倉碑文

倉廩之設所以儲田賦稽出納慎防守以供皇朝之用者也吾蘇財賦甲天下屬邑凡七而吳江獨稱雄焉乃其儲備之所建置不一或渙而無統或隘而難容邑乘具存可按而論也正統末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始卽北郊三里橋西隙地營焉拓址百畝移諸倉而合之名曰總收於是渙者一隘者充規撫次第裒然改觀矣顧其時編竹爲圍歲費修營民尙未便成化中合州馮侯衛來知縣事乃建廩四十六區爲廬四百十有四楹堂寢門垣悉仍文襄之舊而闔敞壯固垂七十餘禩其功良偉嘉靖三十四年海夷入寇廩被燬者七區嗣是風雨摧剝官司移用姦頑侵削傾頽殆盡余每過其地而嘆焉以爲成之難而毀之易也越八年而沔陽吳侯一本爰采衆議請於撫按兵臬郡國諸公撤其圯而新之更作者四十有三區區十二楹堂寢祠宇門垣亦皆補葺爲費三千一百二十五兩有奇取諸執役於官及廢材之鬻於市者以充而厯井之民略聞焉經始於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落成於是年九月七日雖其壯麗不

逮往昔而數年奔走餽饋之勞一旦稱息肩矣耆老蕭
隆輩實督是役乃具始末徵文勒石以告後人余嘗念
馮侯之功而求其紀述漫不可得心竊疑之詢諸父老
則謂沮於流言之故嗟乎心跡之難明久矣當馮侯繕
造之初被草萊治垣屋費實不貲而議者遂以染指加
焉何言之易也意其輕用民力或不能免而因招物議
歟若我吳侯今日之役下而謗議不興上而猜疑不作
則侯平日冰蘖之操揮霍之才使然也使嗣是者以馮
侯爲鑒吳侯爲法歲修月葺毋俟其大壞而後圖之則
斯役也垂諸永久而勿勞矣此勒碑之意也吳侯爲政
其良法美意甚多茲特其一節耳然碑爲是役而作故
他不著且侯異日頌去思者刻焉

吳江縣重建四橋碑文

自南津而南至於徹浦有隄長九里曰石塘又自徹浦
至於平望亘三十里曰官塘二隄截太湖之流通道南
北爲竇百餘以洩水勢而其湍激汎濫之處不可竇者
則必架梁以濟蓋吳江澤國也又當孔道人跡旁午仕
宦商旅之出其途者雖必以舟而牽挽之役非橋莫藉
故橋梁視他邑特要若萬頃甘泉徹浦得勝其尤要者
也前此三橋易石以木蓋諱於力之弗逮唯得勝以石
而邇年鑿隄架橋亦隨廢涉者病焉嘉靖四十二年
御史長樂陳公奉命再按江南行部至縣見病涉者爲

之惻然乃謀重建會太僕少卿深陽史君來謁聞其議
願獨四十金助役公復斥贖鏹以贍之而委其事於縣
令沔陽吳侯於是四橋一時並建遠近相望壯麗堅緻
視昔有加經始於是年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四方之
人謹然稱便而邑人之稱便尤深且樂夫工役之不已
及也夫陂障舟梁先王之教也三代以來皆用之而周
人之法最詳及周既衰則雖賢如子產僅行小惠彼豈
以爲細務而忽之哉良由王政不行除道成梁之法久
廢雖賢者亦莫克舉焉耳今之時去古加遠國典雖存
而長民者漫不之省其勤勞締造往往出於縞黃之流
吁可怪也且夫御史之職與利除害而已橋梁雖細獨
非利民之一端乎顧世忽爲無用而公獨究心民瘼縷
縷及此况其大焉者乎異時操持政柄其所設施豈不
賢於子產乎宜吾民赴闕疏留而至再不已也工旣竣
吳侯樹豐碑於津口欲紀成績以詔後人而屬筆於余
余諗公之政久矣識其大者而又嘉其不遺乎細也遂
不辭而爲之文俾鑿諸石若吳侯之祇承憲令悉心經
畫又是役之所由成也法得附書其廣袤之數經營之
費助役董役之人則具列於碑陰云

文體明辨序

文體明辨六十一卷綱領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
目錄二卷通八十四卷撰述始嘉靖甲寅春迄隆慶庚

午秋凡十有七年而後成其書大抵以常熟吳文恪公
訥所纂文章辨體爲主而損益之辨體爲類五十明辨
百有一辨體外集爲類五明辨附錄二十有六進律賦
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輯旣成繕寫貯藏
以疎正於君子乃原撰述之故而序之曰文章之有體
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爲堂必徹爲室
必奧爲臺必四方而高爲樓必狹而修曲爲筓必圓爲
篔必方爲簠必外方而內圓爲簋必外圓而內方夫固
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識
者鮮矣况文章乎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
篇其經緯各三

風雅頌爲經

賦比興爲緯

此蔡氏

謂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
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
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云夾雜要亦聖
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
問政止於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
之辭而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
至若以叙事爲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爲叙事者

又叙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溫厚今以儷語穠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辨當愈嚴此吳公辨體所爲作也會成童時卽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爲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幸承師指授謂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以爲準則會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缺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緝居瑣垣然退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家居積累成帙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應世用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旨固無戾也是編所錄惟假文以辨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後有別爲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竝弗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闕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內不能辨而外爲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錄而附焉萬曆改元癸酉三月

吳江水利功成碑記

三吳水利屢壞屢修無一不厯宸慮然考其議論之紛

經畫之詳昭財力之靡詘功成之大小與夫志之有行有不行則存乎時與人焉耳嘉靖甲辰後闕焉弗修由是水患類仍歲數不登公賦日邁民生日蹙識者憂之今天子冲聖深惟邦本軫念吳農命官之請簡命御史林公專董厥務時公方巡視下江虔奉璽書按行郡縣惟我吳江踞江湖之交會水道之咽喉視他處尤急周爰相度咨詢羣策而以獨智斷之知吳家港爲太湖東注之口也於是首浚其淤知長橋南北兩灘爲湖水注匯之區也於是斥私占之田令復其舊而窪其中知雁山湖爲通江入海之道也於是開隘掘洩引其中之蓄聚而瀉之析爲兩流其一東北行由吳淞江入海其一東行由黃浦入海咸得所歸已又浚三江等九橋修石塘開百竇疏南北運河以利漕舟又葺長橋疏兩灘積土以防復隍乃稽古典選太湖神祠重建三忠三高兩祠及垂虹等亭凡諸造作次第典舉其數土以方計之爲三萬二千一百有奇其夫庸以兩計之爲一萬二千九百有奇其塘竇橋亭祠堂木石瓦甃工匠之需爲金一千一百四十八兩有奇其經費盡出蕩戶財力兼輸悉從民便推才幹者若干人以董之而齊民不溢及焉以萬曆五年十一月庚寅始作明年四月壬辰告成至是而吾邑水利無不興矣公猶以爲未也勸治田六事鉅梓以頒農畔使自相養蓋公於是時焦勞勩勩

晝夜不遑寢處故能綜理周詳人樂趨之不半載而秦
績苟非天災歲罔不登自是貢賦可充生養可遂以稱
我皇上援拯吳民至意於乎休哉其在他郡邑別自有
記是舉也協理則巡撫都御史胡公執禮贊襄則巡按
御史胡公時化郡守李侯充實綜理則縣令王君一言
分區督率則署教諭陳君文燦縣丞萬君鳳至張君家
喻主簿李君三省陳君球典史劉君遇明震澤司巡檢
張楠至於考圖指說裨益講畫則周生大部也曾嘗聞
父老云三吳治水惟正德役最巨費最多迄無實效噫
此其故難言之矣視茲功大費小一勞永逸相去何如
哉縉紳士庶僉謂宜有刻石以紀厥績縣令王君以命
曾辭不獲乃書其顛末而系以銘辭曰吾邑庫墊湖水
所趨下流弗落水溢厥居兩灘之交淤爲畦畛私其膏
腴水道以梗吭隘乃閉孰洩孰容氾濫狂奔害我三農
天子厘懷聖書下敕憲臣祇承夙夜靡及爰誡臺司以
迨郡邑會議協同罔吝財力斥廢占田臺右帑柔除害
舉利要在啣喉啣喉旣通吾邑斯又遂導下流望海而
逝乃條六事播告羣農勞來勸相毗庶歡從繫公之功
惟帝之德稽首勒銘昭示無極

吳江縣修學記

周大章

學在松江之南四面控湖左三江右七十二飛虹江浙
之水中會於此後引笠澤諸湖之水環遶如帶此學之

大觀也文襄周公忱建學以來弘治戊申始議修葺廉
憲趙公寬爲之記嘉靖癸未再議修葺恭肅周公用爲
之記當時文章政事亦爲一新甲午羅田張公明道作
令始講濂洛之學刻小學書近思錄於黌宮祀程門三
賢於震澤一時士子翕然知所向往往沾濡旣深科第相
望壬子鄉試中式得七人明年會試復得六人弟子溢
四百員人材之盛遂爲蘇郡七邑之冠學歲久傾圯日
甚淮康喻公時南昌鍾公崇武在邑所給田稅贖金權
貯須料癸丑之夏署邑貳守馬平余公元移檄首事今
縣令安陸楊公芷式圖厥成自大威廟至靈星門次明
倫堂至泮宮坊咸徹而新之於敬一亭後作時化射圃
二亭以考德莪啓聖廟後分鄉賢名宦二祠以崇祀典
制增於舊由是江學煥然矣夫以三十餘年之廢墜經
營不踰二時貲費不滿百金民不知勞財不妄用修復
開拓雖庾庫庖廩固不綜理蓋程工敦匠協力秉公三
先生更主相之而區畫督勸巖先生之勞尤著孔子曰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至於程氏則曰古之仕
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爲己爲人之間內外義利實相
乘除若夫牽合割裂以爲文而無益於實用驟至顯榮
侈於自奉急於謀子孫且惟日不足能勿爲州里災害
足矣奚暇及人也黃廷堅未爲知道且曰文章政事乃
其粉澤要須探其本根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章之

吳江縣志 卷五十四
所以受命於師與區區講學之所建聞者在此願與同志檢身及物以仰副我國家養士之典并張公三先生教人之意三先生者分宜嚴公規涪州張公禹臣安福謝公立敬俱清才粹德善作人匪特修學一事而已敬書之以詒來者俾勿敬

吳江修城碑陰記

春秋書夏城郟譏弗時也江城之役始自甲寅六月備倭也倭內蝕殘創兩浙城多被陷江城瘠薄我侯不欲煩民疏募諸士大夫家爭出錢築之保國衛民忠義所激也侯以鄉官鴻臚寺丞吳君滂主經度以本學教諭嚴君規稽出入民不勞而事畢舉工半浮議外搗役人內潰故城雖完風雨輒崩敗計踈而工虧也城完於其年臘月遽延於今始能記之侯被召也迺今徵文於致仕郎中吳君涵君常致書於章言所以鐫碑之故章以書答曰次泉楊侯厥功偉矣瑞巖曹侯立鋪平街遂完故場今鳳閣李侯修舉廢墜日無停驂其功且倍於昔向使慎之於始一勞永逸何以煩諸公若是哉故曰今人但知登高可賦寢息不驚而不知當事者之力蓋爲諸公發也噫邑城瞰江以水壑隆較之湖形反高驟風水溢波濤浸淫入城西水悍疾尤甚沿城馬路僅三四尺不壘石築土障之復禁遠近盜湖爲田者使水有所洩則可灌可嚙其禍當不止於今之崩敗屢修屢復焉已

也知其山川利害任疆場之責也慎毋爲越俎云嘉靖
辛酉五月朔周大章撰
贈周禹川禦倭序

成事者才善才者誠才滿天下而事不立豈才之不足
哉所不足者誠也必誠與才合內有真實不妄之心外
有奇偉不羈之氣窮乎由是達乎由是能文能武爲吏
爲將乘機應變善其事於不窮矣嗚呼天下而無事也
奉法循令夫人皆可以自顯天下而有事也非才且誠
者孰能有濟乎哉故伯宗智矣無以庇身而趙文子退
然若不勝衣竟弭楚人衷甲之變張華文矣弗克存晉
而杜預之射不穿札者適能窺敵制勝諸將莫及此無
他才之誠與不誠也不歷險阻在廐皆良驥不試鋒穎
在匣皆莫邪不值時艱奇傑亦猶夫人而已矣若禹川
者其殆誠與才合而非可以浮華之士例之者歟癸丑
之歲余承乏松陵蒞政未幾倭寇大肆不靖而松陵適
居水陸要衝然無兵可衛而求有兵之用無糧可恃而
求足食之謀吁亦難乎其爲力矣於是賊自崑山青陽
港雄烏合之勢將逼我東土其漸不可長也而先發制
人又兵家之所貴君是以有陳湖之師海寧遠寇突入
吾界或曰窮寇莫追不知熟吾道路險易彼且生心矣
君是以有張家村之禦賊寇剽掠金闕之外來自江邑
舳艫相望或曰歸師勿遏不知以逸待勞機不可失君

是以有石湖之捷賊猶不悛被浙之崇德深入內境以
來蕩播我南土然彼師久暴矣不一懲創能無玩乎君
是以有黔湖之戰此四役也斬首凡若干俘虜凡若干
獲弓矢器械凡若干倭夷不敢遂越江城以犯府治錫
山以北大江以南皆得安堵以松陵爲之捍也蓋攻之
於陸我兵所短攻之於水我兵所長行乎所長而廢乎
所短用武之要經敵愾之大略也而禹川翊贊之力居
多其功不容泯也已矣雖職有所司者不憚勤勞我猶
賢之而况處優游自適者可易得乎雖無所於紀不憚
勤勞吾猶亟與之而况其樹立者又章章若是乎故余
於禹川竊謂其身處江湖乃心廊廟忠也設策決機動
中肯綮智也盈庭聚議不餘一言敏也堅持雅志終始
罔渝貞也寇至旣無懼色寇退亦無矜容謙也忠不忘
君智不眩事敏不後時貞不絕物謙不失人此五善者
禹川之賢於人也遠矣非所謂誠與才合而能奮義立
功者乎茲余之所以有取於禹川也且春秋之法亂臣
賊子人皆得而誅之今倭夷猶夏其罪罔赦有能仗義
執言以舒華夏之氣豈非今日宇宙之一大快乎不必
在位而皆可爲者禹川素明春秋之義宜其不能自己
也巡撫周公大巡周公嘉君之才能濟世文以飭武行
檄於縣以旌之夫有功必錄固知賊之不足平矣余承
二公激揚之意而占禹川爲國家建萬里之勳行將有

徵矣遂書此以爲贈

吳江縣重建儒學記

沈璟

吳江故有學弗葺殆將圯焉雍邱徐侯元治邑之五年敷教旣洽惟弗葺是懼請於視學柱史吳典房公寰程材鳩工卜日經始屬博士篋之遇泰之漸曰是謂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文教其曰昌乎不惟其一其在國家非此一時迨其來哲進漸而得位爲用者也艮山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夫於山上有山之材而通之以天德於是乎居山之上故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猶有漸焉故曰非此時然也其且待來哲乎泰之漸亦漸之泰具天地之美焉拔茅彙征君子道長故曰其在國

家乎徐侯曰善哉吾幸而親厥成乙酉春二月實始戒事徐侯遂往觀焉屢及於堂皇蓋及於橋門車及於頰水之外於是宮內外由殿及廡及諸門諸緯櫺廊內外由堂皇及講堂及諸室宇悉若更始又斥餘貲創祠祠文昌及后土神成不踰時工不告勞民不知役君子謂是舉也斯百世之業乎博士太末鄭君子俊構李唐君儒闕黃君汝模以徐侯語徵言於沈璟璟曰諾哉緩之其可也秋八月上丁修厥事於先聖之廟禮成諸弟子歷階而升曰士也不力其何羽之能儀上下交而成泰惟侯在矣諸父老進曰野人不善口自吾有知未聞有崇儒若茲者功君侯哉黃君曰叢爾闕竊比鄒魯自徐

侯爲吳士觀也者鄒魯且避席焉闕於何有唐君曰吳則潤矣願以樵李士當侯之波鄒君曰洙泗之本支若其祭器皆在太末矣吳士微侯昌之安得說太末而躋洙泗之間哉徐侯曰此杜史之令也三博士若諸弟子父老之伐也不敏其與幾何抑吾聞之士之學也譬如農夫是糞是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語待時也今天子信嚮儒術厲學官造士莫廣於是旣以啓泰矣士非由庠序雖材弗錄夫庠序者亦士之所由漸也以漸養士士以凌節用其儀僭矣以保泰用士不以君子之道交於上淳矣士也無罪僭詩其罪多士勉之矣以時則無待而行以養則羽成而奮以用則彙征而吉若得志而拔茅漸之爲儀之鴻也在上而美化也以保泰也其不得志而鴻冥漸之居賢德善俗也善俗亦以保泰也保泰一也夫太上爲洙泗道德歸焉耳其次爲鄒魯魯有孔氏文學之遺焉又其次爲闕越斯朱氏之徒哉人其謂爾多士學得其菁華者也天子庸之杜史藉之令與博士寶憑之使人謂爾飾羔雁希泰茅緊國家亦何用焉於是三博士請享徐侯遂賦頌水侯曰吾不堪也諸弟子賦菁菁者裴侯曰請以聞於上諸父老賦南有嘉魚侯曰願相與共之侯乃賦棫樸曰吾儕之在此也非天子之德不及此皆拜而退沈黎聞之遂識之實萬曆乙酉之歲八月哉生魄

吳孝子祠堂記

王錫爵

吳孝子者諱璋宮保公父也孝子母陸幼孀而貧選入給事諸王府已隨王之饒孝子棄家求母者二十年暨得見則母疾已革矣孝子爲刲股活之將至邸三日而卒孝子負骨歸塋是生宮保公吳氏貴顯富厚者累世世至今歲丙申吳之子孫始謀特爲祠祀孝子屬余爲記余詳次其事而知孝之德果通於天也今夫人介然情欲之感其甚至於齊慶覺一死生然不得其所願而死者何限而以史所載孝子之至齧指而動剖肝而活竟鯁鯁至祝堇堇生則何以若是捷哉天道也有天之天有人之天天之天離合應違猶水中之日荏葦障之

或驗或不驗而人之天以毛髮肉骨相屬離以精神呼吸相召取若燧之於日也豈有感而不應者哉吳孝子事類朱壽昌壽昌生不識母日昧昧焉望途而索其所不可知其爲力難而孝子辛苦匍匐仰鼻息於尊王貴璫之手似易而尤難而其卒皆至於得母願壽昌之母優游祿養者又數年理不宜以溝壑死而陸母之得出也距其死三日耳片息之視若有所待而留者使孝子猶得以肉代糜以申其一日之養天之祥孝子甚巧不可謂之不幸也昔者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四十餘年竟不得徒望祭追號以紓其慕思此豈其力有不足哉天子之意侈而匹夫之誠專天固有至有不至

也彼其飢寒暴露足藹口吃憂吟嘒而覺呻吟徙倚側息於宮牆咫尺之間此其一日足當四十年其可以得毋無惑矣今天下太平之日久聖明在宥寡寡孤獨得其所父母子女無生而離析之憂而世多服牛絡馬射功利四方輒去其親而不反顧者比比也豈非人心之天見於迫窮而隱於豐泰歟今吳之子孫方襲榮累富不自詡其門勢闊闢而能追維原本於艱難困厄之時思深哉豈但關揚先德而已乎吳氏之不替也於此觀之矣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國史玉牒總裁奉敕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予告太原王錫爵撰

吳江新築石塘碑記

周道登

下同

上之三十有三礮五月朔邑侯劉公新築石塘成塘修九萬九千八百一十四尺爲橋十有三爲竇三十有七南連橋李北接茂苑爲里八十有八其石約二而成丈博一尺有八寸九分網其博之一以爲厚四其厚以爲塘之崇倍其崇以爲基和之用灰支之用木每尺而支者三以石之厚爲木之圍三其圍以爲修水遞深而遞加率一木而爲五支薪其本末以當庸直計木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三分其木加一以爲石之數二分其石加一以爲石之工佐者居三之一灰三千有四百石鐵

炭索綯直二百五十餘金凡費二萬七千金有奇役始

於癸卯正月十七日主其議而捐俸以倡者曹中丞也
邑二尹西蜀李宗程則督視邑人王郡倅忠則助勸沈
方伯季文則協議沈寺丞環沈僉憲瓚沈孝廉令名與
不佞登則出納父老屠大化等十人則宣力公率千尺
而既其三仞之以既其崇也析之以既其砥也度之以
既其修也數之以既其木之稠也振之以既其木之中
程也凡再閱歲而工竣於是薦紳先生構亭鶯湖屬不
佞記其事夫以堦之積圮歲歲修而益甚曰天子出內
帑贍修築卒未睹片石寸土之績今公不煩官不強民
竭情籌畫杯酒諷勸而事忽大集爲邑永利方事之始
有諷以佛誘者公大笑格其議美哉斯舉其始事也能
持正也其勸相也能設誠也其圖功也能永賴也一舉
而三善備焉可以頌矣公諱時俊字恒甫別號勿所蜀
富順人戊戌進士歷廬江桐城再調吾邑治行皆第一
中丞諱時聘獲鹿人辛未進士吾邑之得有劉公中丞
力也頌曰繫我松陵實惟龍宮震澤騰西吳淞礪東碣
礮電擊滄溟烟江愷茲行旅誰呼鞠窮邇有石隄隱隱
隆隆如梯斯比如壩斯崇金湯綿亘坦道遐邇遇風不
波未霽而虹爰戢馮夷式濟綠釐其來熙熙其樂融融
云誰之賜曰我劉公於萬斯年續禹之功

霍侯履畝清冊序

國家田賦無重於姑蘇者而一郡中吳江尤最計正賦

若兵若役若徭若新增之餉蓋畝四斗有奇而耗不與焉且具區風濤所嚙淤濁所滯滄桑遷變等則更繁緣爲弊孔莫可究詰有腴而賦輕有窪而賦重有無賦之田有無田之賦小民寤嘆而頷不平者非朝夕矣西蜀劉公雅意清嚴會遷秩不果中丞徐公嚴檄舉行而下以空文應卒成畫餅河間霍公之調吾邑也慨然力任懸示講求而碩鼠豐狐素擁爲利沮敗其事蜚語日聞公行之願益堅暴露寒暑窮歷阡陌晝則清丈夜則握籌稍有疑竇參覆再三四履肥磽瞭若指掌匿田隱賦纖悉畢出於是塌者鐫瘠者減而統計所贏普之徧邑向之畝踰四斗者減一升五合有奇分則三十八者酌定爲九凡列條議十有八歛鏤刻頒布俾僻井愚民曉然通知不佞讀而嘆曰至哉公之軫吾邑也夫吾邑之田賦談何容易消之於高下闕狹而酒之於圭豆釜鍾其不清也尙可言也所主者田根而田根可縮所準者會計而會計可漏所信者簿書而簿書可更所別者甲乙而甲乙可互影其不清也不可言也至哉公之爲議蓋縣象於天中而燃犀於水底真子孫百世之利干載所難逢也昔文襄公汝郡賦八十餘萬郡守王公均官民田而一之至今億兆口頌不衰公之議略倣前規而詳密加焉則時使然也夫二公持衡羣有司戮力事猶易集公以一人智力拮据學畫於上而衆口悠悠於下

能慷慨自信且信上官視二公不較難哉雖然不佞猶有懼也往者丁亥戊子間袁職方嘗議減賦矣未幾而格不行劉公嘗裁派剩矣潛去其籍而剩如故減荒之勘始何嘗不覈忽而復熱忽而改荒熟則飽橐荒唯視賄何問田矣夫一事漸允下謀上斷往復揚筆墨爲費勞覲者皮開而箠弄之若乘蜩公卽嘔心而議豈能禁其手足哉安得而不慮也後之良牧有能哀廢屎之積苦伐窶蠶之狡謀循蕭文終之法而守之以畫一子遺之民其猶有瘳乎

履畝清冊序

霍維華

然此非不佞一人之才智所及是一二大老指陳其略宿儒多士臚列其詳二三良友身任其勞數十鄉者分效其力也然前後之事體旣異則初終之人情亦畸在昔則享浮漲新增之利者快而受坍塌瘠荒之害者苦在今則得豁除減免之惠者喜而在陞科加則之列者怨且豁除衝塌不過三千餘畝而新增浮漲則至三萬餘畝德與怨不勝也豁之者皆窮巷無告之民增之者皆有力跋扈之家喜與怨又不勝也通縣得減糧一萬餘石似不爲少然畝不過數合數畝之家歲得升斗之賜爲惠幾何而平昔擁新漲之利者或田連阡陌計畝加額而徵不以爲食毛踐土之當分則以爲加之以原

無而奪其所故有也則感恩與銜恨又不勝也不佞之
在松陵如工人然受主人一日之值卽爲主人了一日
之事與松陵士民原無親疏亦不任怨卽有怨者亦
吾盡吾心吾盡吾職官如傳舍過此以往非不佞之力
所能及亦非不佞之心所能預計而私期之也但同事
諸士與效力諸民則松陵人也誰不惡勞而好逸而不
佞強爲敦請使出而受兩載胼手胝足之苦雖不佞實
朝夕共之然誰非松陵人而此獨賢勞也且見德者未
必能爲諸士民基福而見怨者或至爲諸士民召禍是
不佞先予以不堪之役而復貽以未央之虞也請與後
日之當事者矢而約之可乎通縣此舉有一圩一坵非
出不佞自裁定者如日倘後有姦民生端撓吾成者請
躬詣其處勘之且將他處一則者比勘之不佞卽不敢
謂鎬銖尺寸較量不爽然不至舛錯無當也且不佞及
數十百人兩載汗血鬚霜於郊原之中方得竣事成書
後之君子欲翻不佞之案亦必親履其地而受此兩載
辛勤乃可若猶未之暇及慎無坐堂上而遙憶獻畝之
情形輕爲軒輊於紙上也是役也太僕吳公少詹周公
銓部李公實哲居里中首爲不佞指陳利害而力贊其
成者也太學周季華則時爲不佞討論故實曲達民隱
以嘿弼其缺者也太學陶公亮寤釋先黃元國周存敬
達太和則親與不佞循行阡陌之間宿食湖蕩之上而

躬任其勞者也百姓蘇元愷等凡百二十人則先區畫其坵段丈量其步口具冊簿繕圖形以待不佞之親勘者也然各號之共事維均而一號尤難何者各號之田少獨一號之田多一難也各號一則科田居多而斗則較寡一號則無處不勘二難也各號大率多得減一號獨任受增三難也各號多編戶之小民一號則多巨室大家四難也公亮又一意擔當不少畏避不佞不能不爲公亮深長思矣後之君子尙於公亮加之意哉時萬曆戊午歲孟冬望日知吳江縣事瀛洲霍維華謹識

吳江新編役冊序

趙士謨

吳江賦額以本色計四十八萬有奇甚重矣而賦之外復有役若南北運若輕賚麥折等解戶若收頭其費多者三四百金少亦不下數十金最輕莫如收頭而每收銀百兩亦費至十數金且俱有意外不可測之憂民之苦役更甚於苦賦蓋赴湯蹈火不啻矣最初役法不具論自中丞檢吾徐公公均役以來大都以田之多寡爲役之重輕而籍紳及孝廉文學免田有差其零星小戶役亦勿及焉此近制也吳江之田畝而數之一百十三萬有奇均役之初免田多縮於額內通計不能盈二十萬畝民間花分者亦絕少編役之田寬然有餘北運每名田一千二百畝又貼役田六百畝南運每名田六百畝各解戶及收頭或三四百畝或一二百畝役至六十畝

而止而中家田四五十畝者高枕不聞追呼一時稱便
行之十年其間審編者再而編役之田漸少北運千二
百畝之外無田可貼矣南運則井之北運不必有田矣
解戶及收頭不免編及零星而二十畝以上不能無役
矣蓋畫一之法久之漸以情遷然而以北運兼南運苦
樂均而民無所容其趨避則亦經久可行之法也又五
年復當審編而弊孔滋多鄉紳不能不受寄田浮免額
矣素封之家多借交於他郡邑縉紳詭其名立戶田必
以數千計矣鄉紳物故者其後人往往陳乞於上上亦
借以市恩批答如響遂有因之爲利而戶田反增至數
千者矣人惟恐重役及已則競爲花分千者化爲百百

者化爲十按籍而求民戶千畝以上者竟寥寥焉幾於
無田可役矣邑侯閻濠李公甫蒞事殊蹙額難之旣而
備稽故贖博採輿情斷然謂非法不足以勝情於是鄉
紳之田溢額者富民詭託於他郡邑縉紳者鄉紳久故
而乞恩所免者竝與齊民一體編役而花分之田亦稍
就歸并凡北運及解戶田多者強半竄入免籍中公不
徇情不避怨窮搜於脫漏之餘而役之心良苦而力亦
殫矣旣竣事刊之成冊屬余爲序夫所貴乎刊冊謂其
一成而不可變也語云擘瓶之智守不假器審編何事
顧可舉恭視之斯冊行而重者輕者先者後者曉然昭
揭於百姓五年之內庶無覬覦其間者乎且法未有久

而不徹者中丞之初均役也卽免額少寬不免明開議
寄之門然而各有限制便於士未始不便於民纔十五
年駁駁乎越其等去其禁不至士偏居其便民偏居其
不便不已由斯冊而適之於前以考其異同得失之故
而自今以往末流之弊可懸揣而知矣念苦役之民而
力挽其流以還之均役之舊後此者得無意乎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五

撰述

集文五

藝林彙考序

國朝錢謙益

類書之作昉於六朝盛於唐而汜濫於宋已後迄於今
盈箱溢村連繡架屋左史不能知其讀侍中不能奏其
略承學之徒耳目皆亂邇遑岐路而莫知所適從松陵
沈子開侯珪璋特達博通今古端居多暇弋獵羣流撰
次一書名曰藝林彙考網羅典故苞括瑣碎州次部居
鈎元提要榛楛勿翦則集翠於陸瓊蕭艾必舉則取裁
於郭璞題矣哉經籍之禁纂文章之闢田也書成就正
於彙叟叟告之曰子之書有四便焉便於好學者一便

於不好學者一而便於蒙叟者二沈子曰何謂也叟曰
四部五車津涉則浩如烟海九流七錄披剝則芬如縷
絲吞紙或困於無資閱市則苦其難徧子今濟以舟輿
定其衢街放新豐之犬雞自知阡陌指建章之門戶如
列畫圖推黃香之九宮不須管律步豎亥之八極未出
戶庭由是經經緯史銜華佩寶藏司南之車向方靡惑
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勤學有食路之能臨文無祭獮
之瘁如玉河之寶主譬入海之導師此便於好學者一
也俗學剽賊謾開單踈指米囊以療飢過他家以數寶
一旦貧兒暴富窮子得家泉客之珠噉泣而立成崑山
之玉抵鶴而不惜汲冢之科斗人可編摩河東之篋書

家堪補綴辨豹文之鼠豈必終軍識貳負之尸何煩子
政弱翰三寸油素四尺子雲豈非勞人乎上窺結繩下
窮掌故退之豈非笨伯乎此便於不學者一也老人多
忘歸心空門多聞習氣現行暫伏禪誦餘暇游獵斯文
屠門大嚼實且快意昔人呼書爲黃妳以爲老人嗜書
如稚子之須妳乃可以養生而却老也吾將以此書爲
黃妳安知不若張蒼之無齒食乳而不死乎故曰便於
蒙叟者一吾聞人世載籍皆藏弃天宮七佛之遺書每
同篆籀祇桓之圖經裘逾累百旣已委命於彼聊復津
寄於此切勿利有雜林之苑諸天入此則上妙欲塵雜類
俱至此書卽吾之雜林也取彼欲塵助我禪悅故曰便

於蒙叟者二沈子曰有是哉吾未之前聞也道在稼穡
肄業及之吾徒以爲廣文之蒼叢香山之白樸也先生
則命之矣請書之以爲序

吳江縣均圖均役全書序

雷瑛

人之事君也身焉爾貴賤同也人之愛人也德焉爾姑
息無取焉如有司任一邑固率邑之人以事其君者也
又將令邑之人自爲德於身各爲德於家以其爲德於
其國者也是故草莽之忠曰賦曰役自鼎建以來賦禁
加徵役錫北解民困已紓什九矣但賦之中有役焉如
催辦有糧里也役之中又有非時之役焉如兵臨有夫
絳也松陵地連浙閩騷躑最煩余自客秋下車稔知民

藪迫於踐更半載以內兵臨起夫者六七周且糧里每
歲一編父老痛哭赤子逃亡余目不忍睜心焉如焚夜
寢不寐度其所以則雜役不均之故殺不均則惟圖田
贏縮之故圖田贏縮則惟詭者投籍於豪門花者畸姓
於零戶之故每當編點甲乙互竄田故在也而應役者
獨置田於無何有之鄉已過則潛返及期復輟出不獨
逃役也并將逃賦而額冊之受其減沒久矣且屢接吳
興攜李間客宦有如雲之陌而奸富依草附木工爲影
鶴莫可究詰較他邑甚焉由是黠民千指不及一差役
及中產繼之下戶下戶旣竭遷之朋戶朋戶旣散則誅
之無人之戶非無人也生妻去稚子鬻捐虛辭墓罔知

死所耳嗚呼村里邱壙行道掩涕曾是爲民父母能不悲哉余惻乎思之非均圖均役厥疾弗瘳於是通盤徹算勾稽品劑田浮則抑且勞圖以分之田謫則加且減圖以就之優免毋寧厚挾弊毋寧刻局吏書於私署限晷刻於燃膏躬親黥竄宵月晨鐘勿違也五十晝夜乃訂全書夫而後紳戶且有從裁受役之田而詭者失耦矣單丁亦有因田起役之例而花者喪窟矣緣邑設圖則五百緣圖設田則二千溢幅者母畏於強貴零星者不遺於細小賦無所隱役有所憑庶幾甕牖勿苦摧筋朱門並同披髮而前日之疲者起逮者歸客有冀耶乃或曰子大夫得毋干怒於巨室且均吾子弟也子何其憐於貧者而嚴富人之籍不知予非惡富也愛富也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夫自古一歎而千嗚者皆無聊之役卒也若今不均圖而坐使三江五湖之間連坻若聚莽富人安所得高枕樂邪自役均而純綺峻族咸知事上之義習終事之勞美延於世不亦休乎至若松陵紳士則清且賢蓄田不多多亦能讓此舉實藉掖持導引力焉卽餘田就役寄戶非役紳也亦役田非役人也田固能役人非官能役其田也明而熟計者諒之素矣間有一二豪民貴雄昧智諛譖誣沮或滑之狐或射之蠹予亦何惜半綸以殉窮黎之一燼哉今也圖冊具陳梓以告度以聽知罪不可以無語但爲語今之民曰獨吾

君也歟而忍弗事爲語後之吏曰獨吾民也歟而忍弗

愛按是役始丁酉仲春迄孟夏共事者幕賓於仲達郭清

左氏春秋集說序錄此以書未行也其盛行者序不錄朱鶴齡下

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爲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會孟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倍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蔡公子變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夔子萊子

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夔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爲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益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戾何以示萬世之準繩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略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於一槩就史法言之尙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

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亟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黷強則緇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緇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緇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於樊桓文愛宗國衛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蓋皆隨世變而爲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爲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如是刻覈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耶吾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爲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奧旨相爲發明而近世儒者著論乃欲盡舉諸例而廢之其亦固而不可通也已余爲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注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彙凡數易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於聖人之志與義若何而古

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說刊剗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助庶幾於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

猛將神祠記

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菑患之大莫過螟螣有能封殖嘉穀除其害災則雖其事不載祀典君子不得以淫祠斥之矣吳俗通祀猛將神相傳神能逐疫驅蝗田夫得之夢兆禱求應若影響而年來尤著神號揚威王又稱吉祥王不知受錫何時其姓名於史傳亦無考惟盧熊郡志曰神姓劉因瓦塔而創王荃志又曰或云名銳卽宋名將劉武穆錡之弟嘗爲先鋒陷敵近人王稗登作修廟疏又以爲劉郡王愛弟鄜王者光世也神之爲錡弟歟光世弟歟皆無確據郡志或有所本及考宋史劉錡傳錡有姪曰汜無所爲弟銳者然古時名將往往闔門戮力子弟之功歸之父兄則姓名隱沒蓋多有之安得以宋史不載遂謂必無其人哉錡於紹興三年官宣撫使統制尋爲江東路副總管六年擢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奇兩軍交鬪俱罷令錡並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遊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扈從赴金陵錡之功名莫盛於順昌之捷然職主扈從威著平江安知其弟不嘗以是時從戎斬級提戈立效茲土沒而遂歎其廟食耶其生也官封未

顯其死也名字不彰則欲奮其殺敵致果之英靈爲小民驅蝗逐疫以享千百年牲牢酒醴之祀此亦理之灼然不誣者不得以史文未見而疑之也或以爲蝗乃天災驟而殄之於古未聞是又不然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韃爲文學云此四蟲皆蝗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詩爲證是蝗之可除自古已然矣周禮地官荒政一曰索鬼神鄭注謂求廢祀而修之以宣王之賢猶因旱而禱不敢愛其牲璧是救災之求助於神又自古已然矣神而不爲民驅蝗則已神而誠爲民驅蝗其功且與勾芒氏厲山氏等民之信而祈之祈而祀之也又曷怪焉北郊舊有猛將祠每歲三四月里人首纏絳帕手執戈矛旗纛擊鼓吹簫到羊醮酒相率而祈賽其中曰將以驅早蝗也苟或不虔則年穀不顧成必曰神降之疵癘其事雖出於村童野老之所爲而折之以祭法禦蓄捍患之文與詩禮除蟲禱神之典則大有合焉聖王復興不能廢也余故觀其駿奔而樂之復載筆而爲之記

新修文昌閣記

松陵之爲邑周遭湖泊彌望葭葦城居迫樞烟火萬家以是學宮建邑之南郊在宋時爲隴庵盤野故址又南則爲隴山原田每每地勢迤坦瓜疇芋區爲一邑之利先朝萬曆中有形家言其方直學宮震巽之交宜有以

鎮之惟時邑侯慈谿馮公乃審曲面勢建高閣五楹於其上而奉祠文昌神焉闕去城不二里東西南三面皆控帶平壤北枕龍山湖洞庭西山之勝環映左右遂爲邑中偉觀兵燹以來榷棟傾頽榛莽塞路歲在某某邑子董君基等以比年文事弗興倡議修之崇其像設支其軒楹丹雘有加舊觀頓復因請余記其事余惟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魁建平旦主寅寅於五行爲木位在東方文明之象也故千祿家多祈請焉所謂六星者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也化書言神世業儒上帝使主士籍此因貴相司祿而傳會之也又言神故張星爲張氏子卽周宣時張仲挾弓矢射不祥令人宜子則因司命司中而傳會之且張旁爲弓也又言神卽梓潼張惡子惡子戰沒爲神唐元僖二宗入蜀嘗陰相之此復傳會上將次將之說皆儒者所不道然惡子廟在今七曲山世祀不絕靈爽暴著似又不得以茫昧疑之者夫列星本萬物之精氣幽則爲神明則爲人其理一也傳說爲箕尾安知箕尾之不復爲傳說耶歲星爲方朔長庚爲太白安知方朔太白之不復爲歲星爲長庚耶張路斯自人爲龍廟食類上其跡甚怪子瞻尙爲文以實之况化書云云事應有徵安得盡斥其荒誕哉文昌之祠徧天下而吾邑獨闕何以兆禎符而贊文治今幸剏苞蕭整斷礎煥然一新繼此以往雲章寶

笈歲啓齋宮絳節霓旌時通肝蜜將見斗魁芒耀燦然
長鮮江邑人文稱南國冠豈非不佞某之所齋心而請
命爲桑梓手額者乎若夫闢之面山踞湖雲水萬變宜
曠宜涼可觴可咏此一方遊觀之美而董君修舉祠事
之意不在是也姑俟他日更當就簡賦之

其四 江灣草庵記

江灣草庵者朱子長孺耕且讀之地也震澤之水逕長
橋東北入鼇山湖稍北爲吳淞江亦曰松陵江吾邑之
所由得名也余家江灣在鼇山湖東渚去吳淞江不二
里重陂巨浸幽淑曲隈彌望皆是菱菰羅生菱芡蔓合
漁人網罟之利所在有之其田疇沃以衍其土風清以

嘉從前高賢達士未有卜宅於此者故鄉邑志不載其
地葺菴而居之蓋自朱子始庵之制創自田畯門闢
略具丹漆不施竹簾紵帷客勝而已東偏一小軒稍潔
中設棐几一匡牀一聚圖書數百卷性喜著撰朱墨二
毫未嘗輟擘每睹藻網如織輕僮出游落花成茵鳥語
上下意欣然樂之時復督勸耕奴課其耘耔溝塍浸灌
禾黍懷新歲入雖不逮老農亦頗諳田家之味矣興發
散步湖濱與村童野叟相狎蕩遙望晴瀾浩淼漁舂估
舶出沒荒墟樹杪中指點西山諸峯螺髻透迤浮青送
碧未嘗不拄策忘疲如置身瀟湘洞庭間也客有過而
問者曰子之居有園林池沼之觀乎曰無有有賓朋過

從可諧談者乎曰無有然則奈此庫陋何曰古之君子豈有擇地而處者哉亦安之而已意所不安雖延閣洞門朱堯玉砌未見其適也意誠安之雖庫陋如余居安在不與延閣洞門朱堯玉砌同觀乎天下可私之物必非可樂藏舟於壑夜半猶或失之惟此雲水之澄澹卉木之妍華四時物態之生新變化造物所予富貴不能私也豈惟不能私甚且不能享有一日而遊方之外者乃得以琴書几杖逍遙縱誕於其間今吾草庵之中所考索者皆經史百家古今之義海也所吟諷者非莊列屈宋卽陶謝韓杜白蘇諸君子之文章也將而采擷其英華時而穿穴其壘跡時而彷彿其聲咳衣冠與之揖讓而進退時而搦摩鋸鈍振拂輒與之後先角逐於翰墨之苑圃其爲園林池沼也太矣其爲賓朋過從也多矣安見此之庫陋不足居而必延閣洞門朱堯玉砌者之爲崇麗哉客退遂譔次其語以爲江灣草庵記

復沈留侯論修志書

邑志之不修於今百餘年矣。雖鄉事跡頗備而筆法微欠。史裁魯庵水利特詳而典故尙多失考。好古君子嘗欲起而訂定之。况百年以來人物之瑰奇文章之宏富水利賦役之變更已大非二公之舊不及今擲拾前聞蒐討佚事後必至放失磨滅而不可復求。夫郡邑之有志昉於周官小史由來尙已。史局開纂大者據實錄小

者據家乘稗編然實錄分修主裁非皆良史稗編雜出
採摭或誤傳聞家乘略可信矣而碑誌半諛墓之辭子
孫多溢美之語惟郡邑二志修之得人則聞見真而網
羅備一方文獻卽國史權輿其事豈不重哉又况喪亂
以來故家譜系日就銷亡人事遷移漸趨茫昧及此時
而大肆考求使三百年之典故粲然明備以佐異日良
史之取裁豈非吾黨諸君子之責哉今者郡邑有司咸
議及此徵辟之檄下逮菲才卑力觚稜無所逃命然以
愚過計竊認認不敢直任者一曰田賦之難覈也一曰
水利之難詳也一曰人物之難定也吾邑糧額甲於海
內大奸巨猾叢蠹其中影射那移閃若神鬼兵燹而後
色目滋繁或潛紊其規或盡去其籍昔魯庵先生以名
籍紳領此役攤荒實數究不能問諸總計之人現在於
今日哉其尤甚者官與吏爲市上與下相蒙驗派重輕
全無準則會計增減時有更移私家之詭借逾工賦額
之叠增未已率然登簡後代何觀吾謂田賦之難覈者
此也吾邑爲太湖之會談水利者莫詳於史處士明古
沈憲副江村滄桑旣改故道全非二都南三都西之水
向入太湖今多出湖矣太湖向由長橋逕吳淞江入海
今長橋至麗山湖壅咽不利乃遷蓮而南多從徹浦橋
諸處東入白規江矣土壩之設大阻通流芟葦之區全
壅水脉某處爲上流宜疏某處爲下流宜洩此非汎舟

規度原委何以周知昔江村公修水志必借白丞遊歷四境然後其書若圖始成今洪波出沒水宿誰任其勞輕軻往來裹糧孰資其費若專委區總踈誤必多吾謂水利之難詳者此也吾邑名賢輩出文藝馳行實必核之鄉評事功必稽之宦蹟其間豈無寸瑕而損玉價魚目而混珠光者乎情面少徇則來穢史之譏筆削不私懼有枋頭之憾加以吾輩人地輕微易爲媒孽叢疑集謗誰與證明昔嘉靖中始蘇志之修祝希哲分任人物文學諸傳其時已不無煩嘖賴王文恪公主斷故郡志卒潰於成今謹爲文恪其人哉吾謂人物之難定者此也往例修志必居於館舍資以餼廩給以胥役而徵文考典動淹歲時執簡屬詞勢難促迫萬一人異其懷旁掣其肘中道沮格汗青無期忌口斷斷必將責以受直息事糜費無功前此支給公帑不知作何破除此其獲戾又不止三者之難而已也敝生嘗見如欲猶拾舊聞蒐討逸事莫若私事編纂而不領於官旣可備掌故之役亦可爲名山之藏他日有著作大手筆如靈鄉魯庵二公者出焉則資之以佐採錄此亦不朽盛事而今尙非其時也足下垂問縷縷故敢悉其愚某再拜

國史考異序

夫國史者天下之大紀也而國史之書未

下

作史猶治獄也治獄者一毫不得其情則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寃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實則溢美溢惡而萬

世無信史故史筆非難博聞多識爲難博聞多識非難
參伍而折衷之爲難以司馬子長爲史記而劉知幾輩
時摘其說以歐陽永叔爲唐書而吳縝歷糾其謬則討
論之功或未盡也明有天下三百年而史無成書奮筆
編纂凡十數家淺陋蕪雜者固不足道卽號稱淹雅儼
有體裁者徐而按之亦多踈漏舛錯不得事情良以列
朝實錄秘藏天府士大夫罕得見而野史家乘淆亂紛
糅惟憑一說鮮不失真也亡兄力田以著作之才盛年
隱居潛心史事與吳赤溟先生搜討論撰十就六七亡
兄尤博極羣書長於考訂謂著書之法莫善於司馬溫
公其爲通鑑也先成長編別著考異故少抵牾李仁甫
做其體爲九朝長編雖無考異之名而事蹟參差者備
載於分注蓋必如是而後爲良史於是博訪有明一代
之書以實錄爲綱領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銘家傳凡有
關史事者一切鈔撮蒼翠以類相從稽其異同核其虛
實積十餘年數易手彙而成國史考異一書盛爲通人
所稱許專言國史者野史家史不可勝駁惟實錄有踈
略與曲筆不容不正參之以記載揆之以情理鈎稽以
窮其隱畫一以求其當去取出入皆有明徵不徇單詞
不逞臆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全史之良略見於此矣
方諸近代惟王弇州二史考錢牧齋實錄辨證體製略
同然王氏略發其端而未及博考錢氏正成洪武一朝

而餘者缺如茲編中亦援引二書而旁羅明辨多補二
家所未及且有駁二家所未當者教齋嘗見此書而貽
書亡兄極相推服有周詳精密不執不偏知史事必成
可信可傳之語藉令天假之年從容撰次俾有完史縱
未敢言上追班陳下匹歐宋而視近代諸家之書或當
差勝無端遭潯溪之難不與其事而橫羅其禍併自著
之書亦從灰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考異全書合有三
十許卷今惟存六卷高皇讓皇文皇三朝之事當考正
者略具焉不忍其泯滅支綴舊刻使之流通嗚呼前漢
之史成於班氏一門梁陳之書纂於姚氏兩世余之謏
陋不能踵成信史併考異散佚者亦未遑補續獨撫遺
編愴恨何窮敢述亡兄著作之本指與裁擇之苦心用
告後人此非史也而作史之法具焉雖孤行天下可也

寇事編年序

有明中葉如武宗之敗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
亡而亡於核宗邊患如土木之蒙塵倭幸如彬寧之亂
政奄寺如振瑾忠賢之群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
於流寇懷宗非失德之君流寇亦可辦之賊而日蔓月
滋舉天下之全力莫之能制此豈獨一機一策之失哉
其所由來者漸矣略言其故厥有多端一由於守令貪
殘明之末造政以賄成親民之官莫肯留心撫字但知
剝下媚上以取陞遷民不勝誅求則羣起而爲賊賊日

多而民日少以有驅之者也一由於大吏玩愒承平日
久人不知兵督撫監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視
爲不足平及其方張則爭言招撫曰姑撫之而修我戎
備一就撫則恬然無事而不爲之虞間有才能練達者
又意見不協文法拘牽莫克奏功一由於武臣驕蹇三
百年來武途積輕文臣率奴隸視之一旦有事以爲迫
而用我其庸鶩者旣遷輒畏縮卽知兵任戰者亦養寇
自封督責之急不得已力鬪取一捷卽高壘自便策調
不前三者皆寇之資也而其根本則在於朝臣植黨而
營私爲人擇地不爲地擇人人之媚己者親之異己者
憎之所親予善地所憎予危疆不問其能勝任與否惟
用以快恩營主上用一能臣則羣而咻之商一良策則
比而撓之遂使明作有爲之主宵旰焦勞於上而愈理
愈紛愈撲愈熾卒至國亡身殉而後已故曰去河北賊
易去中朝朋黨難痼疾成者不可療木心蠹者不可扶
豈非百世之炯鑒哉凡爲史者將以明著一代興亡治
亂之故垂訓方來明亡於流寇蹂躪徧天下自起至滅
二十餘年是宜有專書紀其始末亡足有意編纂明代
之書先師戴耘野先生爲之分任寇事崇禎一朝無實
錄取十七年之邸報與各臣章奏私家記載採輯成書
用編年體排日繫事不漏纖毫依司馬溫公先叢目次
長編後通鑑之法寧詳無略寧瑣無遺提綱綴目有條

有理自延綬起事迄西山餘黨之滅凡十八卷吳梅村先生作綴寇紀略既刻成有以先師之書告者購得數卷歎曰志寇事自當以編年爲正恨見此書晚耳先師既沒未求得其橐崑山吳修齡以爲太繁稍加刪節附著已見頗有發明一展卷而寇之出入去來盛衰分合燦若列眉實史家之要書也覽者詳考焉而見當時禦賊之方向者爲得何者爲失若覆敗局而審算之一一可了其細故蓋不可勝言茲特論其大者揭諸簡端以爲力殺賊不如使民無作賊欲安民必先擇吏擇小吏必先大吏欲外臣公廉必先廷臣精白此端本澄源之論閱是編者重念之哉

殉國彙編序

前代殉節之臣未有如明之衆者也兩漢之末莽操擅權陰移國祚漢臣多歸心焉盡節者蓋寡唐安史亂猶多死事之臣迄於耶哀不少概見兩宋垂亡見危授命之夫班班史傳然未若有明自靖難時殞身湛族者已指不勝屈比其亡也中外臣僚捐生殉義踵背相望且有未沾一命而奮身報國視死如歸者較之宋朝殆多數倍此曷故哉太祖得天下最正列宗繼世最長久深仁厚澤洽於民心而尤慘痛者崇禎帝非亡國之主以一死殉社稷實亘古所無其足動人哀思而激發其忠孝宜也貞臣烈士天地之正氣身可殺名不可泯故有

身膏齊斧爲世大禁而兒童婦女猶樂道其姓字者然
載筆之士往往拘於忌諱致使不登志乘不列簡編歲
月浸久或遂湮滅無聞先師戴耘野先生有憂之銳以
編纂爲己任懷鉛握槧博訪旁詢得一人一事喜動顏
色折簡書之孜孜汲汲三十餘年乃成殉國彙編一書
彙凡數易初以地分繼以事斷最後定以官叙自閣部
大臣以至布衣諸生自京都以至滇黔閩粵無慮千餘
人又以女子死節者別爲骨香集隱逸後死者爲耆舊
集通三十餘卷雖不敢謂明季殉節者悉列無遺而觀
記所及略備矣先生一儒生而忠義性成乙酉秋嘗欲
從屈平遊而不得迷於浮屠旣乃歸里教授終身不入
城市於編中諸人寤寐以之殫一生心力從事於此晚
年嘗失其書傾產購得之而不全復搜討足成之其勤
至矣嗚呼鐵函之書至易代而卒顯轉藏之籍歷數朝
而竟傳毅魄所憑不可磨滅况乎典朝寬大不罪忠
於所事之人嘉內監王永恩之殉主賜葬賜碑褒旌備
至明史局闕屢論在事無有所隱執簡者固當倣宋史
之例子文陸諸人大書特書而先生此編無嫌無忌及
今流通於世以備史家採擇以爲臣子勸忠可也奚必
藏之名山傳諸異日哉

松陵文獻序

吳江始立縣在錢氏有國時志書助於朱長文之圖經

寶德遠吳本史鑑陳理周永年皆有作並佚不傳唯莫氏徐氏二志存焉莫志詳而體裁未備徐志簡而踈漏其多自嘉靖至明末又百餘年曠無紀述亡兄力田乃爲松陵文獻一書獻以紀先賢之事蹟文以錄邑人之詩文文集未成而遭溇溪之禍獻集得諸燼餘後三十年未乃克校而梓之嗚呼史學之廢文人爲之也史以載事事欲其核事苟核矣文卽不勝無害事未核而緣飾之以文失實亂眞貽誤千載弊孰甚焉昔人以曠世之才作一書嘗三四十年而後成豈其文辭之難耶罔羅事蹟博考而精裁之是爲難耳今之自命爲文人者方其讀史專求文章之波瀾意度用以資其爲文一旦操史筆亦惟求工於文詞而事跡之虛實紀載之牴牾有所不暇計若然則苟據一家之書稍加潤色卽可成史班馬氏何須父子世爲之溫公何用集天下博達之士十九年而後成通鑑耶亡兄與吳先生草創明史先作長編聚一代之書而分割之或以事類或以人類條分件繫彙羣言而駢列之異同自出參伍鈎稽歸於至當然後筆之於書其詳且慎如此庶幾不失古人著書之意若松陵文獻一邑之書耳亦用此法爲之凡閩前代之史明朝之實錄天下之志乘古今人之文集有一字涉於吾邑者卽鈎摘疏記積累成編非直嘉靖以後自撰百二十餘傳而已也於徐莫二志更定者六十餘

吳興縣志 卷五十五 四書
傳增立者又六十餘傳訂譌補闕確有根柢文辭簡質
不事浮華無溢美無支辭嗚呼良史如馬遷而班固稱
之不過曰其文直其事核苟直且核史家之能事畢矣
自歐陽公後知此義者蓋寡未嘗備員史館博觀近代
文人之作而益服亡兄之善著書深痛其史之散佚而
幸此書猶存謹刻之以行世蓋吾邑之文獻得此而後
足徵且使人因此書以想見亡兄史書之大略與其結
撰之苦心則雖不傳猶傳也已

格軒遺書序

昔班孟堅之稱叔皮曰學不爲人博而不俗以是知爲
人之學皆俗學也自科舉之法行士爭趨於速化不惟
專治經生家言者保殘守己安於固陋卽見期貫穿經
史出入百家而其意止於摭摭藻采增益辭鋒以供發
策決科之用採春華而遺秋實有枝葉而無根柢夫安
得不謂之俗學乎吾邑固多人材然有明三百年其卓
然可列於儒林文學者蓋亦無幾則科舉之學驅之使
然滄桑以還士之有才志者多伏而不出盡棄帖括家
言而肆力於學於是學問文章彬彬可觀一時隱君子
自先兄力田而外若先師戴耘野吳赤溟及徐介白張
文通王寅旭輩皆以實學真品著聞其不甚著者則有
顧英白先生先生幼而好學遭亂絕意進取盡發古人
之書研窮討論務爲有用之學自天文地理曆術算數

水利農田以至經脈藥石卜筮占候之術莫不探其源委得其關鍵然未嘗表襮於人人亦罕知之先兄與先生初不相知聞其善曆學試請推日至一握算而成遂定交薦之姊夫畢修仲家爲塾師自是數往來余家余少時猶及見之古貌古心言呐呐不出口質以經史疑義則響應不窮外和而內介非其義一芥不取落落難合寧飢寒不妄就人竟窮約以死余刻松陵文獻時補隱逸諸傳求先生著述不可得未及大表章頃見修仲之弟雲阜自言受業於先生久受知最深嘗以遺書相託沒後百計訪求十得四五間抱其書來可三十餘帙皆細書密註手澤猶新爲之泫然悲且喜其書約有三種一曰撰述考古證今發爲辨論凡詩文之屬皆在焉一曰編纂取前人成書舉要刪煩訂謬補缺附以註釋令後學易於討求三曰評選取諸子百家漢唐以來之文及明人之詩考其源流疏其正變惟至精至粹者錄焉蓋先生於學無所不究心而能沉潛討論務爲精核大之期有益於身心次之期有裨於世用非誇多鬪靡者比學不爲人庶幾近之舉世方尙俗學宜乎知先生者寡異日有好學深思之君子因遺書以見其用心之勤學力之遠先生其不亡矣乎今人薄於師友有身至通顯而諱言其師之姓字者雲阜窮老困頓獨能收拾先生之遺書寢食與俱惟恐失墜有侯芭李漢之風余

吳江縣志 卷五十五
故因其請而叙之亦將以補文獻之缺略也

以上皆分縣前人作

松陵學舍碑記

雅爾哈善

自余飭整所在義學期與諸寮吏起教微渺作始郡治之適中曰平江學舍者而六門交衢次第興舉誦習之聲相聞駸駸教澤滋起矣乃屬邑吳江以盛澤義學歲事來告且請名曰願有記其大略言江城沃區在鄉聚盛澤又鄉聚之大者其地南接吳興佃漁蠶織委輸四集足以歸宿全吳特分丞駐之訓方型俗宜於是乎在爰出所被檄具道廣教化惠單寒之意土之人士踴躍從事大率一準平江之成約而費益萃制法蓬恢以遠崇門翼然縱二而廣三內爲重堂各五楹廂垣環周庭院軒廠庖漏偃寢之所咸具師以望採生徒以名秩技藝以月程一切膳脩課賞則廣置官屢取其質直羨息番給之總爲基三畝有奇歲入之額八十兩有奇而其籍則注於丞尉於縣申於府爲檔以備攷無廢蝕意勤而功可久若此後之官茲土者念經營之不易繼修整以常新擴規條而益備流教化於無窮尤余之厚望也夫吳江左川右浸襟帶明秀蓋古松陵地以斯邑之古名名是鄉之學舍誰曰不宜作松陵學舍記乾隆九年七月十三日蘇州府知府覺羅雅爾哈善撰

重修三忠祠記

丁元正

下同

三忠祠明洪武初曲阜孔公克中建在垂虹橋之南歷
諸祀典萬曆三十二年富順劉公時俊改建詣坊橋側
光祿丞沈璟爲記迄今百餘年余以春秋祀事入廟棟
宇摧折四壁頽壞懼將委祀典於草莽也謀所以葺之
會邑有捐貲余亦割俸遂庀材鳩工驛宰吳君齊賢矢
公監督約費二百餘緡閱兩月工竣廟貌巍煥門之兩
塾斥爲市廛歲取質息以供香火或謂三忠生不同時
仕不同朝死不同地其並祀何居其並祀於吳江又何
居余考諸舊志孔公嘗祀三高祠嘆曰人盡如三高誰
與爲國乃立三忠祠以配之然則孔公之創斯祠於吳
江固隨在而教人以忠之道也何議焉傳不云乎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夫余亦猶行孔公之志也遂爲之記

重建愛遺亭碑記

重建愛遺亭者因前明萬曆七年督理水利御史林公
應訓從吳江紳士之請建以祀鄉先生尙寶葉公紳大
參吳公巖副使沈公啓久廢而復其舊也按國史縣志
所載三公績其愛君愛民之心達於天下而吳江之人
乃必祀於其鄉又不獨當時祀之更二百年猶不忍其
祀典之替則以三公之指陳建白所以捍災禦患爲功
於吳江水利甚大而又夫吳江水區也居三江之首
上承太湖湖水汎濫則吳江先受其害而後及於比隣
之州縣考弘治七年田泮幾盡尙寶葉公實爲陳請濬

河而水一治越正德十三年水滄田十之七大參吳公
疏闢其事發帑宣洩而水又一治亦越嘉靖四十年湖
水大溢六郡盡滄吳江尤甚副使沈公稽原委著圖考
講明節宣之政以爲遠圖循其規而水治者且不一而
足夫功大者報宜長澤遠者祀宜久吳江之人至今猶
不忍其祀典之替有以也亭故建於浮玉洲萬曆十八
年以濬河去亭址改建垂虹橋之北兵火之後亭旣頽
壞祀典中廢遂使愛遺之名亦轉輒失實方音傳譌或
呼爲阿姨或傳會陸魯望震澤舊事書爲鴨漪去秋有
修志之役與司教廖竹沙先生循名核實得其顛末於
葉氏譜牒及屈志載李黃語會紳士以復建亭爲請余
甚嘉之相與咨度其地越日有業斯土者以其故地來
獻因命三家子姓尅期興工前爲大門後爲堂中爲亭
翼以迴廊奉三公之像於堂之中而仍顏其亭曰愛遺
約費錢四百餘緡三家子姓固得無廢先人之祀典而
吳江之人亦得遂伸其報事以慰沒世不忘之思可不
謂盛事與余惟吳江水利不講久矣江口淺狹支梁壅
閘竊恐數年之後或有受其害者暇日與紳士之有識
者講明切究亟欲爲思患預防之計未有就緒而余去
讀三公之奏疏圖攷不能不愴然興感語云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也今而後倘有能繼三公而起者乎鼓余
望之矣

新建楊忠文先生祠堂記

吳縣楊維斗先生諱廷樞明崇禎庚午解元明既亡殉節於蘆墟之潤洲寺橋蓋順治丁酉年五月二日也余待罪吳江之明年至其地父老咸指以相告具言先生之被執也四野震駭環觀如堵時巡撫土公國寶重先生名欲必降之而先生不屈乃復爲好語以相勸至於再四先生執義如初遂授首於橋之東境良久乃仆其言與今明史所載頗合嗚呼先生之死且百年而斯土之人嘖嘖傳述猶凜若目前事蓋忠義之氣廉頑立懦雖百世之下聞風興起况履其地而世相接者乎我國家崇尚寬大褒錄忠節光昭史冊固有忌諱而史斯土者不能卽其殉難之地表章遺烈非所以風厲末俗鼓舞後進也土人舊置先生主於寺廡余拜謁之餘懼不足以愛英靈肅瞻望乃與其鄉之士沈芳等謀爲特祠寺之左向爲社倉前後各五楹擬移於鎮上而撤其舊新之奉先生主於堂復闢其旁舍爲子弟課誦之所顏曰楊忠文先生祠申其議於上官皆以爲善乃釐金鳩工庀材屬汾湖巡司史君遷義董其事踰月祠成自今以往登斯堂者仰承先生之俎豆因想見其讀書明理成仁取義之由其所以勗成人造小子者豈其微哉而先生之忠魂其亦庶幾少慰也已爰叙其本末而爲之記乙丑夏五衡陽丁元正譔

黎川學舍記

黎川吳江巨鎮之一歲癸亥郡守覺羅公加意文教檄屬邑鄉鎮咸興義學且儲三百餘金於茲里資其膏火時以舊廢五顯廟改作者以應湫隘僅容童子數人余惟公立學之意將欲聚里中子弟咸教之經明行修爲一鄉之善士以進於國與天下奈何以是數椽塞責適過東南隅有塾焉近市而與一望田疇曠如也入其門中爲講堂三楹右爲室前後各三楹左爲樓三楹皆南向樓前北向爲小三楹登樓遠矚則湖光激澗烟雲纓渺俯瞰則萬家烟火雞犬桑麻溪流蜿蜒列具勝概右前爲精舍廕僧以守塾者余顧而樂之諸紳士進曰此徵君陳御元暨弟泗源建於康熙五十四年越雍正十年嗣君曙光企周與其甥周丙衷玉存復修建之以文會友按月程課來者頗衆余曰此正太守公所樂得而教育之也請題其額曰黎川學舍爰議三分備金每歲所入息取其一以訓蒙士取其二以育成材詩所稱有德有造者余將於黎川見之矣余不德無能爲役上賴太守公爲之綱紀下賴諸君子爲之贊助而余得藉手以觀德之成是余之厚幸也夫

新建崇聖祠碑

周允昊

歷代尊崇孔子自漢元始訖唐開元公侯先師太師文宣王封號不一宋大中祥符五年又因唐文宣之封改

爲至聖文宣王并追封父叔梁公爲齊國公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更以齊國公爲啓聖王明嘉靖時議去孔子王號稱至聖先師啓聖王亦改爲公然攷宋封齊國公諡云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則叔梁公之廟祀又在
大中祥符之前矣

今上之嗣位也教昌政舉又推本

聖祖仁皇帝崇祀孔子意改正明制追封啓聖以上至木金父五代爲王令天下立崇聖祠備祭器創前古祀典所未逮時雍正元年三月也是時他州縣之祀五王率卽啓聖舊祠奉之無所更易獨漢陽徐公永祐來泊吳江能盡其職而兼通六藝尤以振興學校爲先務於

是躬自規畫凝土度木撤舊址而高大之且延紳佩之有守者督理工料吏不得侵祠五楹在大成殿後築基高一丈廣輪不啻十倍重階巖廊宏敞莊麗經始於雍正二年四月落成於明年五月計費二千兩有奇皆公自營辦未嘗錙銖擾民而事畢舉士大夫之揖讓升降於其中者皆嘆公之克襄大典爲獨勤且敏也先是祠之始建以爲闕里舊制止有孔子父母墓及啓聖公殿啓聖以上歷代未盡尊崇之禮其制未備今五王之封旣創前古所未有亦宜參以朱子所論命士以上生則父子異宮死而異廟之制各立一廟以上體

天子崇德報功至意而下盡事生事存之心將有所申

請會限於地艱於費不果行遂於同堂異室中分列木
主雖不得獨尊一廟而各爲一室之尊豈非位置得宜
者與公康熙壬辰進士以賢能由丹陽令調吳江尋被
薦召見以知府管縣事今署蘇州府潔已銳精決繁
劇彈豪黠繕有餘裕而修學訓士其雅志也於是士大
夫咸曰公承 詔營建已四年厥績甚偉不可以無記
允吳嘗被公命督理知之最詳乃書其始末及同事姓
名於茲石以圖永久雍正六年十月邑人周允吳撰

松陵八景賦

顧我鈞

森森江濱離離澤國雁庵亭圃之區天隨祀菊之宅楓
葉丹飛尊絲綠滴浩烟景兮無窮恣娛遊兮何極則有

湖名笠澤藪號具區洪波霧湧巨浪雷趨瀟瀟則胥濤
之奪隘汪洋則寥海之歸墟黠黠橫舟入銀盤而蕩漾
差差列岫映玉鏡而扶疎又如鱸鄉之亭迷離烟雨萬
象空濛千家濡縷雲帶濕而依山花含滋而著樹晨霏
暮靄斜造蓼荻之灘雨片風絲飛颯鳧鷖之浦更如長
橋虹跨傑閣翬飛踞五湖之最勝凌萬頃之靡漚金波
橫而樓臺掩映玉塔臥而城郭參差色射龍宮驚抱珠
之驪母光翻水府駭擊鼓之馮夷乃有怖鴿孤棲鐵鈴
獨語巍巍晉國之臺盪盪江陵之柱晨曦一抹映罕堵
而微升旭日三竿燥相輪而徐吐疑攬轡而促義似援
戈而揮魯他若西山遠翠隔浦凝眸連峯壁立列樹雲

浮嶽樂緒圻之岸伶俚白鷺之洲霑衣袂兮芳春撲眉
宇兮素秋若夫徽浦甘泉石塘一掬雜選噴珠玲瓏漱
玉近借味於中冷遠分芳於東谷闕陰巽兮千尋湛清
波兮萬斛爾其三五正一帆懸蘭舟銜尾桂楫差肩湘
君輟棹趙女扣舷張氏烟波之經米家書畫之船何遠
颿之歷亂溯簡村以洄沿若夫柳絮交飛玉鱗漸積萬
頃同縞千山共白翠任餌以擘舟把嚴竿而泊宅筆懸
茶竈蕭蕭蘆葦之間青筠綠篔泛泛烟波之域噫嘻勝
地無常名區屢易不逢熙皞之朝詎識烟霞之癖惟桑
麻雞犬多樂業之民斯邱壑山川盡賞心之跡吳水向
東傾吳山照眼明誰將不朽千年筆寫此江鄉一段情

水西諫疏後記

沈彤下岡

水西府君以正德十六年起家給事中創籍於嘉靖之
六年實居官三載所上疏曰肅初政曰廣聖德曰查馬
政曰終聽言曰慎刑獄曰專任老臣曰振紀綱曰崇先
賢曰平大法曰駁正章奏曰糾劾曰正國法凡十二篇
皆抗直爭國家要務而當時大禮之議事體尤重大凡
爭帝爭皇爭考爭廟爭路爭廟謁爭樂舞者不下七百
餘人連五六歲而府君獨先後無一言何其與他日之
批鱗異也蓋嘗讀其疏而疑之參考墓銘志傳諸篇亦
竟無有及是事者已而閱襄檢討所撰府君祠堂記獨
及議大禮事記接明通紀發論則誤通紀則知府君固
內不載府君議大禮事也

嘗有疏矣而序列不詳又無從觀其文未識於大禮中爭何事心常憾焉最後得明倫大典觀之乃知府君爭

皇號爭安陸樂舞爭觀德殿先後凡三疏一疏曰陛下

於本生父母推崇之後復欲推崇失禮之中又甚失禮

時世宗已帝與獻王后典獻王妃故云國有二尊家有兩大傳所謂亂所

由生也此爭皇號疏也上於正德十六年之十二月

史奏本傳止載爭皇號事餘不及一疏曰陛下既考孝宗而叙典獻帝則

凡獻廟之禮皆非陛下所得爲既往之失已不可追

陸廟祭所用籩豆已而更用八佾之舞其失彌甚矣此

爭安陸樂舞疏也上於嘉靖二年之四月一疏曰世廟

告成並美太廟聖孝可謂極矣觀德殿止旦夕奉贍何

庸改作乎此爭觀德殿疏也上於五年之八月

錄載此疏於五年之七月其文較詳三疏雖非全文而事目歲月具備可攷

其疏之上也皆連署名爭皇號者爲朱鳴陽等二十七

人爭安陸樂舞者爲張紳等三十六人爭觀德殿者爲

張嵩等二十四人皆非府君所獨上則疏文宜撰自同

官故諸疏中例不得存也而疑憾乃得以盡釋已因悉

載其本末并錄其文附諸疏後以觀我宗族及鉅公之

事府君傳記者至於嘉靖二年五月間百僚以爭考事

激厲奮發至于威羅禍而莫之止則又議禮中之大節

而明倫大典所列上疏諸臣無府君名蓋其時府君以

養母家居故不與無庸疑也康熙後壬寅重九日七世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三

孫彤謹記

吳江儒學重建教諭解記

吳江儒學官舊設教諭訓導各一員領縣內文武諸生
皆有公廨訓導廨當明倫堂西南教諭廨當其東北於
尊經閣爲東南隅教諭廨視訓導廨尤壞官且徙集尊
經閣累議完葺敷載不克就緒雍正三年析吳江置震
澤改訓導爲震澤學官以教諭典吳江學分掌諸生之
半其廨壞久莫理益荒頽甚六年二月華亭廖先生繼
新由康熙庚子舉人來爲吳江教諭始至無官廨顧尊
經閣又不當爲寢興地因僦居他所離學遠時奔走不
暇息然而訓迪生徒搏力與志窮經砥行懇懇敦率奉

教勸課藝必度程能獎否傷鼓勵靡倦蓋所事無不
自盡稱厥職者既兩月諸生成感激願安榻先生躬乃
相與謀贖金重立官廨請於 欽授知府管吳江縣事

徐公徐公倡輸紳士踵助先生復捐俸濟之遂擇吉命
工除毀易完撤故置新高下中外皆繕理凡閱若干日
而廨成復舊觀焉嗟夫彤自初元游學不得進退於宮
牆四五年及歸見殿閣堂廡祠宇特造改作與因而理
新者皆壯偉闕壞欵當塗知本與香舊之敬勤獨怪教
諭廨頽頽今復翼翼持持彼此宜稱躋寧攸賴可爲
盛事固由縣公縉紳羣弟子好義樂施亦豈非先生之
德與學有以相感激而然哉遂請刻石以記而陷置於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水利
壁間俾後之居是廨者得有考云

重刊吳江水考後序

江村先生吳江水考非特爲吳江水利之書乃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水利之書也惟支流小港則於吳江尤詳耳蓋七郡之水皆瀟湖流江以歸於海而吳江適當太湖之委三江之首爲江河之總匯治吳江者必上窮湖之所出下究江之所入則其關連於七郡者無遺焉故曰七郡水利之書也其起例也簡而括其議論也詳而審其去取也嚴而精明嘉靖年間家魯庵先生修吳江邑志其水利悉屬之公故其書最爲典核後之談水利者如林應訓三吳水利考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皆取法公書以此頗有條理真東南水利不刊之典也雖然讀是書者尤貴乎善體公意焉今夫水亦何常之有兩水暴下則山泉奮激風力鼓盪則沙泥隨湧芙蓉叢生則湖口阻塞怒濤奔注則岸土傾崩東流急則西流緩南流盛則北流衰故夫盈縮者天之道也開塞者地之運也變徙者水之情也徐疾者風之勢也遇其流而阻之者行之汨也因其性而道之者功之修也不知其理而宜通者塞宜塞者通以勞民傷財者國之蠹也既不可執古以律今亦不可泥今而忘古總以不害水性而有益田疇爲本此公所以著是書之意也是書向有

鈔本今惟藏書家間有鈔錄而已公之後又有周斗墟

吳江縣志 卷五十五
水利節略其書亦足傳今亦駸駸不可得見余向擬續
爲一冊悉變遷之故以附公書之末因循未果今公之
八世孫守義重爲開雕校讐備至使後人得藉是以行
善政寧止顯揚祖烈而已是可嘉也

重建縣署清遠堂記

陳奠纘

下月

縣署清遠堂在得步堂之後縣令退思所也其地舊爲
耘松亭康熙丙戌歲前令陳公九睦移亭東偏卽址築
堂闕今已四十二稔漸就傾圯予丙寅冬奉命簡任
斯土公退治事寒暑晨夕無不在茲顧瓦裂椽摧恒苦
漏濕丁卯秋鳩工庀材乃盡撤而新之闕三旬告竣自
今以往庶無復風雨之虞矣予覿者宰弋陽有靜涵堂
華亭有庶幾堂癸亥調常熟題茂對堂攝篆長洲子夜
森疎戴星堂猶在目焉數年間地已五易追思舊跡茫
焉無定則今居茲土安必其久斯堂之建不且貽守株
請乎第君子不敢一曰苟於其位予在斯署豈宜以堂
之頹壞委諸後人區區是役聊以明其素志焉爾乾隆
十二年歲在丁卯孟冬月滇南石屏陳奠纘記

建同川書院記

同川在麗山湖之東地靈毓秀人文輩出讀吳章二君
先哲志文章經濟歷歷可考雖其人之克自樹立抑或
由當事者之振興鼓勵而然耶余丙寅歲來宰吳江因
公至鄉每於義塾所在諄諄與塾師言所以教來學者

總期以實心收實效庶幾窮鄉晚進之士有所裨益而義塾之立始不爲虛同川義塾舊藉蕭寺數椽局促來學難容余甚惜之丁卯春太守傅公巡歷至此屬余興建乃卜於富觀橋之北購諸朱姓得地三畝形勢爽塏踞湖山之勝予遂懇慫倡捐與紳士之樂輸者共襄其事始於孟秋閱四月訖工講堂學舍庖湢之屬咸具顏曰同川書院自茲以往諸生肄業得有藏息之所余亦可藉手以報郡伯之命爰延顧君陶元爲之師陶元同里孝廉品學兼優里人所矜式者諒必實心訓迪以副余意行見後進彬彬繼起安知不與同里諸先哲後先輝映耶余且拭目俟之乾隆丁卯仲冬知縣石屏陳葵

續記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五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六

雜錄一

古蹟

舊志古蹟凡廢署亭館管驛之屬皆與故城阜溪洞等
竝列今廢署數條既各以類從故但取地與水之有故
事可稱者列之

魚城在橫山下越來溪西吳王養魚處吳地記云胥門
西南二十里舊圖經云養魚城續記云吳時控越之地
謂之魚城誤也祥符圖經作吳蓋方音魚吳聲相同故
有此誤今山旁岡勢如城郭猶隱隱然周益公南歸錄
云魚城在田間基厚而方高二丈博倍之爲田百二十
畝今屬練墟趙氏土極細故久不壞

見盧志徐志云今朱村之西田闕基

厚而土細高可二丈廣倍之卽其遺址是嘉靖間其址猶未盡廢也

苦酒城在越來溪西吳地記云魚城西南有故城長老

云築以釀酒俗呼苦酒城

見盧志

明成弘間遺址尚存

越來溪在橫山下與石湖通越伐吳從此入溪上有越

城遺蹟史記正義云越自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入

吳卽此溪

寨湖在黃家溪孫吳赤烏初盛斌爲司馬領隊寨建渭

當作田結寨於此故名周可里許

本史志

元奠釣磯在下湖橋北相傳唐張志和釣魚處舊有祠

久廢

見潘凱平望志

鴉欄潭在黎里市南世傳爲陸龜蒙養鴨處

見史志

僊人洞在仙里橋下深黑莫測俗傳此洞通太湖約七

十里可出林屋洞宋陳昉成仙從此去

睡龍灣在黃家溪相傳宋高宗南渡時宿此

史志云建炎三年六月

有泉湧出因名

蟠螭石乃太湖石之巉巖如蟠螭者上刻隸書蟠螭二

字宋黽庵故物也明成弘間僵臥三高祠後

本史志

龐山在縣東南三里古爲土堆高數丈橫亘百餘畝宋

時取其土修塘居民遂開墾成畦其地至今種蔬較他

處獨高仍稱龐山其北卽龐山湖

見府志

姑船浜故老云東數里爲松江金澤寺元親王有爲僧

其中者封尉貢問驛站不絕故名

見水考

師聞之中

疑當作乃

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爲二師將以使

攻我衆亦卽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王陰使左右與吳望職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

攻吳吳師大敗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圍

曰圍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昔曰笠澤松江之別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

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

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

吳地記在松江松陵流溢至此故名○按陌疑當作欲入胥門未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

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

假道卽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沙疾如弓

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

疑當作却退松陵兵士僵斃人衆分解

莫能救止

見吳越春秋事在夫差勾踐之二十一年按此與左傳類但哀公十七年乃夫差勾踐之十六年疑年有誤姑姑列之

晉張翰與顧榮善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坐

翰來哭之慟旣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

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本晉書齊明帝永泰元年帝疑會稽太守王敬則反側以張瓌

爲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之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

則遂反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瓌遣兵三千拒之於松江

聞敬則金鼓聲一時散走瓌逃匿民間後敬則至丹陽

與前軍司馬左典盛等戰敬則敗斬首傳建康梁元帝承聖元年侯瑱追侯景及於松江擊敗之景與

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其都督羊鯤殺之送屍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於齊

唐張志和字子同號元真子山陰人擢進士第守真養氣臥雪不冷入水不濡遊山水間顏魯公真卿刺湖州與之同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施席於水上獨坐飲酒嘯歌去來有鶴隨其上下觀者驚異志和於席上揮手謝別上升而去盧志云志和自號烟波釣徒浮家泛宅在五湖震澤間後於平望橋升仙去

按李德裕記憲宗嘗寫真求訪元真子漁歌歎不能致後德裕獲之如遇良寶歌凡五首一西塞山二釣臺三雪溪四松江五青草湖今錄松江一首附於此

詩云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菰花乾醉泊漁舟不覺寒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爲郡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爲文會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蒼未嘗不作詩璞間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哀爲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明弘治中濟寧劉澤以進士來

知縣事謂是集爲邑中故物捐俸梓之令廢

以上皆在置縣前

吳越文穆王嘗北征師次平望蚊蚋尤甚左右請施帷帳王曰三軍在此吾獨何避竟不許

見吳越備史

宋張文潛之父嘗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

將之官名公多作詩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較工吳詩云全吳風景好之子去茲歌夜犬驚胥少秋鱸餉客多縣樓疑海蜃衙鼓答江鼉遙想晨鳧下長橋正綠波王詩云乍被軒綬寵新辭計省繁三江吳故國百里漢郎官烟水蓴芽紫霜天橘顛丹優游民政外風月卽清歡

見張文潛明道雜志○按文潛父知吳江舊志皆闕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歲耳子野

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然無復子遺追思曩時真一夢耳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臯亭夜坐書

見東坡志林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爲十三絃殊不答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喻其意覺而識之晚到蘇州殊或見過卽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扣舷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見東坡全集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

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地狹卽縣學東隙地以次爲之時以諸生在學而數者相爲比隣謂之生老病死

見中興紀聞

李光以進士知常熟縣朱勳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勳怒誠轉運使移令吳江光不爲屈勳終不能害也仕至禮部尚書卒諡莊簡

建炎四年三月丙申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戊戌

金人入平江縱兵焚掠三月癸卯朔金人去平江統制

陳思恭以舟師邀敗其後軍於太湖

見宋史本紀

建炎己酉金人過江高宗駐蹕平江人情倚以爲安九

月移蹕會稽人皆失望詔以工部侍郎湯東野爲守同

知樞密院周望爲淮浙宣撫使將官陳思恭巨師古張

俊魯珪李貴等悉隸望節制望遣諸將各部所隸兵分

護境內時河內降賊郭仲威領數萬衆至自通州屯虎

邱山未幾聞建康失守高宗幸四明平江大震而金人

自建康經廣德湖州渡錢塘降越州犯四明以窺行在

望自謂虜不敢犯境而過始少安且恃郭仲威爲腹心

張俊魯珪居城中巨師古控扼吳江李閻羅屯常熟陳

思恭屯楞伽山兵無紀律村落間多被其害明年正月

遣張俊陳思恭等統兵規入杭州以邀收復之功俊等

行涉間道潛軍湖州烏墩鎮以觀變二月十八日馳報

金人犯秀州崇德十九日徵鄉兵發太湖洞庭東西兩

山千艘命用頭巡檢湯舉總之前赴吳江陣於簡村二
十一日金人犯吳江巨師古兵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
舟爲嚮道歸於西山二十二日仲威遣千兵拒守於尹
山已而退師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出城畱少壯者
登陣以守是日金人遊騎掠城東仲威兵未戰而返守
臣東野出奔二十四日金人大集城下望與仲威等皆
宵遁金人遂進據城中諸將奔走潛伏外邑覘金人之
去也競以兵還三月十五日有詔周望等失守平江可
發遣諸將往常州以北襲金人以功贖過云

本探
應錄

陳宜中之誅韓震也其部曲李世明擊其妻孥與士卒
千餘人逃至平望殺巡檢縱兵放火殺掠人民由小長
橋透出許市時潛說友守郡不能捕但令人備之而已
遂走入太湖由宜興至建康降於元其軍初在江下殺
人甚多殿司兵在吳江亦不能敵多爲其擁入江水死
者甚衆

見盧
志

建炎中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
高宗巡師江表過而贈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
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賊騎長驅三犯關誰
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
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發
河岳英靈俱效順狂賊會須灰滅翠羽南巡叩關無語
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

見詩話
類編

小紅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藝成大請老姜夔詣之一日
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疎影兩曲成大使二妓歌之音
節清婉成大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
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里橋夔喜自度曲吹詞簫小紅輒歌而和
之夔卒蘇石挽詩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蹏
花宋時花葉出東西馬蹏皆名人葬處夔葬此故云

北雜
志

紹興間有題洞仙歌於垂虹者不系姓名龍蛇飛動真
若不烟火食者時皆喧傳爲洞賓所書浸達於朝高宗
震然笑曰是福州秀才云爾左右請所以上曰以其用

韻蓋闕音其詞曰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橋里漁村牛
烟草今來古往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中
風嘲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
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天無鎖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
滿地蒼苔年年不掃久而知爲闕士林外所爲蓋林以
巨舟仰而書於橋梁水天渺然旁無來跡故世人益神
之

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按揚州旌
之詩話鎖與老叶韻則鎖音掃闕音也

乾道元年柳檣知吳江作松陵漁具圖待制會幾序之
刻石置縣堂西垣莫志姑蘇志並載之則其圖在明弘
正間尚在堂西垣至獻集則但云刻石尚存今則莫可

考矣

高文虎禮部侍郎闕之從子以乾道二年主吳江簿時
會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聞見益博多識典故寧宗
朝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國子祭酒後附韓侂胄共攻
趙汝愚朱子道學之士皆爲所絀識者病之

出國北門彌望沮洳帶以一水岸行不容兩馬湖泊隨

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焉立垂虹
之上四顧而歎曰此豈戎馬蹙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

提兵數千以小舟伏湖中欲要兀朮擒之扣舷相應壯

士盡起而兀朮以輕船遁去韓世忠復扼之江上金人

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弔古以酌陳公之神見陳龍川集

吳江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賞得官其始祖乾當

朱季之亂志云寶慶中吳興潘壬季全作亂集鄉兵自保寇不敢犯依

以全者甚衆詔授護民太尉沒而爲神祀之至今考五

季之末民間聚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徧地太保之

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傑有強梁

江左以來豪傑最著者程忠壯公次則秦公觀其能蔭

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已見湧輪小品

宋曹暎剛直不阿爲人所忌誣以不法致之郡獄暎自

處怡然雖在罰屏吟咏不輟郡牧不察竟瘐死三庠文

學爲作弔冤獄文以招其魂設祭號哭失聲復作厲報

文與尸以詰責其讎郡牧不安遣役拘讐將正法役未

及門讐已爲英靈殛死矣見南村志下條同

宋楊濱好讀書有奇才七試不遇嘔血且死遂焚其籍
自爲銘曰生於書長於書死於書今生不遇來世有餘
嗚呼哀哉其楊濱歟明隆慶中曹氏掘地得此銘

元寧武宣公今西郊齊氏始祖也始樹嘗謁見其畫像
面豐而色黃黑身極魁碩頭戴黑笠無簷其右侍立者
公子某與僕也亦頭戴黑笠而有簷按元史輿服志笠
爲夏所冠有簷者
疑卽所云
疑笠也笠頂皆綴以紅纓而兩鬢俱辮結從笠內下

垂長寸許額之正中垂髮一縷出笠口亦寸許僕則額
前不垂髮笠有纓其飾似釋氏念珠色白似玉繞項無
餘子與僕皆如之身衣窄袖袍袖口平齊手外衣直領
半袖袖寬足履鞞式與今同始樹以此像不獨可識武

宣器宇而亦可考見當時制度故記之武宣河陽人至
元中以都元帥鎮守吳江駐劄長橋南改沿海上萬戶

佩金虎符致仕退老吳江其子孫遂爲吳江人按莫志
云且僧

於雁山見武宣父子畫像器宇魁梧短衣椎髻侍者佩
金虎符於旁與始樹所見畫像頗異○見兩壑遺案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巔望之二矢著其上簌羽宛然相

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一登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視

天自誓亦中焉以故畱題者有至今瑜杪畱遺迹猶是

元戎金僕姑之句元大德中大修浮圖更其巔而新之

視向二矢乃圓鐵條二交貫橫互於上蓋昔人以是輔

巔且以防鶴鶴之巢故耳乃知所傳大謬也其後長樂

郭德基作華嚴塔巔辨疑行於世德基嘗爲州官目擊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舊事 上 要錄四

其非故有是作

見魏
耕錄

賈宣伯有神藥嘗過松江得巨魚置罟中因殺少刀圭藥魚引吸卽死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爲孽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之死無數其藥云受之皂闕山王天師止熬黃藥水以熱酒沃之別無他物

見省
志

至元十二年忽刺出從丞相阿木下常州各地蘇湖秀

州至長橋大敗宋軍

見元史
本傳

至順四年吳江陳思村耕夫墾土得碑於古壙中村民王氏買得之有文曰赤烏五年七月造又一方甃上刻曰吳郡餘姚邵氏夫人之墓一小銅帶鈎背有大吉二

字

見研北
雜志

至正間海東盜起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

表

募民爲水兵時寧海方克勤言於金剛奴曰民之爲

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絀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奈何使之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之言以至於此方卽正學先生孝孺父也

至正十六年正月朔張士誠次弟士德攻破常熟州吳江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

繼三四人長驅而前遂據有平江路七月元浙江行
中書省檄苗軍帥楊完者屯嘉興拒士誠完者軍合路
士誠軍平望相拒財十里數月之間日尋干戈

張士誠據平江路築城平望欲窺嘉興元以楊完者守
之士誠兵屢敗不敢踰平望完者之功居多後以他將

易之嘉興遂失守

見嘉興志

太祖拜徐達大將軍率舟師二十萬人薄湖州湖州降

遂下吳江州從太湖進圍平江

見明史本傳

至正二十六年九月徐達常遇春帥師攻湖州張士誠
遣兵援之屯於舊館達與遇春分兵營於陳阡以絕其
援士誠巧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復別乘小舟

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

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舊館

援絕多出降者十月徐達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元帥王

勝降進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敷降

見吳江志

吳

徐武寧王達率兵於吳江有一貨食者知武寧號令嚴

肅凡軍人取民食皆斬遂誣一軍人強食其麪意其以

財賂已而求免也聞於帳下武寧雖知其誣力執其事

剖腹視之果無有遂殺貨食者如彼軍人之刑

見明興雜記

明洪武六年郡守魏觀修孔子廟學吳長洲崑山吳江

四縣好義者助其役而吳江獨多大成殿兩長廳靈星

門葛德潤葺論堂兩廡六齋前門甃甃尊經閣先賢
諸祠橋亭庖廡之屬吳江令許茂

按郡縣志表並作莊

率李庚等

八士葺靈星門之前舊爲吳江宰開闢勢蹙迫開以其
地六百尺盡歸文廟因得闢門於前以臨南衢正地勢

焉

本宋學士集

洪武中吳江縣正糧長張鏐孫副糧長朱太奴因張奇

二盛夔不輸納官稅各告其冤頭太祖差人提至京審
問乃知張奇二係張鏐孫親叔盛夔係朱太奴親母舅
大怒曰古先哲王大道養民務在羹倫攸微否則民不
堪命今張鏐孫等滅絕綱常羹倫大壞嗚呼梟首之刑
宜其然乎遂斬之

本明太祖大誥續編

沈萬三秀有宅在吳江廿九都周莊富甲天下相傳由
通番而得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二子茂旺密從海
道運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龍角來獻侑以白金二千錠
黃金三百斤甲士十人甲馬十匹建南京庫房一千六
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築城堦階造鐵橋水關諸處費
鉅萬萬計時方徵用人才茂爲廣積庫提舉旺之姪玠
爲戶部員外郎洪武二十三年莫禮過訪之見其家屏
去金銀器皿以刻絲作鋪筵設案定器十二卓每卓置
羊脂玉二枚長尺餘闊寸許中有溝道所以置筯恐筯
汙刻絲故也行酒用白瑪瑙盤盤有班紋乃紫葡萄一
枝五猿採之謂之五猿爭果盞則赤瑪瑙有纏絲二物

光彩燭然天然至寶明日其贊堦顧學文設宣和定器

十二卓每湯一套酒七行每行易一寶杯其後顧以姦

淫事坐黨禍連及萬三曾孫德全等六人及顧氏一門

同日凌遲而禮亦連坐誅嘗見當時抄白原行云錦衣衛指揮司衛鎮撫臣劉珪等

獲奏為黨逆事令將三山密胡蓋黨犯北德全等取

招在官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十八日犯刑一千人犯引

到奉天門下奏奉聖旨正黨與戶下戶丁多着折了暫

將未出幼的小厮不打且牢着他供出的田口家財

沒了欵此本月二十日早本司衙鎮撫臣朱鑑於奉天

門下奏奉聖旨正黨與戶下戶丁都凌遲了十歲已上

的小厮都發南丹衛充軍十歲以下都凌遲了十歲已上

母隨住一歲至三歲的屬母送洗衣局待七歲送出來

此欵

洪武時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

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后諫曰妾聞法者

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

天將誅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見明史

大豪沈萬三嘗伏法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其

子文度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蒲狀見紀綱白進黃金

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繪

綺四十四匹願得從替御列為外府外廐歲致絮六百石

鈔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網

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光若為我吳中徵好者不為

數文度固挾綱勢什五而分民間室無誰何者見王世貞

貞國朝

按此條乃當時奏紀綱罪狀語最確實明史佞倖傳

長工系志 卷五十六 借車 五

亦采之夫萬三既籍沒而文度所進紀綱者尚如此
則其富真不貲矣但莫志云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
死而此云萬三嘗伏法高皇帝籍沒其家明史亦云
洪武時沈秀助築都城請犒軍其事互異未知孰是
又莫志止云萬三子茂旺而此又云萬三子文度
豈萬三故有三子耶姑存備考
壽春公主下嫁傅忠友德子也生最太祖所愛詔賜吳
江縣莊田六百三十餘頃田皆上腴凡爲糧歲八千石
見堯峰類
橋樑傳三嘗伏法高皇帝籍沒其家明史亦云
分湖陸氏宅在廿九都元季富室也明初號采芝者悉
以田產送沈萬三家資悉散之親族夫婦出家雲遊而
去人皆笑之後沈受禍人始服其有見其後名行直者
洪武中爲翰林典籍有致仕還分湖問訊海棠詩斯時
已爲小家矣

同里陳某者洪武時爲序班一子駮甚妻梁氏有國色
知書善吟時周莊顧學文者沈萬三家贅婿也知而慕
之因以稅長孳舟往來常泊其河下梁亦窺視焉學文
乃賂惡少年誘其夫飲博而使嫗持異飾挑之遂成私
約序班見知之使童子竊其私書封寄序班思有以中
之及藍玉事發序班從傍誣奏學文與藍通謀詔捕獲
之詞連父妻姻黨及其讐七十二家轉相援引并及處
士張璠侍郎莫禮員外郎張瑾主事李鼎崔齡徐衍等

不下千家黨禍大起至五六年乃熄梁亦被父逼令縊死

葛德昭二十九都人洪武中以人才授刑部員外郎與同官許謙等十七人上章辭祿弟德潤與沈萬三連婚姻是時四沈四葛名馳江南俱坐藍黨誅死

洪武中吳江有殷子玉者龐山富室也招延里士夏尚忠典塾事一日有主文葉茂林詣門于湯殷薄其爲人不加禮焉葉以夏不爲助言銜之葉遂與他處旗軍汪翰商者密議以千戶張鵬出名誣奏夏尚忠梅元行何子實等十餘家俱係藍黨有夏尚忠送銀三百兩與縣官買罷等因且有狂悖之語葉乃盜用縣印五更叩城門驟馳入遷而去朝廷查無千戶張鵬欽差御史一員史某至吳江體訪史至自稱旗軍時常丐食於人人呼爲叫化軍辛苦私行罪人未得一日更深行至縣東仙里橋見一人乘涼啖瓜忽作氣自言曰有一件大事不見明白罷了史聞之色動詢之左右曰葉茂林也默識之自後累行體訪葉已投京衛陶指揮家爲義男一日縣官在松陵驛酌客史至求食縣官與之肉又索酒與之酒又索菜衆惡之曰此人無廉耻復以鷄臛與之史卽於案牘中蘸醬縣官怒欲撻之史曰誰敢打我縣官曰你便來坐了曰我如何坐不得縣官乃驚疑而起史卽據中席而坐索輜轎入察院一邑惶駭史仰縣抄案

提夏等一千人鞠問無驗俱就獄明日再問亦無驗乃諭之曰必有人排陷若等試思之衆不知所以復諭之曰吾聞此地有五顯行祠頗靈盍往禱之以祈報應衆如言往禱復就獄史亦露香黹禱正衣冠而坐至第三夜夢見朱衣五人同入謂史曰姓汪者便是卽驚寤遂取衆出謂之曰曾識姓汪人否衆沉思以爲必是汪麟齋而汪亦見誣奏事發買舟將逸去夏等令家人各具小舟如龐山貨蔥菜者夾其舟而泊焉窺其動靜汪至更深登舟由龐山湖將趨葑門而去衆舟追至半途擒之而返史鞠之不伏加以嚴刑乃曰寫本是我主謀乃葉茂林也史拍案曰是已卽差縣吏二人往捕之旣至京見葉乘馬從者頗都莫敢下手拱而立葉識焉下馬問故二吏以他言給之又曰近聞史御史在吳江行事問及於我有諸二吏曰無此訛傳耳葉復笑曰今日故人相會孰爲主人二吏曰區區輩當作主人乃邀入酒肆共飲飲將半一吏下樓以公文示肆主曰吾捕此人走則是汝當罪肆主大驚卽以鎖索鎖之從者皆走遁陶聞之懼卽面奏捕以下獄二吏歸報史遂帶一下人復命敕汪葉二犯擡頭上熟視之曰正是惡人拿去凌遲了又敕夏等十餘人擡頭曰都是好百姓饒了皆呼萬歲踴躍而退始史在吳江將及二年物無微而不察主於縣市後河吳待召家吳有母夏月無蚊帳每夜沾

酒一甌以供母史後召至察院責之曰汝夫妻共帳而不顧其母若再無酒一甌吾則杖殺汝矣速回以帳與母又嘗至儒學見神厨中有猪乃大書於壁曰神厨神厨只好養猪亦以誠教官教官服罪又有所謂市語者如以酒爲須以茶爲茶以肉爲內以先生爲光主以生員爲主員之類多出於生員之口史謂生員讀書動遵禮法顧乃爲此等輕薄態耶當時風憲得入所謂風聞行事者如此故老至今傳誦因記之云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六
雜錄二

舊事二

庵村古爲市南名前庵市北名後庵市宋建炎二年車駕駐長橋守將巨師古遣部將趙禹屯庵市時士民隨駕南渡寄居此地者千餘家元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遣其弟士德據吳江分兵譚道濟寨守庵市東關控扼秀州松江二要衝二十六年徐相國下吳江州隨往松江經庵市道濟迎降命掣兵屯秀州國初差繁法密居民往往脫籍遷徙地多閒曠乃易市爲村

木庵村志

平思忠未貴時知縣蔣奎延一相者問休咎徧視在座其言皆不大了了思忠時給事堂下相者數目之奎因

呼上使相相者曰此人他日當貴至三品然不終奎大笑相者去奎謂座客曰衛士之妄如此一小吏安能至三品乎後奎坐事自殺同僚無顯者思忠竟如其言西見

村集

承樂中浙江新昌縣人盧讓董讓者綁其主簿郭讓赴京行至吳江平望鎮夜被盜殺盧等三十餘人蓋郭陰倩人爲之也郭遂逸去具奏賴郡守李慶辨其誣而郭亦死縣人爲之語曰三讓不讓一邑禍降一慶有慶百里全命

遂宏仁和縣人元太學生承樂十三年舉授吳江教諭學問該博無書不讀然性迂迂腐御史陳智巡按至吳江怪其衣冠不肅斥之謂何以爲師範及試以河圖洛書論宏立就文辭瀏亮智覽之驚服見莫旦松陵志

盛啓東一日在御藥局與院判金華韓叔賜對奕成祖忽至二人驚起叩頭待罪詔勿撤局凭几觀勝敗因御製醉太平詞一闕以賜詞云法陰陽兩儀分正直多岐楸枰方整象坤維善平分彼此指東睡擊西睡出出皆奇計進攻圍退堅圍著著皆雄勢勝乘危負安危處處總無墮看贏輸是誰仍命作詩啓東詩云萬方寧謐庶黎安寶鼎光浮焯大丹奕對陛前敲玉局恩從天上駐金鑿無能敢效神仙著有幸欽承聖主觀白髮小臣逢盛事高呼拜舞不勝歡其寵遇如是

明初吳江縣民謫衛所軍者凡八千二百七十二名其有故疾及逃而營無丁者例行原籍取其子弟若孫補之宣德三年兵部發軍衛每歲所具軍之故疾及逃名籍下蘇州府府委同知張徽清解徽刻深敢忍所治皆窮竟根柢凡戶絕無丁者解同姓昆弟之子孫雖越在他籍亦百計文致之期於必得同姓盡則女婿女婿盡則軍產有佃田不及晦而繼補其役者甚至爲軍胎民籍之名謂軍丁死妻更適他人家所生也巧誣深詆一切陷入無得脫者所至擇豪敢吏爲耳目爪牙專任勢作威交通請謁縣有舊張主簿者其魁也調奉惡用並緣爲姦利又峻匿報法軍丁扶同不解補解補不至衛者糧里長老人以下至書手鄰人解者皆連坐有一家而累數十人充軍或死杖下者每引審則謂曰爾欲作軍乎作鬼乎其人稍自辨立糜爛庭中由是無曲直皆望風誣服退而自經於林木者相望也民搃手重足噤不敢出聲哭當其來時必有死者嘗大雪道上纍纍然如墩者皆屍也又以縣當要衝多達官往來恐不便其所爲乃住同里鎮縣官及吏忤空一縣從之所殺則立命相驗移府嘗出告諭吏民曰敢有違者罪在必死跡其心甘於任縱無忌憚若此縣民被寃爲軍者總四百七十三名而被殺者不可勝計以一府七縣計之則其數愈多矣五年知府况鐘上奏曰臣以刀筆小材擢守

大郡得降聖書俾臣得專職言事恩至渥也臣夙夜兢
惕以圖報稱萬一至於簿書期會此乃有司之常非臣
之所以報陛下而陛下之所望於臣也其有事體得失
民生休戚臣敢不罄竭狂愚爲陛下陳之伏惟聖明察
焉臣自上任以來每遇出入則蘇人攜老扶幼填塞道
路號哭呼天臣問其故皆云祖父以來素非軍籍先被
清軍同知張徽橫加誣枉逼令認軍使子子孫孫永淪
軍役無有出期臣照見其情指深可哀憫然恐爲非實
令其入狀通一千二百九十七名行屬勒結續據屬縣
開申俱稱各人有雖與故軍同姓而分析在前充軍在
後者有娶軍女爲妻而非同居共籍者有個種軍人因
地者有母離軍妻改嫁民間後夫所生而非故軍遺腹
年月可攷者有身爲里役而所報軍丁不曾隱匿者皆
被清軍官拘於文法嚴刑逼認而各該屬里斬在免死
願指曲從各人委係民籍不應繼續補臣又廣詢父老博
訪輿情參諸聞見咸與所言不異臣伏覩聖朝所頒軍
政條例別無同姓異籍及異姓各居繼續補之文至於個
種軍田後夫產子尤理之所無謂者今用事之人舞文
法外不擇當否悉驅羅網而駢駕之其意以能爲國家
益數千百輩軍殊不知事體非宜爲國生怨其失尤大
也昔齊魯長勺之戰曹劌見魯莊公問何以戰自衣食
必分犧牲必信戚謂不足以當之至小大之獄必以情

始曰可以一戰蓋治獄無冤人心思奮其戰自倍故耳
夫清軍所以爲戰備也今枉濫若此民怨其上欲使之
戰得乎藉使董之以威驅之以勢懼之以刑不過勉就
行列耳求其摧鋒陷陣出死力以衛其上者亡幾矣伏
願陛下明勅二三大臣集議深以大體爲情勿顧小效
洗濯其冤而釋之使天下之民皆知聖朝之不濫及無
辜也臣不勝憂國愛民之至昧死謹上於是敕巡撫京
畿刑部右侍郎成均勘覈相同造冊奏繳兵部議以各
軍例該放免第食糧年久止終其本身死不勾丁而吳
江縣得釋三百五十二名後巡按御史曹習古又上奏
雪冤吳江縣釋一百六名蘇州府同知王貴又申前奏
吳江得釋一十五名皆開其名伍由是張嶽所冤者盡

昭雪矣

見史志

正統中吳江縣丞王懋本九載滿去忽一日陞知縣賈
憑而來時見任知縣龔貴愕曰我未滿焉得有此王曰
我奉吏部陞任由是兩令於公堂並坐各默不語數日
縣民羣造庭拜跪再三勸解龔乃恬退起送赴部改任
武進陞知杭州過吳江王出迎宴饌時景泰二年也
景泰中嘉興妖人許道師以妖術行江湖間至尹山托
居民家夜稍出光怪憑民相率從之事覺巡撫王文發
卒捕之道師縱火燒民舍掠賫積驅子女出震澤官兵
夾岸追逐道師載重舟覆邑人唐孟高擒送京師斬之

一時官民多以功遷賞

景泰六年刑科給事中徐正先以參贊軍務乞陞都御史不遂乃與冠帶軍餘汪祥謀請帝御殿言機密事帝亟召對至則乞屏左右乃言太上臨御日久沂王曾正東宮爲人心所嚮乞由之封他郡以絕窺伺帝大驚怒指之曰作死作死卽扶出之調雲南臨安衛經歷又使邏者跡之乃戀所狎奴不行下錦衣獄具狀上謫戍遼東鐵嶺衛太上復辟逮至京凌遲三日示衆籍其家父

兄子弟處死汪祥棄市

見國朝叢記

傅維鱗明書姦回傳曰徐正吳江人業徵父爲人治

刀筆詞訟而正少年美貌能文人見輒詫恨曰無天

耶徐氏生此兒正舉進士授給事中侍英宗左右上愛之嘗撫慰曰勉哉將大用爾然正小人卑賂沾沾無所以當上者英宗北狩還遜於南宮正密疏於景皇帝曰太上皇社稷罪人今過奉非計且下或借爲奇貨宜有以處之夫爲天下不顧家陛下母愛此名也帝心難之不用又數載正已遷大理少卿英宗復辟見正勞曰卿故侍吾給事耶曰召對賜金帛酒食而正亦且幸疏毀不發矣會英宗坐便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正疏也怒甚連發使召之至則投疏令自拾正覲奪噤不能對反接凌遲於市籍其家今按正旣謫戍遼東鐵嶺衛則無遷大理少卿英宗勞

賜二事舛州二史考嘗辨之因此傳前後所載深足
警懼人故附列焉

天順間邑人李銘一夕於市中見溝渠有光私識之往
發獲一壺乃沈萬三家瑪瑙酒壺其質透明類水晶中
有葡萄一枝如墨點數月下葡萄籍沒後爲吏梅元衡
所得不知何自墮落溝渠銘既得此壺有劉姓者謂曰
若持此獻鎮守張太監可得僉嘉興一郡鹽鈔李喜諾
遂與之負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金劉分其三之一李
領鈔渡江舟覆皆濕毀太守楊維宗追捕前鈔痕死獄
中劉廢產以償之

本湧壺
小品

鄉賢祠先奉梓潼之神成化五年提學陳御史遷移文
革去採訪本邑鄉先正之有名德者自張季鷹而下
十三人立牌位以奉之

憲孝之間世運熙洽海內日興於藝文而吳尤稱多士
於時若杜用嘉陳孟賢二公以高年爲諸儒倡最先有
名繼則史明古沈啓南輩相踵而起雖其造詣或殊大
抵博雅有文行義修潔出入則古衣冠人望而起敬部
使者若郡縣大夫側行撤席將迎恐後縉紳過郡中者
輒造其廬而請焉高標遠韻照映一時鄉人至今稱之
不衰

見吳名世
類名德錄

弘治七年大水田泮幾盡金尹洪勘災向民泣曰民傷
已盡可重傷乎以全災上聞得允至今談者德之嘉靖

中曹令一難勘及至滄處圩大而水深者怒曰此湖也
杖引路者民泣曰此田從春時苗沈水底可證取出爛
苗觀之不信數處皆然謂無傷禾稼以復上臺人謂與

金尹勘災異矣

見水

知縣金洪之始祖安節字彥亨休寧人宋孝宗時權吏

部尚書卒諡忠肅次子儀遷吳江建祠於所居旁洪來
爲知縣整新祠宇復置田十三畝供祭祀今俗呼金家

庵云

本葉鍾重修
金氏家祠記

松陵沈詞隱先生環於曲學法律甚精汎濫極博斤斤
返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沒與同里顧學憲道
行並畜聲伎爲香山洛社之遊所著詞曲甚富每客至

談及聲律輒娓娓剖析終日不置嘗一命余序南九宮

譜既就梓誤以均爲韻余請改正先生復札巽詞爲謝

比札至而先生已捐館舍矣先是數年道行先生亦卒

自爾先生沒而吳中蓬無復有繼其迹者矣

見王伯良
曲律

論曰自樂府之遞變也至元而有南北曲之分其時

北方之氣運方隆北盛於南明太祖定鼎金陵氣運

亦轉而南於是南音始競追考立宮調之初以黃鐘

以下十二律乘宮商角徵羽及半宮半徵爲七音每

音得十二調共成八十四調後世頗厭其繁去徵音

及二變不用餘四音乘十二律共成四十八調而其

中以宮聲乘律皆呼爲宮以商角羽三聲乘律皆呼

爲調然自宋以來四十八調不能具存北曲僅存中原音韻所載之六宮十一調南曲僅存毘陵蔣維忠所譜之九宮十三調每調各錄舊詞爲式又駁駁失傳詞隱先生乃增補而較定之辨別體製分釐宮調詳核正犯考定四聲指摘韻較勘同異句梳字櫛至嚴至密而腔調則悉遵魏良輔所改崑腔以其宛轉悠揚品格在諸腔之上其板眼節奏一定不可假借天下翕然宗之又有論詞六則唱曲當知正吳編諸作皆爲度曲家楷模百餘年來莫敢稍易其挽回南曲之功可謂多矣若先生所自著詞曲則有紅葉桃符等十七記詞隱新詞諸散曲皆依宮循調不失

矩度當時與臨川湯若士齊名湯以才藻勝而矩度

不甚協故兩人相齟齬云

徐大業書南詞全譜後

萬曆己卯大水錢糧徵比不堪里中曹煒作陸沈嘆以傷之仍爲本里代辦災銀七十餘金戊子大旱禾盡槁死民食乏絕煒憫焉恨家落無以濟作樵悴吟

見鹿村志

沈子勺兄璲鄉里目爲詞隱先生居家未嘗廢絲竹有

子恒失學子勺去官身爲塾師教其兄子一門之內一選伎徵聲一尊章索句論者比之顧東橋兄弟云

見明詩餘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老農曰聞此地有佳穴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

等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去

見鹿村志

盛元玉者水性海禹定妻善畫美女求者恒盈門而吳幼峯承緒妻沈孺人善繡觀音乞繡者一金始得一幅水嗜酒吳嗜茶皆賴內力療貧周安期有句云水家盛氏吳家沈一號鍼神一畫師茶料酒資皆取給美人大士現身時幼峯子易卽沈出沈夢曰而生易因字之曰日生

見詩粹

曹欽承江西德化人舉進士授吳江知縣贓污狼籍以淫刑博強項聲巡撫周起元劾之貶秩改順天教授去

見明史

萬曆庚申米價騰湧斗至百錢貧民苦之亡何平糶議起其法米價視時值減十之三盡籍邑中富民各出米

照所評價售之多取者有罰富民列爲三等米亦以其等爲差上者三四千石中一二千石下亦四百石於是里甲因而爲姦有需索不遂及平居睚眦之隙者輒錄其名以入凡中人百金之家饋粥僅給無不人人自危矣又令里甲開報貧民貧民力不能行賄弗報也所報皆衙役市懸飲博流浪之徒每一人必詭開三四名多者或十餘名大要與里甲共分其利民不必真貧人不必實有也蓋按籍數至十萬而懸釜枵腹嗷嗷待哺之衆十不能得一焉名旣入籍則給之票票注米若干價若干令執以糶於富民富民收而彙上之官官核其數如所定之額而止然糶必羣數十百人而往稍不如意

蜂擁奪去弗償價於是富民聞風驚懼卽有米秘弗出每石第與之錢三百往糴者實未必盡操價各欣然受錢歸弗問米矣每令出又時時鼓衆擁輿號呼若餓弗可忍者且極稱其全活百姓之德令見之輒喜輒令籍其名與之粟粟益多則益搜索民間之有米者米秘不出價益騰斗至一百五十錢里甲及衙役市魁所得錢頗豐則各沽酒市肉狂飲大嚼以鳴得意而貧民持錢竟無從得米往往乞糲於所嘗識善者然非昏夜往弗得也余邑民間鮮蓋藏無論中家卽號稱巨富歲費所贏不千石以上而令其出數千石傾困不足以應勢不得不求減求減必藉有力者居間或賄吏胥除改其籍而嚮者所報貧民原與吏胥比周爲姦不必盡繪票脫籍不可改則僞填所存空票彙而上之以充數大都每百石費可得三十金以其半爲購便可高枕富民屢被索而屢不足以此是役也民間所費不下三四萬金十五歸之吏胥里甲及衙役市魁飲博流浪之徒所瓜分十四居間者十一而於貧民毫無裨焉後有聞之令者令震怒收十餘人繫獄榜笞甚毒欲置之死越數日事竟寢嗟夫余於是而始信好名爲治之累也貧民製食而上之人能設法以蘇之名豈不甚美然惟平居素有積貯賤入貴出如古常平法而後可否則夫發帑金告糴隣境以爲商人招米旣幅轉價不期減而自減不務

其大者而徒耽耽取給於一二稍有蓄聚之富民亦淺之乎爲惠矣且貧與富皆吾民也必奪諸彼以與此亦豈公平正大之體哉乃至貧民不得沾斗升之惠而僅以屬厭姦貪則又好名者之所深羞而不屑道也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余故次述其詳以備考鏡云

覽郡

沈太常曾孫璨字季英萬曆十六年舉浙江武試第一充廣東潮州參將以病告歸熹宗元年遊陽陷沒募四方兵勤王有賈祥者故浙江參將籍白徒數千應募所遺苛索道平望駐焉遣數卒先驅至城適理刑損船泊郵亭卒欲奪其船爭毆不勝赴水走天寒多死

按府志吳江

兵官唐奕論以法賈兵

感之於是邑民逐殺數人祥至駐船南關知之大怒遂縱兵四掠璨憤然曰祥與吾有舊今在吾鄉敢爾耶會

祥將詣璨璨曰彼技素下今且奪其氣既到引遊後園命三子與較槍法祥不勝慚而出璨自此益屬縣官設備又使人宣言以恐之曰沈家貲財無算亦曰練兵勤王其精銳不可當者千二百人祥信之明日璨往候乃簡家丁及各衙皂快得五百人隨往祥望見有懼色坐定論事璨慷慨陳利害多中祥頃之祥請璨各舞刀爲戲復角射控奔馬祥歎服愧謝先是璨聞祥數卒死卽夜告練兵百戶唐堯輔雇漁船載其尸埋諸下鄉及祥至遣數百人挾短刀擁入縣門大譁時署縣事同知全

廷訓坐堂上理文書顏色不動叱吏胥避去徐曰爾輩
欲何爲對曰地方擅殺援違軍士尙不知邪廷訓曰軍
士尸何在第取來吾卽爲爾窮治之數百人始遂巡出
求尸不得詳莫能誰何而兵猶數出剽掠居民縛其魁
六人以獻廷訓繫之獄祥益怒將大劫掠琛謂廷訓曰
此屬皆烏合無能爲也集兵快來可以盡剿廷訓以其
言聞於巡撫王元敬元敬曰祥雖無狀然藉名援違不
便剿况彼此格鬪傷人多不若取公帑千金託助前名
界祥并釋還所繫六人善會是日琛挺身折服祥解旣
應落又知城中有備且得金於是遂去縣人卒免於難
琛之力爲多

周忠毅赴逮時從兄永年與同志數輩送之過吳門周
忠介袖二金委永年致其行囊陳發交龍正治舟酌錦
衣官旗於許墅市人沈義曰任秦愷之勞及遣愷出獄
亦義親爲含殮後永年作詩紀其事云懷金納袖周忠
介置酒臨破陳發交沈義市人能取義忠愷收殮不相

拋本詩

文社始天啓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有一人張溥
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顯麥麟士朱
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
錢梅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韓走以襄厥事者
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

而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貴池
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
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聲氣之孚先自應社始
也崇禎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時
孟樸里居結吳翺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
舉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
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
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僉會於吳統合
於復社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
落毋蹈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
辯言亂政毋干進表乃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用
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潤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
大夫士必審擇而定矜契然後進之於社故天如之言
曰忘其身惟取友是承義不辭難而千里必應三年之
間若無孟樸則其道幾廢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
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十年正月蘇州民
按明史民
當作監生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吉士
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提
督學政御史倪元珙察覈倪公言諸生頌法孔子引其
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實非樹黨
文聲以私憾妄許宜罪閣臣以公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蘇州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入社至是

希閣臣意墨經詣闕復許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
讒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略謂派則婁
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臥子上播國柄下亂羣情
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
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
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所
云行舟傳檄殆指孟樸言之至十五年御史金鉞煽給
事中姜燾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事
罪人復社一案準注銷後廟藩稱制阮大鍼怨戾寅秋
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
報復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飲一疏
大鍼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
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以爲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意
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崑銅暨宜興陳貞慧定生輩
皆就逮繫獄桐城錢秉鐙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
王師下江南少緩則復社諸君難乎免於白馬之禍

矣

見觀志
居詩話

萬曆以來李贄袁黃之說盛行於世黃子儼舉天啓乙
丑進士師儒守令請祠黃於鄉賢儼奉其狀見學使樊
公樊公不應復以著書立教爲言公正色曰若無此著
述亦不害其同年進士陸君亦爲其父廣文請祠而以
爵卑爲嫌公閱其狀徐曰匹夫爲善於鄉身沒之後使

人不忘卽可從祀况士乎鄉賢之典以賢不以爵也許之因復代爲袁請而稱其著書有裨學者公復正色曰只爲多此著述故必不可旣退吏抱文書入公立批數十言末云提調官永不許濶請請者參處以爲創立邪說畔道背經學術之誣賊名教之罪人立案吏以白儼儼奉書涕泣而去

見楊岡見閣錄

按吳典李樂見聞雜記云余晚歲見有袁黃四書註全不用朱子語可知了凡著述之謬不止功過格等書所以樊公深非之而不許其列於鄉賢也夫了凡宦績甚偉其博覽載籍亦有過人者徒以理學紕繆爲樊公所斥則鄉賢之爲鉅典與昔人慎重鄉賢之意竝可見矣今爲人子孫者或藉此爲門戶光寵好爲增飾以誣其祖而有司亦第以善善欲長之意不復覈實推求遂使大典日輕而睥睨者日益衆也故特錄楊岡此條以諭來者

吳昌時少受業周忠毅宗建故與清流通聲氣而爲人壘而役旣過籍日奔走權要探刺機密以炫鬻市重周延儒之再起也昌時爲通關節及爲首輔其辛未所取士馬世奇本延儒師力勸以正故初治事頗有賢聲而昌時則挾勢弄權大啓倖門延儒視師通州一晨而昌時之啓事八至帝密刺之知其交關狀而未發吏部舉行年例先擇選司故事副郎有調部者正郎不調部昌

時欲持權使人誑冢宰鄭三俊曰昌時持正有風力主
年例爲宜遂從儀制正郎調文選事爲破格人皆側目
及舉行年例出異已者十人於外一時大譁旣而御史
蔣拱辰劾昌時賊私巨萬事多連延儒并言內通中官
漏洩禁密事帝震怒御中左門親鞫之遂下獄論死且
始有誅延儒意時魏藻德新入閣有寵謂其師薛國觀
之賜死昌時實致之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掌
錦衣者駱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勒其自
盡而昌時棄市論者以爲二人無逃刑帝能申法也昌
時爲忠毅門人而與忠毅子不相能其用事者乃忠毅
族子某拱辰將攻昌時誘周某某而劫之曰昌時事若皆
與輸實則舍若稍匿先置若死其人懼以實告故所劾
事無虛者當廷鞫時用太祖所製儀刑器皆出內府凡
抉齒裂吻之具咸備二百年來未嘗用乍用之無不震
慄昌時遂欵伏或謂其折脛無所承非實也昌時旣鞫
畢復騰行上前曰臣負陛下罪當死但劾臣之蔣拱辰
亦有姦貪事負陛下因臆舉之帝問拱辰拱辰見鞫昌
時刑嚴懼不能辨遂同下獄人謂昌時不惟姦貪且狠
鷲云昌時適長兄昌期由舉人仕至貴州按察司副使
母嘉興黃氏舉昌期蟠腸生懼而抱子歸母家不與夫
同處昌時爲庶出子處吳江旣成進士而昌期沒無子
家甚富昌時遂往而有之故明史謂昌時爲嘉興人也

崇禎甲申夏北都變聞不軌者洶洶思逞知縣葉翼雲
以邑治孤懸四面環水舊設官兵四百名駐平望離城
四十里而遣緩急不相應乃檄平望守備梅亮屯城外

爲防禦計

見恩庵集

前明三百年科第終於崇禎癸未吾邑之成進士者得
八人焉科名之盛於斯爲極明亡而吳易以起兵死王
景亮死節於闕顧之俊死於肇慶羅孫志儒趙庚鈕
應斗並以全節終古人每言不愧科名若諸人者非其
尤著者耶當庚未第時與吳有涯張起竝爲孝廉有名
周永年贈以詩舉張基朱陞宣之贈符詔相勗

詩云聞贈孝廉

三待詔吳江得兩是朱張後申

諸子青師輩顧爾常身各自強後起死肇慶有涯棄官

歸隱與夷類皆能不負其言以是知國家養士之厚必
食其報而師友之策勵其氣誼亦相感孚也

平望胡梅字白叔生於闕閭少警悟能詩嘗遊三山寓
曹學佺石倉園學佺爲之序沒後錢謙益選其詩入列
朝詩集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八

雜錄三

舊事三

大清順治元年四月民間傳李賊陷京師遠近無賴子有駕賊船出沒江湖者五月中始見福王監國詔黃溪市上各植軍器於門夜則鳴鑼擊柝二年正月朔日有食之三月浙直科考旋聞納銀之令童生每名五兩赴院試生員五百兩准貢候選五月十二日鄭鴻逵自鎮江班師入浙經溪溪人始見兵馬五月二十日後傳大兵渡江南下蘇州巡撫霍達及各屬官皆逸去吳江知縣林嵎亦去廿六日浙江有大船北上張大黃旗曰奉使 清朝或云潞王在浙遣使也六月初嘉興兵備

道吳某督兵守七里灣陳兵至三里橋軍容甚盛初八日兵俱撤去初九日貝勒王統大兵入浙過溪溪之耆老攜茶盒迎謁貝勒王受之發告示一皆滿文無賴子駕船搗白旗書大明義師白日剽掠無忌十八日嘉興陳潮自署爲都督起義兵南北響應道路梗塞閏六月廿七日大兵破嘉興城旋師北去有不剃頭者殺之黃溪始殺一人於依字圩田中後每兵過卽有殺者八月鄉人每一村立大旗於樹上云大清剃髮順民兵始封刀不殺人吳江進士吳日生聚黨起義遇剃髮者殺之九月吳日生營破降卒千人十一月設官兵鎮守各塘路捕盜之師四出各鄉村自鼎革以來未遇兵火至是始羅其害十二月徵錢糧紳衿俱去巾戴小帽聞蘇州令百姓戴滿帽鄉人有不信者三年正月十二日黎涇港盜船衝殺無名橋汛兵八名溪人大懼時蘇州總鎮吳勝兆兇暴不仁四月帥兵至將屠黃溪其麾下有降賊溪人也先至宣言曰吳最喜迎接若執香跪迎可免無事溪人從之吳果喜發告示安撫而去吳以降盜爲有用百姓爲無用是以多殺百姓而恕盜也七月蘇州遣官來鎮守官卽蘇州人也姓王字靖公招降盜賊爲官兵以盜船爲兵船盜降者甚衆設柵三撥兵船守之民船出入必加嚴訊迭挨門冊索供應詞訟悉守鎮審理四年夏蘇州發兵三百人鎮黃溪官二員楊某

彭某皆北人溪人罷市兵卽調去乃復爲市九月王靖公緣事去溪人具呈土撫臺留之不允時官去兵無管攝夜出劫掠鄉人獲之解縣官縣官以殺傷官兵責鄉人而兵不問也後來鎮守者數人宜與吳觀周縱兵暴橫令溪人各設燈於門燭滅者撻之未幾去李登舉山東人未及一年去崔進忠北人二年餘陞去黃鉉亦北人三年調去皆聲勢赫奕受詞訟拘犯人聽審如府縣官嗣後權日削矣

見史冊黃澗志

徐弘基中山王裔孫襲封魏國公甲申之變南都諸臣迎立福王定議於其家明年南都不守弘基率妻子避跡吳江之邵田

當作趙田

袁進士世奇家貌魁岸鬚長過腹

骨節珊珊然日與村童牧豎徜徉阡陌以爲樂世奇廷生不識時務每以匡復相勸且稱其位隆望重舉事必成弘基心動遂樹幟招兵而糧不繼乃建助餉之策勸諭村莊富戶時有陸醇儒者家富而豪其弟某同客過鄰村弘基遣人要致之坐廳事抑之拜跪諭以助餉某堅不從弘基拘之暗室中困苦之客脫歸報醇儒恨甚懸重賞集兵應者麇至會吳淞總兵黃蜚伏法其部將田勝嘉收集散亡徘徊湖泖間醇儒以厚幣乞兵於田得三百人以來遂乘夜發先令健僕登袁屋入囚室掖其弟出乃率兵進攻盡拘袁徐家屬殺而投之湖并湖郡紳士避跡於袁者悉被難弘基持矛出投分湖葉氏葉

懼禍縛而致之陸陸拴之柳樹令軍士集烏鎗擊斃之
其子年十五方被圍時登屋發三矢殛三人已而被執
亦叢射而死田陸籍袁家貴裝兩巨艦以去

本大事記按明史

徐達傳弘基卒諡莊武子文蔚嗣又南都縉紳錄甲申秋弘基守備南京乙酉春無其名疑大事記所云非弘基字姑錄焉考

乙酉夏五月初九日 大兵渡江而南金陵失守二十

五日有安撫四人來郡索戶口冊出示稱順治二年二

十六日霍撫院達陳郡守某俱避去二十八日本邑林

令媚亦去水利丞朱某獨留六月初四日 大兵入金

閩士民爭遷徙避難坊巷一空初八日 大兵過吳江

直抵杭州閏六月十二日郡中下薙髮之令長洲諸生

陸兆魚起兵陳湖首募鄉勇赴者雲集俱以白布裹首

號曰義師入吳江城取新任丞簿某某殺之署縣事朱

丞逸去時本邑進士吳易以兵部職方主事史閣部軍

前贊畫起兵諸生沈自炳以薦授中書與長洲諸生戴

之俊合衆應之又有原任撫院坐營中軍吳志葵駐兵

白規江樂安王府

有脫字

前句容令朱議濂駐兵南新

湖其他屯聚自保者不可勝紀吳易倡城守之議請潘

訓導承祚權領縣事二十二日郡城李侍郎延齡遣兵

到吳江從北門碑亭驛入鄉兵驚散易退入太湖承祚

遇害居民不及逃者皆死七月易屯水師於簡邨移營

萬子橋又移營梅家柵是時浙東有建號者與 大兵

相拒於錢塘江近地如常熟崑山江陰嘉興諸邑皆城
守不下人懷觀望 大兵往來官塘者易屢遣兵邀其
零騎殺之又以朱承獻冊捕而殺之又擒獲盜魁某某
殺之孫孝廉兆奎趙文學汝璧共數千艘進圍郡城兵
皆烏合不能入土中丞國寶登瑞光寺浮圖望之笑曰
此易與耳麾騎出則皆走自炳移營於爛溪之南 大
兵追及之赴水死之俊營亦散八月二十一日土中丞
遣兵襲擊易營破之殺溺死者千餘人易乘單舸走免
全家殲焉兆奎被擒送至洪相國所不屈死之易自炳
皆有文名不羈韜略自以世沐國恩激而舉事糜爛無
成君子傷之自兩營既潰散士民漸歸城居雜髮如令
九月初一日署縣孔允祖履任時空城已三月矣未幾
陳湖諸處鄉兵復起丙戌正月十五日有數百人突入
城取允祖殺之焚燒縣治而去十六日吳提督勝兆統
兵入城殺掠甚慘橫尸滿道數日始休中丞旋以常熟
縣丞陳某署縣事多方招徠民稍稍復業初鄉兵之起
也猶徵糧巨室不大爲民害嗣後則望屋而食往來盜
鈔蜂屯蟻聚蔓延數百里內水陸靡有寧居周添按周添當
即周張貴陳打生其魁杰也三人有膂力善用炮合羣
數萬人雄據吳江青浦嘉善三邑界諸湖泊中中丞遣
將汪某往剿之全軍覆沒黠者給添以圍中封賞勢益
張久之易被獲於嘉善之丁家墳稍不振又之俊說勝

兆謀應閩召鄉兵爲援旣而之俊死勝兆亦爲麾下所縛中丞因遣人誘漆等降之俄斬於都市其黨錢大等繪出沒爲害數年後方息吳民兵燹之禍至是而極焉

見思庵

偶筆

乙酉閏六月二十五日大兵始入同里先是江城居民已空兵至屯南倉等處集船渡湖途人被傷者纍纍沿湖村落靡不衝擊湫釣浜尤甚兵至鎮市者二百餘及午收營明日復至升屋如猱四處搜獲至東溪橋遇湖船兩岸夾攻湖船大潰死者五十餘人居民與馬八月初旬兵至廿七都等處招撫剃髮順民隨給免死旗號里人有領旗者逃避之民至是稍集二十日兵衝長

白營來如風兩人不及避水陸被戮日暮割營本鎮與庵村湖四望火光不斷聲震遠近填委溝壑者不勝紀矣蓋大兵始入吳地曾不一矢加遺而後至者屢毒

吾里由閏六月十三日致之也爾時湖船從橫大兵不輕議剿邑未設官其屢入村鎮當事者令觀湖船虛實亦以未經招撫約束不施故所在逢患自後分順逆兩途撫勦並行而八月二十日又玉石俱焚傷哉

本陸雲祥

里髮

紀略

乙酉七月大兵來討吳易軍二十八日火焚八斤鎮

唐湖之西陶氏甲第亦焚烟焰相接

本平壁馬友龍紀略

國初邑鎮之被兵者三湖盜劫殺孔令有言於巡撫土

國寶盜多黎里人者遂集兵屠黎里沈胖聚眾掠松江
歸而持其物貨於盛澤官偵知盜之在是也遂屠盛澤
二鎮人皆不及覺故被戮甚多其一則震澤大兵過
鎮爲市人所戒國寶遣萬卒刺之死者亦什之六

國初吾邑之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爲驚隱詩社四方同
志咸集今見於葉桓奏詩彙與其他可考者茗上范梅
隱風仁沈雪樵祖孝金完城某陳雁宕枕禾中顏雪羅
俊彥朱載楊臨鍾琴俠俞武陵戴曼公笠玉峯歸元恭
莊顯寧人炎武梁溪錢礎日肅潤吳門陳皇士濟生程
杓石棟施又王謹同邑吳匡廬珂東籬宗潛南村宗漢
西山宗泌赤溟炎周閣昭燦機高爾興其凝撫辰安節

安顧茂倫有孝樵水樵朱不遠明德戴耘野笠鈕晦復
明儒蒸如繁王兆敏錫闡潘力田檀章又有吳北窓家
驩庚在瑜泚司南杓金寧武隱彥登廷璋葉開期世侗
康哉敷夏李北山受怕王雲頌初沈建芳永馨彥博泌
石城嘉楠錢鍾銘重顏子京祁金公觀始垣鍾賓王欽
立金耳韶成及桓奏繼武於時國朝定亂已四五年
按詩社始起當在順治庚寅諸君以故國遺民絕意仕進相與逖跡
林泉優游文酒角巾方袍時往來於三江五湖間而執
法之吏不相誰何國家文網之寬諸君氣誼之篤兩

得之矣其後史案株連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輟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爲之世莫

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錄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錄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爲一書附於野史者大抵草澤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世之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萬曆中天子蕩然無諱於是實錄稍稍傳寫流布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以是野史日盛而謬悠之談徧於海內蘇之吳江有吳炎潘禋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並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旣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實錄復旁搜人家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嘗不相過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予於淮上予服其精審又一年予往越州兩過其廬及予之昌平山西猶一再寄書來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鑑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家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鑑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鑑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

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爲之置嗣
蓬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爲重列諸參閔姓名中書
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
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
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贖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
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
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
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
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其
弟姪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
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鑑之墓焚其骨籍沒

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當鞫訊時
或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至拳
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厚
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予之適越過潘子時予甥徐
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予慎毋以甥貴稍貶其節予
謝不敢二子少予十餘歲而予視爲畏友以此也方莊
生作書時屬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學竟去以
是不列名獲免於難二子所著書若干卷未脫槩又假
予所蓄書千餘卷盡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學篤行而不
傳於後也故書之且其人實史才非莊生者流也

見序
林集

楊廷麟中秋踏燈辭序上元張燈所在而是而松陵獨

盛於中秋予同年周開昭招飲垂虹舟中鬪鼓角喧鳴
 見燈船糊紙爲龍五色燦爛熾於水次亦異觀也坐中
 顧子茂倫謂余此事肇於周君抑予周少年不羈中夜
 偕羣少入石里村采紫竹枝編插城內外地迨曉邑中
 驚相告以爲此大士顯靈遂舉大士會張燈設供以致
 禮敬於今已數十年此周君面語茂倫者邑人悉不知
 其由也坐客多詩家共賦中秋踏燈辭如千首不獨誌
 良宵文憲一時之勝亦可備一邑之掌故矣見吳門雜詠

顧有孝處士甄綜百家之詩開獨分授盛行於時賓至
 飯留江左右蓋菜孟嘗君之目由其胸無柴棘故月旦
 同辭晚自稱雪灘釣叟松陵女子沈關關刺繡作雪灘

濯足園一經裝池過江人士以不與題辭爲恨見觀志居詩話

徵辟之典久不舉行康熙十八年特詔舉博學鴻儒

試璿璣玉衡賦及省耕詩與試百九十八人中選者五十

人吾邑得二人焉布衣潘耒上岸徐鉉俱授翰林檢討

蓋異數也四十四年

上南巡駐蹕蘇州御試遊雲樓詩與試百餘人中選

者吾邑三人陳王謨吳景果潘耒鈞陳吳潘俱命修書

內廷王謨後以順天舉人欽賜進士選庶吉士景

果授懷柔知縣耒鈞高明知縣見錢志

康熙中平望有旅客乘馬過下湖橋馬驚墮水人救之

而客已氣絕乃棺而瘞之馬悲鳴棺側如不欲生人牽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雜事

之不動稼之不肯食竟死

陳九睦以才幹自江寧調知吳江善聽訟闕原呈卽能判其曲直富家犯命案平心研鞫禁止抄掠順治中漕糧已改官收官兌後奉行不力復爲民收民兌九睦從邑紳潘耒言請於上官仍改爲官收官兌至今便之惟催科嚴急不無遺議焉

邑人至府城水行者皆自間道太湖之許是也其中又有二道大概由許稱橋者多風順則由鮎魚口直抵五龍橋爲便於揚帆也而航船承乏之間客人衆價省故貧民往來率附之有好安靜與迅速者或附他便舟然自來無所虞今康熙之四十五年水旱荐饑由他便

舟往來者十二三不還家或得尸於湖濱初皆疑溺死後乃知湖中有所謂鉛鱗皮者害之也其法每舟用三人一人插橈一人用麻繩作圈伏船頭一人佯在岸上行搖橈者招之卽應見客欲附便舟卽牽以下船與同坐出七里港向湖之西北詭云入鮎魚口客微倦同坐者卽以手入帆口引繩係其頸伏者在船頭緊收之同坐者復力按之客兩足跳躑旁有舟來則搖橈者詭怒向舟中云船小無相載旁舟不疑白日中竟公然殺人無忌旣死則盡取其財物沈尸於湖一二年其跡不露蓋視人直如細魚所殺者以百十計故衆以指鱗皮名之於是有據風聞訴之縣者捕未得一日自敗於許稱

橋土人執至縣縣丞宋道昌訊得情實并捕其餘黨下獄皆瘐死至今三四年穀亦漸稔往來者仍以湖爲坦途則惡民其亦有懲於此也夫雖然吾猶恐後之極惡復有蹈其覆轍以害人者故不憚詳著其詭秘悖逆之術俾附舟往來者知所戒或他船有遇其事者并知所救焉

見真卷雜錄

以上皆在分縣前

府志載吳江鄉賢之祠於府學者七人曰王蘋曰周用曰吳山曰張基曰周宗建曰朱陞宣曰金之俊分縣後其居屬今吳江者吳山張基周宗建朱陞宣四人然吳山於縣學賢祠未列蓋當時專以郡學賢祠爲重也

雍正元年以蘇松七府太倉五州錢糧浩繁累年拖欠命巡撫將康熙五十一年以後舊欠清查以其間官侵吏蝕及產去糧存逃亡絕戶居其大半非徹底清查卽欲加惠於民其道無由也

此卽雍正六年上諭中語

乃當事者並

未清查於二年奏稱俱係民欠請分年帶徵上姑允其請後布政使鄂爾泰實力清查尋陞雲南巡撫未竟其事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世宗憲皇帝特諭將歷年帶徵地丁錢糧

自康熙五十年至雍正

四年積欠地丁錢糧八百一十三萬八千餘兩

一概暫停徵比俟朕派員前往

與該地方官協理清查將各州縣官侵吏蝕民欠三項釐剔清楚再降諭旨十二月二十四日命戶部侍郎

王幾刑部侍郎彭維新會同署巡撫尹繼善巡察御史
尹拉齊布政使趙向奎總理其事而各府州俱命大
員分查再簡選州縣分派協理錢糧多者每州縣一人
少者一人兼二三處
令其將官侵吏蝕與實在民欠一一明晰清釐乃分查
之員又不能仰體

上心謂戶部行文有凡願完舊欠者仍準輸納遂將停
徵之項概行催追名爲勸輸而差役追呼甚於嚴比百
姓不堪其苦欲訴無由忽於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特降
恩諭謂清查各員俱以完納錢糧爲重而以清查官
侵吏蝕民欠置之度外與朕簡命諸臣之旨大相逕庭
著將未完積欠概行停徵其中或有官吏侵蝕今自首

完納贖罪者仍聽交庫其餘民欠卽有情願交納者亦
不准收受凡閭閻疾苦言之至詳且悉諭下如獲更
生十年三月奉恩旨以官侵吏蝕包攬錢糧分爲十
年帶徵實在民欠更緩作二十年帶徵自壬子年爲始
卽以帶徵完納之分數爲明年蠲免之分數

今上登極卽頒恩詔將雍正十二年以前民欠錢糧
樂予蠲免九月二十三日又降諭從前江南積欠錢
糧內有官侵吏蝕二項乃從民欠中分出者比時差往
大臣官員辦理原不妥協亦著照民欠例寬免伏讀
兩朝詔諭仁慈明察洵皆曠代未有而湛恩濺澤本

邑實所均沐小民感且幸故恭紀其顛末云此鄰邑民

家所記也按七年春清查蘇州府舊欠分派知府徐永
祐協理吳江縣舊欠分派原任常熟知縣喻宗樞通計
吳江一縣所欠地漕雜辦等銀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
雍正四年止共二十三萬七千二百一十一兩一錢有
奇內查官侵銀無經役人等自首侵蝕銀二十三萬六
千九百九十七兩八錢民欠銀一十萬二千一百一十三兩
二錢逃亡絕戶銀七百一兩四錢各有奇其誤首侵蝕
改歸民欠銀七千五百一十二兩三錢有奇內經役願
完銀四千二百六十兩三錢民戶願完銀一千四百一
十一兩六錢各有奇是年九月宗樞奉憲檄嚴追吏民
願完舊欠而尤嚴於民其紳戶矜戶限一卯全完五兩

以上者爲豪強大戶限十日全完五兩以下者爲易完
細戶限半月全完差役紛擾甚至下禁詳參而經承積
蠹從中作姦恐嚇勒索靡所不至一月內追完十八九
其差役使費及加耗諸項與正供等小民多鬻質子女
流離孳死至 萬壽節後欲傳教諭到堂將生監未完
者當堂責比其時尤人人震恐非奉十月中 恩諭其
苦殆難言狀也至吳江縣獨錢糧數則獨免篇詳之

雍正十年二月兩江總督尹繼善嚴禁巫覡邪說飭毀
五聖淫祠吳江大倉橋賢聖廟南關朝陽庵舊俱奉五
方賢聖之神其神像五按五方色爲之兇猛異常民間
禱祀不絕至是知縣趙軒臨奉文焚毀諸像土偶木偶

得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藏府歷歷其人驚
仆衆共取鏡以照照者卽仆皆嘔吐狼籍最後一人不
敢照取而投之水良久仆者始醒明日復往下網所得
魚數倍常時其人先有疾者自是愈故老云此鏡在江
湖中數百年一出云

源化

宋乾德丙寅平望村王氏女病起語言顛倒多言災異
有成都卒楊恭者助之靈天仙二娘子蘇帥聞之召入
城居古宅中施符水旁郡雲集自後察其虛因此女逃
去踰年乃獲杖之勒令嫁人收其金帛入於道宮

宣和間楊宿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廳西有湖山堂設

石碁局及石墩二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觀見青

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卽起凌波而去視局上已五十許

子宿按爲圖以示善奕者歎其妙而莫能殫其意

丞郭某所

記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

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

公也益穿袍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嘆曰惜

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卽命覆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

年遂卒

談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媪年八十餘日旬於
市而蓄其賸錢於餅欲以畫觀音像忽鄰火延燒謂其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異聞

七

張德成

鑄亦盡矣明日泣理故處於爐中得餅略無壞缺而錢
鑄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楊枝淨餅皆具工製巧
妙匠者驚歎以爲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奉像
留姐事香火壽過百餘歲

見洪邁夷堅志

黃帝其事載人不

周昭達淳熙壬寅丞長洲程次吳江見岸傍漁舟取龜
板刀剗其肉最爲殘酷詢之一枚縱直一二錢乃以千
錢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去漁舟差遠徐放之水到家
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
各聲喏而去殊不可曉告以故相與歎息

見周暉清波雜志

元至正十一年大水汾湖蝦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碓者

已十餘年矣忽發長條數莖如葦

見輟耕錄

明隆慶中曹氏鑿池柳字圩得泥井九口循井下得黃
長蕪及黃沙大碗數十又有鐵稱錘古鏡等物復各有
枯骨在內不知何故後趙文南云古有骨井卽葬穴也

見鹿村志

司理王繩河

名家

居邑之茅捨村其未遇時借村中仲

氏小樓授徒仲辭以樓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
內置榻設几夜分然燭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寸小人各
執旗蓋列隊前行後一人冠帶乘肩輿如州府官之出
王熟視良久擊案叱之皆木偶也

見觚賸

萬曆時柳字圩農人鋤地有烟窗一口掘及仞有磚窰

一座俱城磚所築窰面俱全滄桑之變於茲有感

見鹿村志

萬曆戊午平望氏有得大鯪魚斷爲數段鬻之於市有
王氏僕市其尾烹之剔肉見骨有佛像儼然色如白石
形立頂露目深鼻塌唇朱髯長左手撫左乳右手撫其
右膝衣袖寬廣背隱然若隔衣露骨者其承足處若蓮
花座則已爲刀斫斷不復相屬其像存王氏見吳郡法乘
崇禎甲申六月大旱十九都沉蕩按沈蕩在二十八都此云十九誤浮
木桶七十一人爭取之卽沈水中捷足者得其一內盛
牛頭馬頭瓦甌質甚粗碎之表裏瑩徹如鏡是後吳日
生舉義旗敗於此殺人無算桶浮處每年生草七叢普
慈倍常見鄒縣

大清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富墓村果字圩鄉人鑿池池

廣三四畝其南半池有井十餘羅列無次皆砌以磚深
六七尺每井中有枯骨斗許惟一井骨最多有髑髏五
六又有銅鍋一瓦礫數十古磁器數種碎鐵斗許鍋之
大可容二斗上有兩耳耳下向內別有兩鈕半碎瓦礫
形及大小各異其一最大者高六寸餘圓徑八寸餘頸
細而口稍大與底等有足足不及半寸旁有兩耳可貫
索其一高四寸餘圓徑七寸餘口底皆小於腹無頸及
足色最古微有花旁以兩管貫索其質並粗類今之磚
瓦坯似宋元以前物其東北有穀灰數十斛穀形比今
穀稍大始見時禾把未亂也其東南有赤磚瓦似屋壁
殘餘者亦有瓦礫瓦甌皆碎無用鄉人云此本舊池歷

年久漸淺故復鑿之深二尺而見灰又一尺而見井穿井而得枯骨及諸物真可怪也又此地之南池下并有石街焉

以上皆在分縣前

乾隆十二年五月一日有嘉善斜塘鎮沈椿投狀吳江縣略云三月廿一日椿妻陰爲萬公所縛欲令作侍妾在言竟日而死越數日又陰來纏椿令裝木身椿益駭異到治徧訪始知蘆墟東顧村實有尼庵邪神萬公更有萬公娘娘椿遂至庵中見男婦燒香絡繹不絕及問妖尼以椿妻事妖尼爲打筊稱椿妻陰現在庵必爲神裝木身家中始安伏思妖魔久奉驅除邪教現行嚴禁何物邪神潛跡殃民越界肆橫乞賜飭除也御嚴究初六日知縣陳爽纔往庵親勘知萬公本爲蒙呂庵中實有所謂秦宮娘娘像像軟而臥故又稱自在娘娘前殿供東岳神遂牒告東岳焚毀其像歷半月椿復投狀致謝云毀像之日椿家卽安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八